

俄羅文文學叢書

復活

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上卷

共學社

MG
IS12.44
154

社 學 共
書 叢 學 文 新 羅 俄

俄國托爾泰原著
耿濟之譯述

復

活

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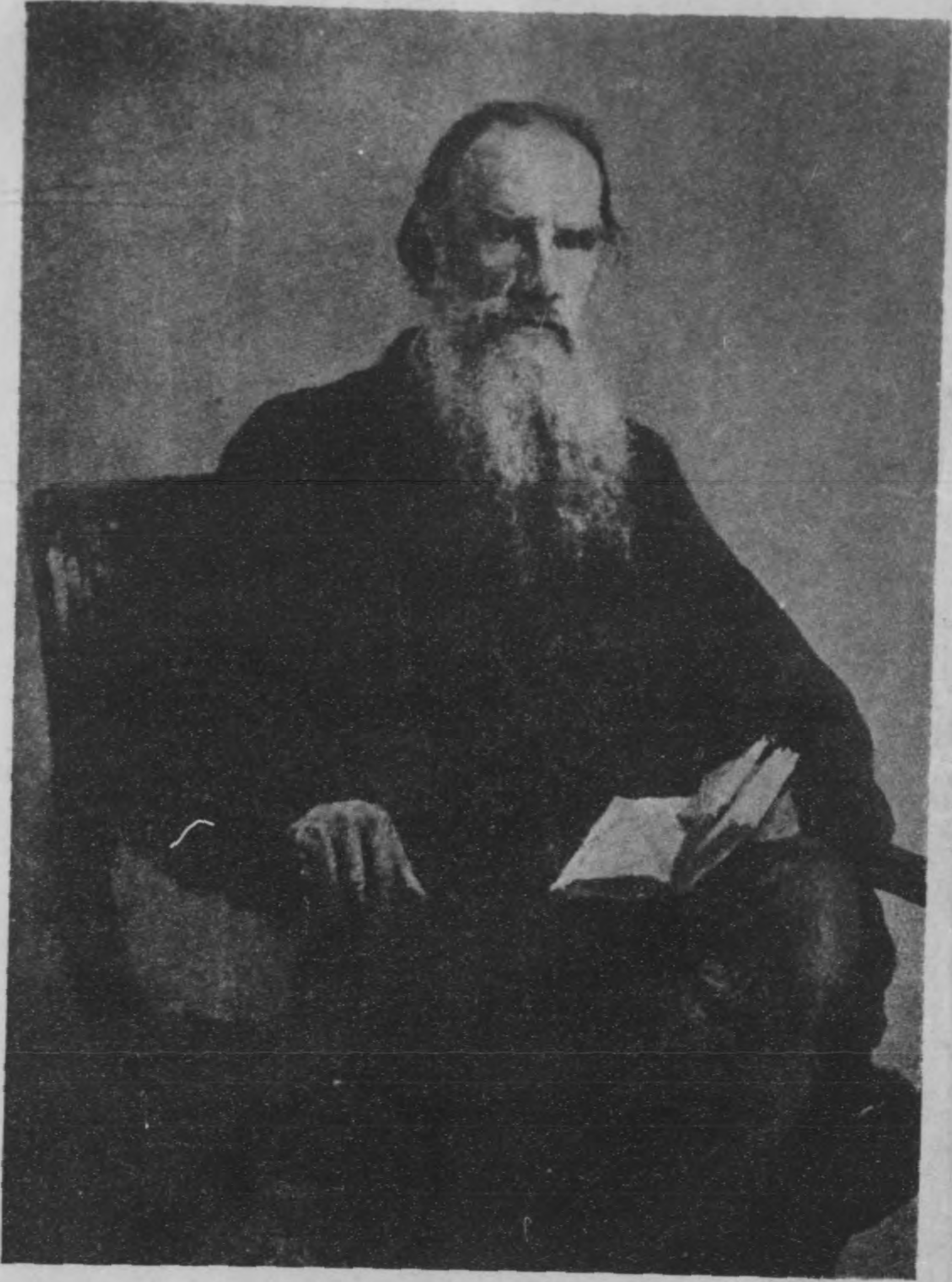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2338 7204 7

復加于
Son-woo Book Co





Александр Македонский?

譯者識語

(一) 本書係直接自俄文譯成，採一九〇三年莫斯科「庫希涅萊甫」發行之托氏文集本第十一版；但俄文本中凡涉及謾罵政府及俄希臘教會者多加刪節。蓋當時俄國文網甚嚴，書籍非經政府檢查，不能出版，即其經檢查而准出版者，一有不便於政府之處，亦由檢查人員概加刪除。本書俄文本刪節之處亦屬甚多，鄙人據以翻譯，將歲始行覺察，乃由吾弟式之、勉之兩人依 T. Mande 氏英譯本重加補譯，以成完璧，蓋英譯本係經由托氏原稿譯成者也。

(二) 本書中遇有典故，風俗，人物，爲國人素所不習者，均由譯者詳加註解，窮其原本。

(三) 本書篇幅甚巨，譯文文字間或有不盡完備之處，希讀者加以指正。

復活卷上

第一章

無論人類聚着好幾百萬人在一塊小地方怎樣把他們所耕的田地毀傷，無論他們怎樣用石頭嵌地，使他不能有所生長，無論他們怎樣刈除各種花草，無論他們怎樣把煤和煤油之氣吹到大地上來，無論他們怎樣把樹木砍倒，把禽獸趕散，——但是春天依舊還是春天，就說在城裏邊也是這樣。那時候太陽高高的照着，小草活潑潑地生長着；夾樹道旁，石頭縫裏，隨處都滿着青色，樺楊樹等株株競放着豐盛的樹葉，菩提樹正發出他的萌芽來；鴉雀天鵝之類個個趁着春天，喜孜孜的預備他們的巢穴，蠅子受着太陽的曬曬，便在牆上嗡嗡的叫將起來。植物，鳥獸，兒童們真很高興。但是成年的大人却不任的騙人騙己，害人害己。世人以為神聖並且重要的並不是陽春的早晨，也

不是造福萬物的自然界的，美——爲和平、協意和愛情而安排着的，美——却是他們自己朝夕所構成怎樣制服人家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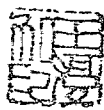
在省城監獄的辦公室裏認爲神聖並且重要的事情並不是給動物和人類以春天的安寧和快樂；他們覺得神聖並且重要的事情乃是他們在頭天晚上接得一封編着號蓋着印並且密封着的公文，分咐他們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早晨九點鐘把現正繫獄的三個囚人（兩個女子，一個男子）移送到審判廳去。婦人中一名是最重要的囚犯，應當把伊單另着送去。根據着這條命令，所以四月二十八日早晨八點鐘管獄長便進入女監裏黑暗奇臭的長廊裏來。跟着他進來一個婦人，兇悍的臉兒，蜷曲的白髮，穿着件袖上飾着金道的大衣，繫着根藍色的腰帶。這個人就是女管獄官。

他們走到一間小屋沿着圍廊的門旁，她就問他道：「你要瑪司洛娃麼？」
管獄官用鑰匙開着鎖，室門呀的一聲便開了，從室內衝出一陣比圍廊下

還臭不堪聞的氣味來，但見他嚷道：「瑪司洛娃，到審判廳去罷！」——說罷，又把門閉上，悄悄地等在那裏。

微風吹來，監獄院子裏滿佈着田野間新鮮活潑的空氣。但是在圍廊下的空氣却又臭又腐敗，無論那個人剛走進來，一定要引起他憂愁煩悶之心。管獄婦剛從院內走進，雖然她常聞臭味，到此時也禁吃不住。一走進圍廊，便覺得疲乏萬分，昏沉欲睡。

小室裏頓時忙亂起來：但聽見婦人的聲音和赤腳的步聲。



管獄長不住的朝着小門那裏嚷道：「快一點，怎麼啦，瑪司洛娃，快出來呀！」

過了兩分鐘，一個年輕婦人迅步從門裏走將出來；她身材不甚高大，胸脯十分豐滿，穿着件灰色寢衣，裏面還襯着白色的衣袴。她脚下穿着雙布襪，襪上套着雙囚犯用的破鞋，頭上繫着塊白色三角布，布下微露出幾把黑頭髮。那婦人的臉顯得特別的白，這種樣子真和久居家中閉戶不出的人的臉色

相同，彷彿暮暮深藏在地窖裏所變成的顏色一般。她那雙手十分闊，却不很大，頭頸從大衣領裏透出來，顯得又白又胖。在她那雪白光澤的臉上一雙又黑又亮的眼睛不住的閃動，眼神雖然顯出十分疲乏的樣子，却還有活潑氣象，內中一隻眼睛略爲斜一點。她挺着那豐富的胸脯，身幹很直。那時候她走出圍廊，微低着頭，向管獄官直看，站在那裏，預備奉行所有人家要她做的事情。管獄官正打算關門，却從那裏探出一個又白又嚴又皺的白髮老婦人的臉來。那老婦人想同瑪司洛娃說幾句話。但是管獄官把那扇門直向着老婦人打來，那個頭不由得便縮進去了。那時候小房裏發出一陣子婦人哈哈大笑着的聲音。瑪司洛娃也笑將起來，便回身望着門旁那扇小鐵窗兒。老婦人在裏面靠着窗子，發出抖顫的聲音說道：『最要緊的切不可多說費話，咬定一樁事情，也就得了。』

瑪司洛娃道：『自然是咬定一件事情，決不要緊的。』

管獄長說道：『自然是一件，決不是兩件；』說的時候，帶着付威嚴自信的神氣，重又喊道：『跟着我走罷！』

窗內顯出來那個老婦人的眼睛倏地隱去，瑪司洛娃便走到圍廊中間，迅步跟着管獄長行去。他們順着石梯走下，經過男囚房，裏面臭氣和喧嚷的聲響比女囚房裏厲害得多；他們走過時，小窗裏隻隻眼睛都向他們歡送，後來他們走進辦公室，兩個擗槍的守衛兵已經站在那裏。一個書記坐着，當時把一張滿被煙味薰透的公文授給一個兵，一面指着那女囚，一面說道：『交給你罷。』那個兵——本是下城的農夫，紅臉上全是麻癩，——一邊把那張公文藏在大衣袖裏，一邊含着笑，向着他同伴使了一下眼色，又向女囚看了一下。他們便帶着女囚從扶梯上下來，直向過道上走去。

過道門那裏開着扇小門，他們便從那裏走出來，走到院子裏，又走出圍牆，這纔走到街上，順着道路慢慢行去。

車夫、店鋪夥計、廚婦、工人和官吏個個都站住步，向那囚婦看視，臉上露出好奇的神氣；有些人還搖着頭在那裏想道：「這就是做和我們不一樣的壞事情的結果啊！」孩子們一下看見了女強盜，未免害怕起來，後來又看見兩個兵士在後邊跟着，那女強盜也決不會幫來行兇，便不由得安心下來。一個鄉下人剛賣完煤，正在飯店裏喝茶，看見那個囚婦，就走上前來，畫了個十字，給她一個哥幣。囚婦不由得臉紅起來，低着頭，不知道在那裏喃喃的說些什麼話。

她覺得許多人全向她身上看望，自己兩隻眼睛便不由得也朝那些看她的人看望起來，而衆人對於她的注意竟提起她一團高興。春天的空氣在街上自然比監獄裏清潔得多，這個也能使她高興。她因爲久未行路，並且穿了粗拙的，犯人用的鞋子，所以在石頭上走着異常的痛，只得看着自己的脚，竭力使脚步走得輕輕的。後來走過一家麪舖，前面地上正走着幾隻鴿子，囚

婦幾乎踏在一隻鴿子身上；那隻鴿子倏地振着羽翼，飛將起來，直從那個囚婦的耳朵傍邊插過，撲來一陣微風。她不由得含笑了一下，以後就深深嘆了一口氣，斗憶起自己的情況來。

第二章

囚婦瑪司洛娃的歷史是很平常的歷史。瑪司洛娃的母親是個未曾出嫁的家臣之女，她的母親在鄉間兩個姊妹老小姐家裏看守牲畜，所以她也跟着母親住在那裏。她雖然未曾出嫁，可是每年都有生育；每每把嬰兒領過洗，可是因為那個嬰孩的出生並非出自母親的本願，並且這種小孩不但沒有用處，反要妨礙母親的工作，所以母親便不給他乳吃，而這個小孩立刻就餓死了，這種情形在鄉下是數見不鮮的。

一共這樣死了五個小孩。那五個小孩個個全都受過洗，却因為母親不給他們乳吃，便即死去。第六個嬰兒是個女孩，為過路的采乾人（註二）所生。這個

女孩的命運本也應該如此可是恰巧因爲一件事，便發生了變動。原來那兩個老小姐中間有一位小姐那一天正到畜舍去責備看牲畜的人，牛擠出來的乳皮太壞。那時候那個產婦同着那個極可愛又極強健的嬰孩正倒臥在畜舍裏面。那個老小姐當時責備說乳皮做得怎樣怎樣不好，又帶着責備他們竟敢把產婦放在畜舍裏面去，責備完了，正打算走開，忽然瞥見那個嬰孩，不由得十分疼惜着他，便自稱願意做他的教母。（註二）於是她就給那個

（註一）采乾人（Tartars）是半游牧的種族，不大明悉其來歷，但散佈在全歐洲，在亞洲和北非洲也極不少，現在大概也有許多移到美洲去的。這種民族在俄國稱爲采乾人，在德國稱爲鮑海門人（Bolenicus），在西班牙稱爲基泰娜人（Gitanos），在匈牙利稱爲法拉翁民族，他們却自稱爲「洛姆」（Roma）即「人」之意義。

（註二）俄俗小兒初生，例有男女兩人（不一定爲夫婦）爲之在教堂上記名受洗，其人即嬰兒之教父或教母。

嬰孩受洗，以後因爲很疼惜她的教女，所以時常給一點牛乳和銀錢與她母親，那個小姑娘便得以不死。所以老姑娘給她題個名字，叫做「得救之女」。

(註三)

小孩子三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得病死去。她的看守牲畜的外祖母撫育小孫女，自然十分困難，所以那兩個老小姐就把小姑娘領來。烏黑眼珠的小姑娘出落得異常活潑並且可愛，那兩個老小姐也借此當她做慰安娛樂的東西。

那兩個老小姐：年紀小一點的名叫莎費亞，伊溫諾夫納，性質也比較慈善，做小姑娘的教母的就是這個人，那個大的名叫瑪麗，伊溫諾夫納，性質嚴澀得很。莎費亞替那小姑娘張羅衣服，又教她讀書，心裏願意做她的養母。瑪麗却說應該讓她充當丫頭，僕人，所以她時常使喚她，懲治她，不高興的時候，還

(註三) 瑪司洛娃俄文義作油，猶太俗領洗須用油抹在頭上，即云得救故相傳油喻得救。

要打她。因為在那小姑娘身上有兩種勢力支配着，所以當她長成的時候，竟變成一半是丫頭，一半是養女的樣子；而她的小名於是也取了「耐乎其中」的字眼——既不叫喀奇筋，也不叫喀敬筋，却叫喀瞿莎。她又要縫紉，收拾房屋，用白粉洗神像，又要煮菜，磨粉，送咖啡，洗各種小物事，有時還要坐在老小姐們旁邊，讀書給她們聽。

有人來給他做媒，可是她一點也不願意出嫁，因為她覺得她耽於貴族生活的安樂，要同這些向她求婚的勞動人們過生活，實是她難堪的事情。

她這樣的生活到十六歲。當她剛過完十六歲的時候，老小姐家裏來了他們的姪兒，是個年輕的學生，有錢的侯爵。喀瞿莎竟會「身不由己」的愛上了他。以後過了兩年，這位姪子出去打戰，中途到姑母那裏去看望一下，在那裏住了四天，在離別的前一夜竟姦污了喀瞿莎，臨走時候，給了她一百盧布一張鈔票。他走後五個月間喀瞿莎已經知道自己懷姪了。

從此以後，她心裏總覺得異常含羞，祇想着怎樣避開那等待着她的羞辱，那時候她不但願意伺候她的主人，反到切齒的恨着她們——她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麼會事。後來她竟對小姐們說出粗魯的話來——這個在以後自然是要懊悔的，——還請她們算清工錢。

自然小姐們對於她很不滿意，可也沒有法子，只得放她走了。出來以後，她就到警察長家裏充當丫頭，可是在那裏祇住了三個月，因為那個警察長，五十歲的老人，竟戀着她起來，有一天他正在竭力設法實行自己的企謀，她忽然着起惱來，罵他爲傻子，和老鬼，還推他的胸脯，使他墮地。警察長因爲她這樣粗暴，便把她趕走了。那時候她快要分娩，自然不能夠再覓事務，便住在鄉下守寡的產婆家裏，那個產婆還兼營着酒業。她這次生產來得很容易。不料後來那個產婆在鄉下接了一個抱病的婦人來住，喀瞿莎竟受了傳染，發出產後的熱病，於是就把小孩送到育嬰所去，據送去的老婆子說那個嬰孩剛

到那裏，不久便死了。

喀瞿莎搬到產婆那裏去的時候，身邊一共有一百二十七個盧布；一百盧布是那個姦污她的人給她的，二十七盧布是自己賺的，後來她離開產婆的時候，身邊一共祇剩了六個盧布。因為她不會積錢，除自己化費外，有人問她借的，她都肯給。兩個月中間產婆向她取了四十盧布作居住和飯食的費用，取了二十盧布作送嬰孩的費用，又向她借貸四十盧布買一頭牛，其餘自己化費了二十元，——用在買衣服和食物上面；因此她疾病一好，銀錢已經沒有，只得再找一點職務來做。後來在看林人那裏找到了一個位置。那個看林人早已娶妻，可是和喀瞿莎第一天相見，就戀着她，和警察長一般。他夫人後來知道了，便趁着他丈夫同喀瞿莎兩人在一室裏的時候，奔將進去打她。喀瞿莎自然不肯服氣，於是兩人就對打起來，因此便把她趕出大門，還不給她工錢。於是她就往城裏去，住在自己姑母家裏。她的姑夫是個釘書匠，起初生

活過得還好，現在却喪失了許多定裝書籍的人，他自己又成日酗酒，手裏所經過的東西完全給他喝完了。

姑母開了一爿小洗衣房，藉此養活自己的兒女和墮落的丈夫。當時她請瑪司洛娃在她那裏洗衣裳。可是她看見那些住在姑母那裏洗衣裳的婦女所過那種艱難的生活，自己不由得遲疑起來，決定還是到傭工介紹所去尋個女僕的位置。後來在一個女太太家裏覓到一個位置，那個女太太身邊還有兩個兒子一同居住，那兩個兒子都是中學校的學生。不料她上工一個星期，那個長子，六年級的中學生，竟拋荒了學業，不使瑪司洛娃得着安寧。母親自然全歸罪於瑪司洛娃，便把她歇去了。新的位置還未找到，可是先發生了一件事情。有一次瑪司洛娃到傭工介紹所去，遇見一位太太，光潤的手上帶着幾隻戒指和腕飾。這位太太打聽出瑪司洛娃是來找位置的，就給她寫了自己的住址，請她到自己家裏來。瑪司洛娃去了。那位太太招待得十分殷勤，

請她喫饅頭和甜酒，隨着就派自己丫頭送一張紙條出去。晚上就有一個高身量的人走進屋來，那個人的頭髮又長又白，鬚鬚也是白的，那個老人一進來就坐在瑪司洛娃傍邊，含着笑，仔細的打量她，又同她鬧起玩笑來。等了一會，那位太太把他請到別間屋裏去，瑪司洛娃但聽見他在那裏說什麼「鄉下美人」的話。後來那位太太也把瑪司洛娃叫進來，對她說這是一位有錢的著作家，如果他喜歡你，那是不惜銀錢的。瑪司洛娃心裏自然是高興的，那個著作家就給了她二十五盧布，還約着時常同她相見。銀錢用得很快，——還姑母那裏所欠的錢呀，買新衣服，新帽子，新帶子啊，處處都要用錢。過了幾天著作家又派人叫她去了一次。她去了。他又給了她二十五盧布，吩咐她搬到單獨的寓所裏去居住。

瑪司洛娃住在著作家所租的寓所裏面，忽然愛上了住在同院的一個店舖總管。後來她自己把這種情形向著作家講明了，就搬到一間小寓所裏去。

那個總管本來約着娶她，不料不久就把她棄去，絕不告明，到下城去了；於是瑪司洛娃祇剩了一個人。她打算一個人住在寓所裏，但是人家不答應，那時候她只得又去找她的姑母。姑母看見她穿着時新的衣裳，戴着時新的帽子，便很恭敬的接待她，不敢叫她做洗衣裳的事情；因為她看出她現在已經站在生活的最高級了。可是瑪司洛娃自己看來，以為現在的問題已經不在做不做洗衣裳的事情上面；因為她目睹那些洗衣婦顫白臉色，癆病樣兒，所過的那種徒刑的生活，實在是難受，所以一想到自己也要進這種徒刑場去，心裏不由得恐怖萬分。

那時候是瑪司洛娃最艱窘的當口，因為遇不到一個保護的人，所以竟為搗婆捕到，任意擺佈起來。

瑪司洛娃早就愛好吃煙，後來自從她同店舖總管發生關係以後，又當他忍心棄她以後，她就慢慢習慣着喝酒了。酒的誘引她，並不因為這種酒。她覺

得有。味。却。因。為。使。她。能。夠。忘。掉。所。有。她。所。經。過。的。痛。苦。事。情。並。且。使。她。在。喝。酒。後。能。發。生。一。種。自。傲。自。信。之。心。沒。有。酒。喝。她。總。是。很。憂。愁。很。害。羞。的。

搗婆先去和她的姑母接近，請她和瑪司洛娃吃飯，把瑪司洛娃灌了一點酒，便勸她進入城裏邊最好最妙的地方去，又給她指出這種社會的利益和特質。那時候瑪司洛娃面前便放着兩件應當挑選的事情：是僕役的低卑地位，時常有男子糾纏的好，還是安全的，平穩的，法定的地位好。並且她還想用這個來報償那姦污自己的人——總管和那些逼着她作惡的人。除此以外，還有一件事情使她決意去墮落，原來搗婆會對她說她能夠隨意定做自己的衣服，——無論是天鵝絨的，絲的，綢的，以及敞着肩膀和手臂的跳舞衣服。那時候瑪司洛娃就想像自己正穿着鮮黃色的絲服，傍邊還縫着黑色天鵝絨的緣邊，——自然站不住腳，把護照交出來了。就在那天晚上搗婆雇了一輛馬車，把她送到有名的基泰娃班子裏去。

從此以後，瑪司洛娃就開始那上帝和人類的戒律所認為犯罪的生活了；這種生活有幾千幾萬的婦女經歷過，可是她們的結局十個婦人中間有十個得着各種受苦的毛病，先期的萎凋和死亡。

晚上忙得要死，早晨和白天却去冤那昏沉沉的夢。到三四點鐘纔從污穢的床上懶懶的起身，於是喝着咖啡，穿着襯衣小褲在屋裏亂跑，惡毒的互相對罵；以後就洗澡，在身上和頭髮上灑香水，抹粉，裁量衣裳，爲着這件事情同主家拌口舌，還用鏡子自照，修飾自己的臉部和眉毛，吃豐盛的食物；以後又穿上顯亮的，露出身體的絲衣；穿好後，就到陳設華美，光線充足的大廳上去，那時候貴賤長幼，各色不齊的客人陸續都到了，——於是呼聲，玩笑聲，爭鬧葡萄酒，香煙，音樂，跳舞，都上市了，從晚上直到天明，不是菓子，就是酒，不是酒，就是烟。到了早晨纔算解放，跟着就是昏沉沉的夢。這種生活每天都是這樣，既不分什麼冬夏，也沒有工作日和節期日的區別。

瑪司洛娃這樣過了七年。在這些時候她換了兩家班子，有一次還到病院裏住了幾天。在她踏進這種地方後第七年上，就是在她初次墮落後第八年上，當她二十六歲的時候，她犯了一件事情，便把她關在監獄裏面，後來在那裏同盜賊們住了六個月，現在纔把她送到審判廳去。

第三章

當瑪司洛娃正同着自己衛兵蹣跚長道，向審判廳去的時候，她那個養母的姪兒，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南赫留道甫侯爵，就是姦污她的人，還躺在一張彈簧的，墊着絨毛臥褥的高牀上面，一面在那裏解開清潔的，荷蘭式睡衣的襟兒，一面在那裏吸煙。他正定着眼睛向前面看着，想現在應辦之事，和昨天所辦的事情。

那時候他憶起昨天在柯爾察克家裏舉行盛大的夜會，那家的姑娘，人家都在猜度將和他締婚。他想到這裏，不由得嘆了口氣，把吸過的煙捲棄去，打

算從銀盒裏再取一根，可是想了一下忽然從牀上把又白又滑的兩腿垂將下來，尋找自己的拖鞋，又在肥滿的肩上披了一件絲織襯衫，三腳兩步，急急忙忙，走到和臥室相鄰的粧室裏去，室裏充滿着香水，哥羅尼水，髮膏等的香味。他在那裏用特別的牙粉洗刷自己的牙齒，刷完，便用毛巾遍處去摩擦。又用香肥皂擦手，還竭力用刷子去掉指甲裏藏着的垢泥，一會兒就在白石的臉盆裏洗臉和頭頸。隨着又到別間屋子裏去，裏面預備着噴水浴。等到用冷水把身子洗完，這纔穿上清潔的，平穩的白衫和時式的皮靴，又坐在粧臺前面，整理那小黑鬚鬚和披在頭臉前部的捲曲頭髮。

他所用的各種東西——如粧臺器具，白衫，衣服，鞋子，領結，別針，飾紐等類，都是最上等最貴的貨品，很平常，却很堅實。

他在十幾個領結和別針中間挑選那初次放在手裏的一個，——這是當時很新鮮，很有趣的玩意，現在還是這樣，——便穿上放在椅傍洗乾淨的衣

裳，走到飯廳裏去。很長的飯廳裏放着極大的食廚和能伸能縮的大桌。桌子上鋪着漿得很輕的檯布，上面放着銀質的咖啡壺，裏邊灌滿着香噴噴的熱咖啡，還放着糖罐，乳壺和一隻裝麪包的筐子。傍邊堆着些書信報紙，還有一本新書，名叫「*Revue des deux Mondes*」。南赫留道甫剛要拿起信來拆看，忽然從園廊那邊的門裏走進一個帶着孝服，又肥又老的婦人，頭上插着首飾，以遮蓋脫落頭髮的地方。她是南赫留道甫母親的僕婦，名叫阿格拉費，彼得洛夫。他母親新近死去，阿格拉費還留在那裏替他管理家政。她會隨着南赫留道甫的母親住在外國，前後十年，所以也染到女太太的態度和樣子。她從小就住在南赫留道甫家裏，看着他長大起來。那時候她說道：「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即南赫留道甫之名及父名早安。」

南赫便答道：「阿格拉費，彼得洛夫，你好啊。」說着，又帶着戲笑的態度說道：「有什麼新聞？」

阿格拉費說道：『從侯爵夫人那裏也許是從侯爵女那裏送來一封信。侯婦早就送到，還等在我那裏呢；』說着，把信授過去，臉上含着笑容。

南赫留道甫一邊接過那封信，一邊說道：『好，我立刻就看；』那時候會出阿格拉費的笑臉的意思，不由得皺起眉頭。

阿格拉費的笑容是表明這封信是從柯爾察克侯爵女那裏送來的，而這位侯爵女，據阿格拉費看來，南赫留道甫將要娶他。但是在阿格拉費含笑裏表現出來的意思，南赫留道甫並不喜歡。

當時阿格拉費說道：『我就對她說等一等罷；』說着，一面把放在不是地方的掃桌刷子取出，放在別個地方，一面從飯廳裏走出去了。

南赫留道甫把那封信拆開，但見一張灰色的厚紙上面，寫着幾行字，筆跡極尖，却很疎稀，當時他就念道：

我認自己有助你記憶的責任，所以現在提醒你，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你

應該到審判廳陪審去；那末你昨天輕意相約同我和郭洛沙夫去看圖畫一事，恐必不能踐約了。我聽說如果遲到法庭，必須罰款三百盧布，如此，你可以省下這筆錢來了。昨天晚上你走後，我纔憶起這件事情。所以寫信給你，請你不要忘掉了啊。

柯爾察克侯爵女

再家母囑告君務須於今晚蒞臨敝寓。晚間無論何時均可。又及。

南赫留道甫讀完這封信，眉頭不由得緊皺起來。柯爾察克爵女近兩月來很垂青於他，用種種方法想和他拉攏，這封信也是她放出來使他們兩人相繫越緊的一根繩子。在年紀不很輕，並且不生劇烈愛情的人，對於結婚一事自然不能十分堅決，而在南赫留道甫尤其有一種重要的原因，使他就是意向已經堅決，還不能夠立刻向她求婚。這個原因並不是他十年前曾騙過喀羅莎，旋即棄去的事情：這個他早就忘了，自然不能認爲自己婚事的障礙，却原來他曾同一個已嫁的婦女發生過關係，這種關係從南赫留道甫看來，早

已斷絕，可是那個婦人方面還未承認其斷絕。

南赫留道甫對於婦女本來十分膽怯，而那個已嫁的女人就利用着他的膽怯，來制服他。這個婦人是某縣縣長之妻，南赫留道甫曾爲選舉事情到那個縣裏去過。這個婦人誘引他發生關係，而這種關係南赫留道甫對着總做盡那欲擒復拒之態。他起初不能立住脚跟，以致成姦，以後覺得自己實在對她不起，所以無她的同意，總不忍斷絕這種關係。因此情形，所以他躊躇未決，覺得自己沒有權向柯爾察克爵女求婚，雖然他心裏十分願意，可是總有點不敢。

桌旁正放着那個婦人的丈夫寄來的信。南赫留道甫一看信皮上的筆跡和封印，便臉紅起來，頓時筋漲肉跳，和危險事情發生時所感出的心境一般。但是他的驚慌是沒有用的，信裏面並沒說什麼話。原來這個縣長所管轄的縣裏南赫留道甫家置着許多的產業。那個縣長在信裏報告他五月終將開

臨時議會，請他屆時務必蒞會，因為在這個會議上將提起關於學校和道路的問題，而反對黨且將有劇烈的反對，所以希望他能加以助力。縣長是自由黨人，竭力在那裏同幾個黨徒想法抵制那將生的反對；因為鎮天盡力於這件事情，所以對於自己不幸的家庭生活竟絕無聞知。

對於這件事情南赫留道甫一想起，心裏就異常痛苦。他憶起他有一次曾設想她丈夫知道了，預備同他決鬥，那時候他就打算向空中放槍，又料到將有可怕的悲劇出現，那時候她懊惱間跑到園內湖傍，意欲投河自溺，他就趕緊跑去找她。他自己想道：『如果她不回答我，我是不能夠去的，並且也不能夠有所希冀。』因為一禮拜以前他曾寫了一封堅決的信給她，信裏邊承認自己的錯誤，甘願盡力贖自己的罪，但是無論如何，他認為他們的關係是應該永遠斷絕的了。他等待着這封信的答复，却總不見她寄到。沒有回答，他以為也許是好兆。因為如果她不答應斷絕關係，那末她早就要寫信來，或者自

已趕來，這是她以前常做的事情。南赫留道甫聽說有一個軍官現正和她有點來往；這個事情他聽着很有妒意，同時却又喜歡，因為從此也許可以解脫了。

第二封信是管理田產的總管送來的。他說南赫留道甫應該親自來一回，以便確定承繼的權利，並且解決關於管理財產方法的問題：還是照老夫人在世時所行的辦法，還是依照他的建議，增加資本，並且自行耕種那授給農人的田地。總管又說這種計劃是很有利益的，他曾在老夫人面前提議過，所以現在還提到小主面前來。信裏又道及他十分抱歉，因為一號應該寄來的三千盧布竟遲緩了幾天。現在這筆款項不久即行滙上。遲緩的原因，因為一時不能向農人收齊，這些農人十分刁惡，除非訴諸官府，纔能逼出幾個錢來。這封信他看着一半兒快活，一半兒不快活。快活的緣故，因為他覺得竟能管轄着偌大巨產，不快活的緣故，因為這封信提起他從前認土地占有為不正

當的思想。他年輕時候是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熱心的信徒，他自己雖是個大田主，可是很相信『社會平均論』 (Social statics) 上私人占有田地爲公理所不許的理論。那時候他憑着少年的直爽和豪氣，不但空口說土地不應爲私人所有物的話，不但在大學裏著關於此事的論文，並且因爲不願意違反自己素日的主張，竟把他一部分財產交給鄉人，——因爲這一部分財產不屬於他母親，是承繼他父親的財產而來，例應屬於他自己，所以他能夠這樣自由處分。現在他因爲繼承了他母親的財產，便成爲大田主了；在這時候，還是依照十年以前處分他父親二百畝田地的辦法拒絕自己所有的財產呢，還是默認自己原先的思想是錯誤的，虛假的呢，兩個辦法他應當選擇其一。

第一個辦法他不能夠實行，因爲他除去田地以外，幾毫無謀生之道。出去做官，他心裏總有點不願意，並且他已經染着奢侈生活的習慣，自己覺得這

種習慣是很不容易去掉的；而況他早就沒有幼年時候的自信力，堅決氣，和虛榮心了呢。至於第二個辦法——那佔有土地的不正當一說，早就在斯賓塞『社會平均論』裏講明得十分清楚，並且加以享里，佐治（註二）著作裏所唱道的理論，尤其使之成爲「顛撲不破」之說，他自然不能再行否認，所以第二個辦法也是不大好實行的。

因此總管這封信他看着有點不大喜歡。

第四章

南赫留道甫喝完咖啡，便走到書房裏去，打算看一看法庭的傳單，應該幾點鐘到那裏去，還想順便寫一封回信給爵女。到書房裏去要經過一間畫室，

（註一）享里，佐治（Henry George）爲美國經濟學家，生於一八三九年，死於一八九七年。著有進步與貧窮，『保護政策與自由貿易』等書。氏痛論土地所有之不當，主張土地國有。立論頗爲精闢，一時爲之聳耳。

那間畫室裏還放着一隻畫架；架上還裝着初動手的圖畫，旁邊也掛着些樣本。他對於圖畫一門曾用功過兩年，現在看見這些圖樣，畫本，和全畫室，不由得提起他對於圖畫一無成就之感。他用那極小發展的審美的情感來解釋這種情感，但是他這種認識他總覺得不大合適。

七年以前他棄去軍役，決意從事研究畫圖；那時候他把藝術看得很高，而視他種專業不值一錢。現在他却沒有法子擺佈了。所以對於這件事情的回憶他很不合適。他看着畫室裏這些華美的器物，心裏不由得異常難受，便沒精打趣的踱進書房裏去。他的書房很高很大，陳設也很講究。

當時他在書桌上一隻標明放臨時文件的抽屜裏把那張傳單找將出來，一看上面寫着十一點鐘到法庭去，他就坐下寫回信給爵女，謝他的邀請，一定要來吃飯。寫完後，覺得措詞太現懇親，便把那張紙撕掉；重寫一封——却又太冷淡了，恐怕得罪她；於是又撕掉了，接起牆上的叫鈴來。一會兒一個穿

着灰色細綿布制服的老年長鬚僕人走將進來。

南赫留道甫說道：「請你給我叫車夫套車。」

僕人答應道：「是。」

「柯爾察克家來人還等在這裏——你告訴他，爲我道謝，今晚一定能到。」

「是。」

他一邊想道：「自然是失禮，但是我不能夠寫這封信。總是一樣的，今晚便要同她相見；」一邊出去換衣。

換好衣服，他走出臺階，一輛熟識的膠皮馬車已經等在那裏。車夫略轉着在白衣領裏很堅實的頭頸，說道：「你昨天剛離開柯爾察克爵爺家裏，我就來了，他家門房說你剛走。」

南赫留道甫想道：「連車夫都知道我和柯爾察克家的關係，」想着，一個新近時常使他想念，且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應該不應該和柯爾察克

爵女結婚——又現在自己面前，而他無論怎樣總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正和他在那時候所設想的許多問題一般。

他贊成結婚，第一因為婚姻能消滅兩性生活的不正當，而予以道德生活的可能，自然家庭間勃繁是例外的，這就所謂家庭的生活；第二因為南赫留道甫希望家庭和兒女能得着獨立生活的意義，他反對結婚，第一因為年歲長大的獨身男子有一種共同的恐懼，就是恐怕因結婚而喪失自由；第二是一種無意識的恐懼，就是恐怕婦女有秘密的行動。

他贊成和媚仙（柯爾察克爵女本名瑪麗，但是相識的人平常都稱她這個名字）結婚，第一因為她系出名門，衣服闊綽，舉止言笑動作都和尋常人不同的也，並不是標新立異，却是一齊整合適——他不知道應該用什麼字眼來形容這種性質，但是他對之極其尊重；第二因為她很器重他，看他比別人都高，並且能夠了解他，這種了解就是承認他優美的資質，能使南赫留道

甫證明媚仙很聰明並且有正確的判斷力。他反對和媚仙結婚，第一因爲世上像媚仙這般具有優美質地並且能和他相配的姑娘還能找到；第二因爲媚仙已經二十七歲，自然她以前總有嗜好——南赫留道甫想到這層，心裏異常難受。也許她以前愛的並不是他，因爲那時候她不能知道她將來會遇見着他，所以他想到這裏，傲氣陡然平消下去了。

正反兩方面的理由都，很充足，都極平均，所以南赫留道甫不由得嘲笑起自己，稱自己爲「布里達之驢」。註一）但是他無論如何，總不知道這兩細柴。

（註一）「布里達之驢」喻依違兩可，無所適從之意。布里達（Buridan）爲法國古代哲學家，生

於一三〇〇年。死於一三五八年。他爲證明定命論的正確和意志自由斷定的不可能起見，嘗作一個譬喻，彷彿說有兩個柴堆放在那裏，容積大小，都屬相同。一隻驢看見了，跑到那裏，介在中間，不知道選擇那一堆柴來吃的好，遂致餓死。這個譬喻當時轟傳一世，故有「布里達之驢」之成語。

中。應該奔向那一細柴去。

他自語道：「但是我不得到瑪麗，瓦西里夫娜（縣長夫人）的回答，不完全把這件事情辦得了結，我總不能夠作別項圖謀。」

他到此時纔決意緩圖，心裏也就快活起來。

那時候馬車已經輕輕走到審判廳大門面前，他又自語道：「這件事情讓我以後再想罷。現在應該盡心實行社會的義務，這是我應爲並且常爲的事；而況這還是很有趣的呢。」說着，便從看門人身旁，走進審判廳裏去了。

第五章

南赫留道甫走進法院的時候，但見廊下來往的人已經不少。衛兵手裏持着委任狀和公文，來回急急的跑着。警察，律師，審判官也在那裏穿梭似的走着；原告被告等人有的在牆旁蹀躞着，有的坐在那裏等着，個個都愁眉不展。南赫留道甫問一個衛兵道：「地方審判廳在那裏？」

「你問那一個？有民事庭，還有刑事庭？」

「我是陪審官。」

「那是刑事庭。你無妨早說呢。從這裏往右走，再往左，第二個門就是。」

南赫留道甫依着方向走去。到了門前，有兩個人站在那裏等着：一個是商人，身體極高，並極肥胖，大概飲食已飽滿，所以心神十分安寧；一個是商店總管，猶太籍。南赫留道甫走過去的時候，他們兩人正談着羊毛的價格，當時他就問他們陪審官室是這裏不是。

那個商人說道：「是這裏，先生，是這裏。」說到這裏，便瞬着眼問道：「你也是陪審官麼？」南赫留道甫點頭答應他說：「是的。」他趕緊繼續說下去道：「這樣說，我們是同事了。敝姓巴克拉邵夫，是二等基爾特。」(註一)我們應該勞

(註一) 基爾特爲商人之結合，中古各國卽有此制。其在俄國則較異。基爾特證書，明雖因選舉獲得，實應仍以財取。納五十盧布者獲一等基爾特，納二十五盧布者獲二等基

力盡義務。請問貴姓。」說罷，便把自己那隻又柔軟又寬大的手遞將過去。

南赫留道甫自己道了姓名，便走進陪審官室裏去。

一間小屋子裏坐着十來個品位各不相同的人。大家全剛到，有的坐着，有的一邊走着，一邊互相望着，通報姓名。一個退軍職的人穿着制服，其餘有的穿燕尾服，有的穿朝禮服，有一個人僅穿着農人的衣服。

雖然有許多人為這件事情費去不少時間，並且他們嘴裏老在那裏嘮嘮叨叨說些抱怨話，但是大家的臉上都現出一種愉快的樣子，因為他們竟能從事這樣重要的社會事業，所以他們心裏很為滿足。

陪審官中間有的互相熟識，有的祇能猜度誰是誰，他們大家便談起話來，談着天氣和早春的風景，又談起近來的時事。有些不相認識的人都過來同南赫留道甫相見，自己以為這是特別的恭敬；而南赫留道甫在不認識的人

爾特；而因二種納資有多寡，其享商業特權自亦相異也。

中間也竟能接受這種應有的敬意，但是如果問他爲什麼要看自己比衆人高，他竟不能加以置答，因爲他的生活並不能顯出何種的特點。他說英國話，法國話，德國話，說得都很好，他衣服領結用的都是頭等新出的貨物，但是他自己也明白，這個不能夠算做承認他特點的原因。可是他竟無疑的承認這種特點，而喜歡受着別人向他表示的敬意；如果沒有這種敬意，他就認爲奇恥大辱了。在陪審官室裏他恰巧感出由所表示的敬意那裏得來的不快之感。在這些人中間他找到一個相識的人。這個人名叫彼得，蓋拉西瑪維奇，是原先他姊姊的兒女的教師。他現在已經當了中學校的教習。他對人極其親熱，時常發出一種自滿的嘍笑，南赫留道甫受着，聽着，都很肉麻。

當時他一遇見南赫留道甫，就哈哈大笑起來，說道：「哎喲，你也來了！你也不能避免麼？」

南赫留道甫冷然答道：「我也並不想避免啊。」

彼得，蓋洛西瑪維奇又大笑了一陣，說道：「唔，這是國民的本分。但是等着罷，等到你肚子餓了，累得睡不着覺時再說。」

南赫留道甫心裏想道：「這個祭司兒子竟立刻就要和我『稱兄道弟』起來了；心裏想着，臉上不由得露出一種愁態，而這種愁態除非知道他所有親人都死去的時候纔能自然的顯出來。他立刻就從那裏走開，但是一堆人圍着一個高身量，頭髮剃光的代表先生在那裏很高興的聽他談話，他當時也就湊近上去。這位先生在那裏談民事庭裏訴訟進行的狀況，都用名和父名稱呼那些審判官和有名的律師，彷彿很熟悉內部情形似的。他講起有名的律師竟能把案件出人不意的轉過機來，又說一個當事人是一個老太太，雖然她在訴訟裏處於有理的地位，但是結果恐怕要罰一筆大款給反對方面。他把這件故事講完，便贊嘆着道：『他算是有天才的律師啊！』」

大家都很恭敬的聽着他談話，有幾個人還竭力想插幾句話進去，但是他

總要起來斷絕別人的話頭，彷彿獨有他自己真知道這些事情似的。

南赫留道甫來得雖然很晚，可是還得等待。審判官中有一個人沒有到，便把事情耽誤了許久。

第六章

首席推事來廳極早。他身材又高又肥，臉上滿着斑白的大鬚鬚。他已娶妻，但還過那荒蕩的生活，和他妻子一般。他們兩人互相不加妨礙。今天早晨他接到一個女人的信。這個女人是瑞士人，去年夏天曾住在他家裏充當保姆，不料在別墅裏和他發生了秘密的關係。現在那個瑞士女人將從南邊到彼得堡來，所以特地寫封信給他，叫他在三點至六點之間，等在「意大利」旅館裏相見。於是他打算趕快把今天的審事辦完，就可以在六點以前訪那美人克拉拉·瓦西里夫娜去。

他走進辦公室，把門鎖住，從書櫃下層取出兩個鑰匙，前後左右的舞了二。

十次，三次會輕輕坐下，把啞鈴放在頭上。他在坐着審事以前，時常喜歡做這種運動。他想再運動一下的時候，門似乎在那裏搖動，彷彿有個人要走進來。他趕緊把啞鈴放在原處，過去開門，隨着說道：「請你原諒罷。」

進來的也是推事之一員，他身材也不大高，戴着一付金絲眼鏡，肩膀時常聳着，臉上露出綉紋。

那位推事很不滿意的說道：「還是瑪脫魏，尼其基慈不到。」

首席推事一面穿起制服，一面答道：「還沒有來。永遠是他遲到。」

推事說道：「真奇怪，怎麼這樣不顧臉面；」說着，氣吁吁的坐在椅上，取起根紙捲。

這個推事爲人極其奢吝，今天早晨會同他夫人起了一下衝突，因爲他夫人把他這一月所給家用的錢，不到期就用盡了，所以問他提前領取，但是他說他不能給。於是兩下就爭吵起來。後來他夫人說如果真不給，今天就開不

出飯來，叫他不要在家裏等飯吃，他一賭氣，就走出來了，恐怕他夫人當真要用斷炊來威嚇他，因為他夫人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現在他走到辦公室來，看見首席官這樣強健，活潑，高興，用自己又白又美麗的手掙頰上的長鬚，未免有點羨慕的意思，便想道：「他的生活很好，很道德，所以他總是極滿意，極高興，但是我却受着許多的痛苦啊。」

書記官走將進來，手裏持着一件公事。首席官一面吸着煙，一面說道：「謝謝你。我們先審那一件案子？」

書記官露出很不經意的樣子，說道：「我想是毒藥案先審。」

首席官隨口答道：「好，毒藥案，就是毒藥案罷。」他說着，心裏便想這件案子也許四點鐘以前可以辦完，那末他就可以離開這裏了，後來又問道：「魏脫，尼其基慈還沒有來麼？」

「還沒有來？」

「勃萊魏在這裏麼？」

書記官答道：「在這裏呢。」

「那末你如果見他，就對他說，我們從毒藥案審起。」

勃萊魏是副檢察官，應該在這個庭上上訴。祕書剛出來走到圍廊那裏，便和勃萊魏相遇。但見他把制服的鈕解開了，腋裏拿着紙夾，高擡着肩膀，兩腳蹬蹬的跑着，搖着那隻不持着物件的手，搖得太利害了，竟使那隻手的平面和他的脚步成爲垂直線。

書記官問他道：「米海，彼得洛維慈接卽首席審判官之名問你預備好了沒有？」

勃萊魏答道：「全都預備好了。那一件案子先辦？」

「毒藥案。」

勃萊魏道：「也好；」其實他心裏並不覺得好，因爲他一晚上沒有睡覺。他

爲一個同學餞行，酒喝得很多，賭牌賭到兩點鐘纔完，隨後就到妓女班子裏去，這家班子就是六月以前瑪司洛娃所住的那一家；那末自然關於毒害的案件他來不及看了，所以現在他打算忽忽略略看一遍去。書記官本來知道他對於這件案子並沒有看過，所以成心慫恿首席審判官把他放在第一起。書記官是自由黨人，思想十分激烈。勃萊魏却是守舊黨；並且信奉俄國正教；在俄國服務的德國人大都改信宗教，勃萊魏也是這樣；書記官自然有點不大喜歡他，並且很妒忌他的地位。

書記官便又問道：『那個閹人的事情怎麼樣呢？』

勃萊魏說道：『我已經說過不能夠，因爲缺乏證人，我就這樣對審判廳發言。』

『這不是一樣……』

勃萊魏說道：『我却不能夠這樣辦；』說罷，就搖着手兒，向自己的辦公室

跑去。

他藉口缺乏一個案件裏不很重要，不很有用的證人，便把那閱人的案件延擱下去，其實是因為這件案子如果在審判廳裏審問，而廳裏的陪審官又是智識階級，那末結果這件案子一定能夠平反。所以首席審判官勸他把這件案子移到城議會上去解決，因為在那裏農人居多，所以定罪的機會也可以多些。

圍廊下的行動漸漸增加起來了。在民事庭裏正審問一件剛纔那熱心司法的代表先生講給陪審官聽的案子，所以去聽審的人很多。在休息時間從那個庭裏出來一個老太太，她就是這個案件的原告。那個有天才的律師正想把她的財產奪過來，給對於這個財產并無一點權利的被告。這個事情審判官都明白，原告和他的律師自然尤其明白；但是那律師所想出來的計策竟使法庭不能不判定把老太太的財產奪過來，交給被告。老太太身體很肥，穿

着很講究的衣裳，帽上插着一朵大花。她從門裏走將出來，站立在圍廊那裏，揮着那雙又肥又短的手，對着他的律師，不住的說道：「這是怎麼會事？這要命！這是怎麼會事？」可是那個律師看着老太太帽上所插的花，並不去聽他的話，祇在想心事。

跟着老太太從民事庭裏出來的就是那個有名的律師，露出一種志高氣揚的態度。他竟能想法把那插花的老太太弄得毫無辦法，而因此被告祇費去一萬盧布給他，他便替被告收入了十餘萬盧布。衆目都望着那個律師，他也覺着了，臉色上便表示出來，彷彿說：「不用什麼信服的表現；」隨着就匆匆從人羣中走過去了。

第七章

後來瑪脫魏，尼其基茲來了；承發吏便走進陪審官室裏去。他身體很瘦，頭頸很長，脚步彎斜，下唇凸出來，也是彎斜的。

這個承發吏是很體面的人，受着大學的教育，但是他嗜好喝酒，所以隨便什麼職務都不能夠擔任長久。他妻子有個保護人，是個伯爵夫人。三月以前這位伯爵夫人替他謀得了這個位置，他心裏很高興，竭力保持着這個位置。當時他走進陪審官室，戴上眼鏡，四下裏望着，說道：「先生們，全都到齊了麼？」

那個態度極高興的商人說道：「大概全到了。」

承發吏說道：「這就好了；」便從口袋裏取出一張紙，一面從眼鏡裏四面張望着，一面喊着說：「五等官尼基佛洛甫。」

那個熟悉司法事件的代表先生答應道：「到。」

「退伍大尉意溫，謝米諾維奇，意溫諾夫。」

那個穿着制服的瘦人應聲道：「到了。」

「二等基爾特商人彼得，巴克拉邵夫。」

那個商人張着嘴一邊笑着，一邊答道：「有。」

「騎隊中尉特米脫里，南赫留道甫侯爵。」

南赫留道甫應道：「是我。」

承發吏從眼鏡裏看着他，恭恭敬敬的鞠下躬去，彷彿特別比別人優待的意思。

「甲必丹尤利，得米脫里味慈，唐柔闊，商人格利郭里，葉菲瑪味慈，柯萊邵甫……」

大家全聚在一起，祇有兩個人還沒有來。

那時候承發吏一面指着那扇門，一面柔聲說道：「先生們，請到庭裏去罷。」

大家全走動起來，從門裏走出圍廊，再從圍廊那裏走到刑事庭去。

那個庭很大很長。一頭是一座臺，一共有三級。臺上正中放着一張桌子，上面鋪着綠呢。桌後放着三隻橡木的交背椅，椅後掛着國王的照像，用金鏡框

包着。右邊牆上掛着一個神龕，裏面放着基督帶着荆棘花冠的像。在右面放着一張檢察官的寫字檯。左面對着寫字檯，遠一點的是書記官的桌子，靠近傍聽席的是一條橡樹製的柵欄，柵欄後面就是被告的座位。右邊臺上放着兩排椅子，椅上也按高背，是預備給陪審官坐的，下邊便放着幾張爲律師用的桌子。這間大廳被柵欄分爲兩段，以上所說的都是前一段的情形。後一段放着許多椅子一排一排往上高，直到後面牆根爲止。那些陪審官走進來的時候，後面傍聽席上正坐着四個婦人，那種打扮和態度都和工廠裏女工或僕婦相仿，傍邊還坐着兩個男子，大概也是工人，正在那裏驚訝廳裏陳設的莊嚴，互相切切細語。

陪審官剛進來，承發吏就匆匆走到大廳中央，大聲喊道：「開庭了！」看那樣子，彷彿有心要恐嚇傍聽人似的。

於是大家全立將起來，推事們也已走到臺上來：頭一個是美鬚的首席推

事，第二個就是那個戴着金絲眼鏡，神氣頹唐的推事，他現在更加心裏發秋，因為剛纔他遇見他的小舅子，他是司法官候補員，對他說適纔他到姊姊那裏去，他姊姊對他說今天不預備飯。當時他小舅子對他笑着說道：「那末想來祇能上酒館去吃了。」他還說道：「這個沒有什麼可笑啊！」其實心裏正難受得厲害。

第三個出來的就是那個時常遲到的瑪脫魏，尼其基慈，——他臉上也有鬍鬚，一雙眼睛很大，又很慈善。他時常鬧着肚痛，所以依着醫生的勸告，從今天起實行新制度，但是這個新制度竟使他留在家裏比往常更加久些。現在他走到臺上去，正放出那聚精會神的態度，因為他有一個習慣，就是用各種方法來猜度他自己所設想的問題。現在他正猜度着，如果從辦公室門那裏到臺上椅旁的步數用三來除，可以除得盡，那末這種新制度可以醫好他的肚痛；如果除不盡，那末醫不好。步數一共是二十六，可是他又走了一小步，所

以整整二十七步走到椅子那裏。

首席推事和推事們都穿着沿金邊的制服走到臺上來；他們的容貌都很莊嚴。他們自己也覺得這個所以低着眼皮，匆匆坐在綠呢桌後的椅上，桌子上放着一隻墨水瓶，幾張潔白的紙，和新修齊的各種鉛筆。副檢察官也跟着那些推事一塊兒走進來。他還是很忙的走着，腋下挾着一個紙夾，揮着手兒，走到窗傍自己位置上去，立刻埋頭下去看閱公文，一分鐘間都想利用着，以預備案件。這個檢察官僅祇出庭四次。他這個人很愛名譽，決定盡心行使自己的職務，所以他以為凡他所能告發的事件他都要實行告發。這件毒藥案他已經知道個大概情形，已經擬好發言的計劃，可是他還要得一點證據，所以在那裏忙忙查閱文件。

書記官坐在臺上對面的盡頭處，已經預備許多應該朗誦的文件，所以在那裏閱看昨天收到的一本外國書籍。他打算同那個大鬍子的推事談論這

本書籍，因為那個推事平常很贊成他的意見，所以他在談話以前想細細同這本書籍認識一下。

第八章

首席推事看了這件文書，問了書記官和承發吏幾句話，得着肯定的回答後，就分咐把被告帶進來。柵欄後的門一會兒開了，走進兩個戴着帽子，佩着佩刀的憲兵，跟着進來一個臉上滿着豆斑點的男子，和兩個婦女。那個男子穿着很長並且很寬的囚衣。他走進來時，並不向問官和傍聽人看望，祇注意着他所繞過的椅子。繞過那個椅子，便小心謹慎的坐在邊上，把地位留給別人，這纔向首席推事看了一下，臉頰上筋肉動將起來，彷彿在那裏小聲說話。跟着他進來的是個年紀不很輕的婦人，也穿着身囚服。這個婦人的頭髮着囚人用的三角布，臉色灰白，沒有眉毛和眼毛，一雙眼睛却是紅的。這個婦人看來態度十分安閒。當她走到自己座位上的時候，她的衣服被什麼東西絆

住，她却不慌不忙的把他弄出來，隨着就坐下去了。

第三個被告就是瑪司洛娃。她一進來，廳裏所有男子的眼睛隻隻都轉到她身上去，看見她雪白的皮膚，烏黑的眼睛和在衣裳底下高凸出來的胸脯，不由得愛不忍釋起來。竟連憲兵看見她在自己面前經過，便也目不轉睛的望着她，直望到她坐下去，纔覺得自己有點違法，趕緊回過頭去，望着前面的窗。

首席推事在那裏等着被告占位置，等到瑪司洛娃坐好，又對書記官說了幾句話。

於是開始平常的訴訟手續：先點請陪審官的人數，後來就討論未到的人處治的辦法，罰金多少，又決定那請假的人的准駁，並把預備人員補充未到的人。後來首席推事折好票子，放到玻璃瓶裏去，把制服袖子擡起一點，抽出其中二張票子，拆開來，念將出來。以後他便把袖口重新擡下，分付牧師頭音

審官去發誓。

那個牧師是個老人，臉色黃而發白，並且發腫，穿着件栗色的袈裟，胸間掛着一個金十字架，還有一個小寶星釘在袈裟側面。當時他慢慢跨起袈裟底下的一雙腫腿，走到牆隅神像底下。

陪審官全都立起來，擁擠着走到他那裏去。

牧師一面說道：「請罷！」一面用手摸着自己胸間的十字架，等着那些陪審官來到。

當陪審官全都順着階梯走到臺上來的時候，牧師便低着他那禿頭，一邊用手理着那白髮，一邊對着這些陪審官。

這個牧師已經服務了五十六年，再過四年便打算舉行五十年紀念；因為那地方祭司長不久也會舉行過一次，所以他想效法。從地方審判廳成立以來，他就在那裏服務，經他領着發誓的無止幾萬人，這個他常引以自傲，而他

在龍鍾的年紀還能這樣勞苦，他以為很對得住教會、祖國，和自己的家庭，他爲他家裏除去房產，還擇下三萬多資財。

當時牧師把一隻手擡起來，手指彎到手掌上面，提着破鑼似的聲音，慢吞吞的說道：『擡起右手來，手指放得像我一般。現在跟着我說話。……全能的上帝，現在我在你的十字架面前虔誠發誓，關於……』說到這裏，他停頓了一下，忽然看見一個少年還垂着手，便對他說道：『把手擡將起來，不要放下去；……』隨着又說道：『關於這件事情，關於……』

那個長鬚鬚的代表先生，大尉和商人等都依着牧師的辦法，把手舉着，把手指彎着，彷彿特別的高興，別的人就有點不大願意，彷彿勉強依從的樣子。有些人高聲的念着，露出一種神氣，彷彿說：『我現在也會念啦！』有些人却祇放出細微的聲音，落在牧師的後面念，後來又彷彿有點害怕，便趕上他去；有些人很緊的彎着手指，唯恐其釋放，有些人却釋放着手指，重又彎過來。發

誓以後首席推事又請那些陪審官選出一個首席來。當時他們就立起身來，擁到會議室去。在那裏他們大家都取起煙捲來抽着。有人提議請那個代表先生做首席，大家立刻都贊成，便把煙捲弄滅了扔掉，回到大廳裏去。新選的首席對首席推事報告何人當選，大家全又回到原位上去坐着。這些事情辦得都很迅速並且莊嚴，沒有一點阻礙，而這種行動的合法、順序和莊嚴，能使在場的人都得着快樂，並且使他們相信自己在那裏做正當的、重要的公共事業。這種情感南赫留道甫也感受出來。

陪審官坐定後，首席推事對他們演說了一番，講的都是關於他們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的事情。他說話時候，時常變換他的姿勢：一會兒靠着左手，一會兒靠着右手，一會兒倚在椅背上，一會兒倚在椅柄上，一會兒拿着文書的邊背，一會兒按着裁紙刀，一會兒摸着鉛筆。

據他所說的話，他們的權利是他們能够由首席推事那裏審問被告，能夠

有紙和鉛筆，能夠檢查物證。他們的義務是應該公平判斷。他們的責任是如果

大家全很恭敬的聽着。那個商人一面吐出酒氣，還極力忍住打膈，一面聽着首席推事的話，聽一句，點一下頭，表示贊成的意思。

第九章

首席推事演說講完，就對着被告說道：「西蒙，喀其金，立起來。」

西蒙倏地立將起來。臉上的筋肉跳動得越發快了。

首席推事問道：「你的名字叫甚麼？」

那個被告發出響亮的聲音答道：「西蒙，彼得洛甫，喀其金；」看那樣子，顯見得他事前一定預備過。

「什麼出身？」

「農人。」

「那一省，那一縣人？」

「圖里省，克拉品文縣，庫平鎮，鮑爾喀村。」

「你多少歲數？」

「三十四歲，生在一千八百……」

「信什麼宗教？」

「俄教，正教。」

「有妻子麼？」

「沒有。」

「做什麼事情？」

「在瑪佛利泰納旅館裏廊下執業。」

「以先沒有受過審判麼？」

「沒有，因為我以先住在……」

「以先果真沒有受過審判麼？」

「決沒有。」

「告發狀抄件收到了沒有？」

「收到了。」

「請坐。」——首席推事又對第二個被告說道：「葉菲米，伊溫諾夫納，鮑慈柯娃。」

可是西蒙依舊站在那裏，擋住鮑慈柯娃。

「喀其金，坐下！」

喀其金還是站着。

「喀其金，坐下啊！」

可是喀其金依舊站着，後來承發吏跑來了，低着頭，勉強瞪着眼睛，輕聲說道：「坐着；坐着；」他纔趕緊坐下來，像他立起來時一般的快，又在那裏寂無

聲息的動他的臉頰。

首席推事疲倦得嘆了一口氣，對第二被告說道：「你的名字呢？」說話的時候並沒有望着她，祇在放在前面的公文上留心閱看。因為這種事情他早就辦得十分慣熟，所以爲事情的迅速進行起見，他能同時做兩件事情。

鮑慈柯娃年四十三歲，籍隸柯洛門地方的町女，職業是瑪佛利泰納旅館裏的僕役。未曾受過審判和檢查，告發狀抄件已收得了。他回答得句句很有膽量，毫無一點畏縮之態。說完後，也不等人家的分咐，自己立刻坐下。

首席推事又問第三被告道：「你的名字呢？」問完，看見瑪司洛娃還坐在那裏，便柔聲說道：「應該立起來啊。」

瑪司洛娃趕緊立起來，挺高着胸脯，帶着舒開的態度，並不回答，祇朝首席推事的臉，用合情欲笑的一雙媚眼望着。

首席推事又問她道：「叫什麼名字？」

她趕緊回答道：「我名叫留巴菲。」(註二)

那時候南赫留道甫正戴上眼鏡，在那裏看着他們受審問時的情景；當時他對着那一個被告目不轉睛的望着，心裏想道：「不能是她麼。」後來聽見她的答話，又想到：「怎麼是留巴菲呢？」

首席推事正打算往下問去，可是那個戴眼鏡的推事阻止着他，輕輕說了幾句話，露出生氣的樣子。首席推事點了點頭，表示贊成的意思，又對被告問道：「怎麼叫做留巴菲呢？你以前登記的名字不是這樣的。」

被告嘿着聲不發一言。首席推事又逼着問道：「我問你，你的真名字是什麼？」那個生氣的推事又問道：「洗禮時題什麼名字？」被告答道：「以前我叫做喀德隣。」

南赫留道甫嘴裏還在那裏自語道：「這個不能啊！」心裏却已經很明白

(註一)「留巴菲」(Лобовъ)俄語，義作「愛情，係嗎司洛娃爲娼時所起的名字。」

的知道這個人就是那個爲他曾經愛戀過的女郎，以後爲着一種無意識的思想竟把她拋棄，從此就未曾記憶她起來，因爲這種記憶，能使他心裏痛苦，能使他證明自己的罪狀，並且顯出他平素以正直自傲的，其實不但不正直，反同着婦人發生這種卑賤的行爲，所以他絕對不願意憶起這件事情。

這個果真是她。現在他已能看出她特別的，神祕的，和別人不同的，唯一不再的特色。雖然她的臉十分肥胖，並且白得不大自然，可是這種可愛的特色在臉上，唇間，斜視的眼睛，一言一笑，一舉一動，都能明白的顯出。

首席推事越加柔聲說道：「那末你也須說啊。父名叫什麼？」

瑪司洛娃答道：「我是私生女。」

「那末依教父的名字叫做什麼？」

「米海洛娃。」

南赫留道甫聽到這裏，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依舊想道：「她犯了什麼事情？」

呢？」

首席推事往下問道：「你的姓是什麼？」

「瑪司洛娃。」

「出身呢？」

「町女。」

「是信奉正教麼？」

「正教。」

「職業呢？做什麼事情？」

瑪司洛娃。嘿着聲。不說話。

首席推事又問道：「做什麼事情？」

她纔說道：「在班子裏。」

那個戴眼鏡的推事嚴聲問道：「在什麼班子裏？」

瑪司洛娃含着笑說道：「那個你自己也能知道。」說着，向四面望了一下，又向首席推事的臉上望着。

那時候她的臉色上顯出種不平常的樣子，說話的意義裏，含笑裏和向廳裏四圍的看望裏都含着種又可怕又可憐的神氣，首席推事不由得臉紅起來，大廳裏一時竟顯出完全的寂靜。忽地衆人中有人嗤的笑了一聲，這纔把寂靜破除了。又有人嘶嘶的叫了一聲，首席推事便擡起頭來，繼續問話。

「未曾受着審判和檢查麼？」

瑪司洛娃嘆了一口氣，輕聲說道：「沒有。」

「告發狀抄件收到了沒有？」

「收到了。」

首席推事說道：「請坐罷。」瑪司洛娃聽着，便把裙袴提在後面，彷彿盛裝婦女整理後衣長尾時一般模樣，隨着坐下去，把一雙又白又小的手縮在袖

子裏面，依舊目不轉睛的，看着首席推事。

於是開始點清證人名數，又叫他們退席，還決定請審查醫生進來。書記官立起來，朗讀告發狀。他讀得十分清切並且響亮，不過微嫌太快些，竟使說話的聲音變為一片連續不斷的了。那些推事有的靠着椅背，有的伏在椅背上，有的閉着眼睛，有的張着眼睛，互相喃喃着說話。一個衛兵站在那裏，屢次要打哈欠，却極力忍住。

被告中喀其金還不住的動着兩頰。鮑慈柯娃坐在那裏，却很安閒，有時便用手指搔自己的頭髮。瑪司洛娃一會兒不動的坐在那裏，聽書記官朗讀，還看着他，一會兒抖索了一下，好像要說什麼話出來，臉紅了，後來只得深深嘆了一口氣，變更兩手的地位，四面望了一下，又看着那個書記官。

南赫留道甫坐在第一排邊上，第二隻高椅子上，還戴着眼鏡，望着瑪司洛娃，他的心靈裏正進行着複雜的，並且痛苦的工作。

第十章

告發狀如下：

「一千八百某年正月十七日庫爾庚地方二等基爾特商人費拉勝特，埃梅達諾維奇，司梅里闊夫暴死在瑪佛利泰納旅館中。第四區警察醫生驗明係飲酒過多遂使心腸炸烈，卽以致死。其屍體已下土埋葬。

「過了幾天，司梅里闊夫的鄉友商人提摩行自彼得堡回來，查悉司梅里闊夫死時相關的事實，疑係被人毒死，以便劫取財物。預先檢查的結果，發見疑惑的地方如下：

(一)司梅里闊夫死前曾向銀行支取現銀三千八百盧布。死後檢查他的財產，所存者祇有三百十二盧布十六哥幣。

(二)死前一日夜，司梅里闊夫與娼妓留巴菲即葉卡答鄰，瑪司洛娃在基泰娃班子裏和在瑪佛利泰納旅館裏，相偕不離。當司梅里闊夫不在旅館時，留

巴菲會受司梅里闊夫的委託，從班子裏前往旅館裏取錢，用司梅里闊夫給他的鑰匙開那箱子，纔把錢取出來，那時候該旅館的僕人葉菲米、鮑慈柯娃和西蒙，喀其金亦一同在場。瑪司洛娃開箱時，傍邊站立着的兩僕會看見一大捲百盧布一張的鈔票。

(四)司梅里闊夫同着留巴菲從妓院裏回至旅館後，留巴菲依從僕人喀其金的勸告，把一杯葡萄酒給司梅里闊夫吃，裏面放着一點白粉，也是喀其金所給。

(四)次晨留巴菲把一隻金剛鑽戒指賣與自己的主婦，基泰娃班子的證人，既是司梅里闊夫賞給她的。

(五)瑪佛利泰納旅館內女僕葉菲米、鮑慈柯娃用自己名義存一千八百盧布於當地商業銀行。

「於是經法庭醫生的檢察，解剖屍首，把司梅里闊夫內部作化學的研究，

發現在死人機體裏委實有毒，所以決定這個人是被毒死的。

「但是被告瑪司洛娃，綽號留巴菲，鮑慈柯娃和喀其金都不承認自己有罪，他們的供詞如下：

(一)瑪司洛娃供稱梅里闊夫商人在她所住的基泰娃班子裏時，確曾被遣至瑪佛利泰納旅館取錢，但依照了他吩咐，祇取了四十盧布，多一個錢都不拿，就把箱子鎖好，這種情形鮑慈柯娃和喀其金都在傍親眼看見，可為證明。以後第二次回到旅館時，也確會聽着喀其金的指使，把催眠粉末放在葡萄酒裏給司梅里闊夫服飲，以便使商人安睡，早早放她走。至於司梅里闊夫所以把戒指贈給她的緣故，因為他打了她一下，她哭着要走，所以經他親自把戒指送給她。

(二)葉菲米，鮑慈柯娃供稱她絕對不知道失去銀錢的事情，並且也未會進入商人室內，祇是留巴菲一個人在那裏主持，所以如果商人的錢財被人偷

竊，那末一定是留巴菲在帶着商人鑰匙來取錢的時候所偷去的。」

讀到這個地方，瑪司洛娃抖索了一下，張大着嘴，望着鮑慈柯娃。

書記官繼續念下去道：「關於葉菲米，鮑慈柯娃把一千八百盧布她用自已名義存入銀行一節，問她錢從何處取來，她供稱這是她同西蒙，喀其金歷十二年來積聚而成的，因為她預備總給他。西蒙在初次供詞裏曾承認瑪司洛娃帶着鑰匙到旅館裏來時，確實指使着他和鮑慈柯娃三人偷竊銀錢，一同分贓。他也承認曾把粉末交給瑪司洛娃，使商人睡眠；可是在第二次供詞裏却把偷錢和授粉末兩節完全否認自己參與其事，全推在瑪司洛娃一人身上。關於把銀錢存入銀行一節，他的供詞和鮑慈柯娃所供的相同，說這是他們兩人十二年來經旅客們賞賜的錢逐漸積攢而成的……」

告發狀裏以下所描寫的是對審的情形和各證人的供詞。

告發狀的結束如下：

「二等基爾特商人耽於酒色，和基泰娃班子裏妓女瑪司洛娃綽號留巴非者有染。一千八百八十某年正月十七日，該商既向該女取得特別的情慾，便遣該女攜帶箱上鑰匙，前往己所居住的旅館中，取出應需作請客之錢四十盧布。該女既至其處，取得銀錢後，即商同鮑慈柯娃和喀其金偷竊所有金錢財物，互相均分。瑪司洛娃聽到這裏，抖顫了一下，面大頰，幾乎跳躍起來，嘴裏喃喃說話，承發吏禁阻之始已。偷竊之事既由三人共同實行，留巴非得鑽石戒指一枚，或亦會分得款額若干，此款或已藏匿，或已丟失，因瑪司洛娃即留巴非當時正處在不清醒的地位。其後爲消滅犯罪痕跡起見，該三共犯決定把商人司梅里闊夫引到旅館裏自己房間內來，用喀其金所有的砒霜毒死。所以瑪司洛娃懷着這個主意，重行回到基泰娃班裏去，極力勸司梅里闊夫同她一塊回到瑪佛利泰納旅館去。司梅里闊夫既回，瑪司洛娃從喀其金處取得一種粉末，便把他放在酒裏，給司梅里闊夫喝飲，遂以致死。

「據上所述，鮑爾喀村農民西蒙，喀其金，年三十三歲，町女葉菲米，伊溫諾米納，鮑慈柯娃（年四十三歲）和町女葉卡答隣，米海洛娃，瑪司洛娃（年二十七歲）已受告發，謂一千八百八十某年正月十七日彼等相約偷竊司梅里闊夫之銀錢與戒指，計值二千五百盧布，又欲陰謀害該商生命，乃飲以毒藥，遂以致死。

「此種犯罪應依據刑律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辦理之。是以根據刑事訴訟律第二百零一條之規定，被告西蒙，喀其金，葉菲米，鮑慈柯娃與葉卡答隣三人應受陪審官參與之地方審判廳之審判。」

書記官讀完極長的告發狀，便把那幾篇紙折好了，坐在原位上面，用兩手理着自己的長頭髮。衆人都很輕舒的呼出一口氣來，個個都承認現在就要開始審問，那末一切事情都能明白查究出來，而公理也就得以昭彰，却祇有南赫留道甫一人未曾感着這種情感；他心裏正極恐懼，十年前他所認識的

純潔清白的女郎瑪司洛娃何以能做出這種事來。

第十一章

告發狀既讀完，首席推事同別個推事商量了一下，便對西蒙說起話來，說話時候的態，度彷彿極顯明的說現在我們一定能用極詳細的方法知道所有事情了。

他當時把身軀微向左邊斜倚着，開口說道：「農人西蒙，喀其金。」

西蒙立起來，伸着兩手，身軀向前凸着，不住的動那兩頰。

首席推事道：「你被告發在一千八百八十某年正月十七日，和鮑慈柯娃、瑪司洛娃同謀，從商人司梅里闊夫的箱裏偷竊他所有的銀錢，以後又取出砒霜來勸瑪司洛娃和在葡萄酒裏給司梅里闊夫喝，司梅里闊夫因此就死去。你自己承認這個罪麼？」

「這個決不能，因為我的事情在於伺候客人……」

「這個你以後再講。你承認自己的罪麼？」

「決不。我不過……」

首席推事放出溫和，却極堅決的聲音復言道：「這個以後再說。你承認不承認自己的罪？」

「我不能夠做這件事情，因為……」

承發吏趕緊走到西蒙面前，低聲阻止着他。

首席推事覺得這件事情現在業已告終，便把那隻拿着公文的手肘放置別處，對着鮑慈柯娃說道：「葉菲米，鮑慈柯娃，你被告發在一千八百八十某年正月十七日在瑪佛利泰納旅館裏，同着西蒙和瑪司洛娃一塊兒向司梅里闊夫商人箱子裏偷竊銀錢和戒指，平均分贓，又爲隱匿自己犯罪起見，進毒藥與司梅里闊夫吃，該商因此致死。你承認自己的罪麼？」

被告很勇敢，很堅決的說道：「我並沒有什麼罪。我連那一號房間裏都沒

有進去過……這個娼婦已經走進去，那末一定是她做的事情……」

首席推事連軟帶硬的說道：「這個你以後再說。那末你不承認自己的罪麼？」

「不是我取的錢，不是我進的藥酒，我連房間裏都沒會進去。如果我在那裏，我一定要把她轟出去。」

「你不承認自己的罪麼？」

「決不承認。」

「很好。」

首席又對第三個被告說道：「葉卡答隣，瑪司洛娃，你被告發，你帶着商人司梅里闊夫箱上的鑰匙，到瑪佛利泰納旅館房間去偷竊箱裏的錢和戒指，和同謀人平均分配所竊的錢物，後來又同司梅里闊夫來到瑪佛利泰納旅館，給司梅里闊夫進毒酒，他吃下去，就死了。你承認自己這個罪麼？」首席推

事在說這段話中間還引耳聽着一個推事在那裏說依照物證清單還缺少玻璃杯的話；他一面聽着，一面說着，彷彿背熟的功課一般，說得一點也沒有錯誤。

她趕緊說道：「我一點也不犯什麼罪。我以前說過，現在還是說：我沒有取，沒有取，沒有取任何東西，至於戒指，那是他自己給我的。」

首席推事又問道：「你不承認自己偷竊二千五百盧布的罪麼？」

「我已說過，除去四十盧布以外，絕無所取。」

「唔，但是關於在葡萄酒裏放着粉末給司梅里闊夫吃的一段事情，你不承認自己的罪麼？」

「這是我承認的。不過我以為這是人家對我說的睡眠藥，吃下去決沒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我既不存心這樣想，更不願意這樣做。我不願意——這是在上帝面前可以說的。」

首席推事又說道：「這樣講來，你不承認自己偷竊商人司梅里闊夫的銀錢和戒指；但是你承認給藥粉麼？」

「自然承認，不過我以為這是睡眠藥。我給他吃，不過是使他能夠熟睡，我正不願意，並且不想這件事情呢。」

首席推事說道：「很好；」看那樣子，彷彿很滿意所得的結果，又往後仰着背，把兩手放在桌上，說道：「請你講所有這件事情的經過。你能够老老實實承認，那末你的地位也許可以減輕。」

瑪司洛娃却還一直望着首席推事，不說一句話。

「告訴我所有這些事情。」

瑪司洛娃急忙說道：「所有這些事情？我走到旅館裏去，人家領我到那一號房間裏去，他正在那裏，已經喝得很醉。——她帶着特別的恐怖樣子，張大着眼睛，說出這個「他」字來。——我打算走，可是他不放我。」

她說到這裏忽然停頓住了，彷彿丟失話的連鎖，或者在那裏憶起別的事

情。
「唔，以後呢？」

「以後麼？以後就住在那裏，又回家去了。」

那時候副檢察官立起來半截身體，很不自在的把一隻手靠在桌上。

首席推事說道：「你願意有所問話麼？」副檢察官答應說是的，首席推事，就點了點頭，表示他能夠問話。

副檢察官並不向瑪司洛娃看望，却說道：「我要提出一個問題：被告原先同喀其金認識麼？」問完，就咬緊着嘴唇，皺着眉頭。

首席推事把這個問題重復提了一下。瑪司洛娃很害怕的看着副檢察官，說道：「同西蒙麼？從前是相識的。」

「我現在願意知道，被告同喀其金相識的原因何在？他們時常相見麼？」

「相識的原因麼？他曾請我去侍候客人，別的沒有什麼關係。」說着，很不安的用眼睛從檢察官看到首席推事，又從那裏看過去。

副檢察官閉着一下眼睛，却帶着種狡猾的笑臉，問道：「我願意知道，爲什麼喀其金特別叫瑪司洛娃來侍客，却不叫別的妓女呢？」

瑪司洛娃答道：「那個我不知道。願意叫誰，就叫誰。」說着，很害怕向四圍看望了一下，又把目光轉在南赫留道甫身上一會兒。

南赫留道甫很恐怖的思想：「難道她已經知道了麼？」那時候他覺得血傾在他的臉上；可是瑪司洛娃並沒有看出他來，立刻回轉身去，望着副檢察官，帶着恐懼的態度。

那時候副檢察官說道：「被告不是否認她同喀其金有一種親密的關係麼？很好。我也沒有什麼問的了。」

副檢察官立刻從辦公桌上放下手來，在那裏寫起字來。其實他並沒有寫

什麼，却祇用鋼筆描那張紙上的字母，但是他看見別個檢察官和律師在巧妙的問話後，時常把那能夠攻倒對手人的注意點記將下來，所以他也這樣辦起來了。

首席推事並不立刻對被告問話，因為那時候他正在問那個戴眼鏡的推事對於以前所設，所寫的問題同意不同意。

後來他又問下去道：「以後怎麼樣呢？」

那時候瑪司洛娃看着首席推事一個人，膽子已經比較大些，便說道：「我回到家裏，把銀錢交給主婦，便去睡覺。剛纔睡熟——我那丫頭白爾泰即來把我叫醒。她說道：「快去，你那商人又來了。」我不願意出去，可是主婦命我出去，所以我就出去了。他，他言「他」字時，語句裏帶着恐怖的聲音，正在那裏灌酒給我們那些姑娘喝，以後又要叫人去買酒，可是他的錢已經都沒有了。那時候他就叫我到他旅館裏所住的房間去。又吩咐我錢放在什麼地方，

「一共拿多少錢。我就到那裏去了。」

那時候首席推事正同那個坐在左邊的推事輕聲說話，並沒有聽見瑪司洛娃所說的話，可是爲表明他全都聽見，所以便把她末一句話重複了一遍。他說道：「你去了。唔，怎麼樣呢？」

「我去了，依着他所吩咐的事情辦去。並且房間裏也不是我一個人去的，會叫了西蒙和她同去。」說時，指着鮑慈柯娃。

鮑慈柯娃說道：「她在那裏胡話，我進都沒有進去……」她還要說下去，已經被人禁阻。

瑪司洛娃皺了皺眉頭，並不看鮑慈柯娃，又說道：「我在他們兩人面前取了四張紅色鈔票。」

檢察官又問道：「被告取四十盧布的時候，沒曾留意一共有多少錢麼？」
檢察官對她問話的時候，瑪司洛娃不由得抖索了一下。她並不知道這是

怎麼會事，却覺得他是要陷害她的。

「我並沒有數，祇看見一百盧布的銀幣不少。」

檢察官便道：「這樣說，被告曾見過有百元盧布了，——別的我沒有什麼問題。」

首席推事一面看着時計，一面繼續問道：「唔，怎麼樣，你都送到了沒有。」

「送到了。」

首席推事問道：「唔，以後呢？」

瑪司洛娃道：「以後他又帶着我一塊兒去了。」

首席推事又問道：「那末你怎麼把粉末放在酒裏給他呢？」

「怎麼給他？放在酒裏，就給他了。」

「爲什麼你給他呢？」

她起初不去回答，祇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停頓了半天，纔說道：「他老不放

我走，我同他在一塊兒真是受苦。於是我就走到圍廊上來，對西蒙說道：「怎麼不放我走呀。我累死了。」西蒙說：「我們也很討厭呢。我想把催眠藥給他吃；他一睡，你就可以走了。」我以為這個不是毒藥。他就給我一包紙。我走進房去，他正躺在屏風後面，當時分吩咐取酒來喝。我就從桌上把一瓶香檳酒取來，倒了兩杯，——一杯給他喝，一杯自己喝，就在他那杯裏放下粉末，遞給他喝了。如果我知道，我還能給他麼？」

首席推事問道：「你那裏怎麼會有戒指呢？」

「戒指是他自己贈給我的。」

「他在什麼時候贈給你的？」

她說道：「當我同他回到旅館去的時候，我打算走開，他便在我頭上擊了一下，把木梳打折了。我就生氣起來，立刻就要離開那裏。他便從手指上取下一個戒指，送給我，叫我不要走。」

那時候副檢察官又立起來，帶着那種又像真，又像假的態度，請求許他再提出這個問題，既得着允准，就低着頭說道：「我願意知道被告在商人司梅里閣夫的房間裏坐多少時候？」

瑪司洛娃又恐懼起來，用一雙眼睛很不安的從副檢察官身上轉射到首席推事身上，急言道：「不記得多少時候了。」

「但是被告記得不記得，當她從司梅里閣夫那裏出來的時候，到過旅館裏別個地方去麼？」

瑪司洛娃想了一想，說道：「到過和那間房相鄰的空屋裏去過。」
副檢察官顯出極注意的樣子，問道：「爲什麼你到那裏去？」

「我到那邊去等馬車。」

「但是，喀其金同被告在過一間房子裏麼？」

「他也去了。」

「作什麼他去？」

「商人還剩一點香檳酒，我們兩人一同喝盡他。」

「啊！一同喝盡！很好。但是被告同西蒙講話沒有講的什麼話？」

瑪司洛娃忽然皺着眉頭，臉大頰，趕緊說道：「講什麼話，我一點也記不得了。你打算把我怎麼樣。我不錯，也就完了。我別的沒有話說。所有事情，全都講完了。」

檢察官對首席推事說道：「我別的沒有什麼話說了，」說着，很不自然的擡着肩膀，趕緊在自己說話的大意上註着被告供認自己會同西蒙到過空屋裏去的話。

大衆都寂靜着。首席推事又問道：「你沒有別的話說麼？」

瑪司洛娃答道：「我全說完了；」說着，嘆了一口氣，坐將下去。

首席推事在紙上寫了幾句話，聽着左邊那邊推事耳語了一下，便宣告休

息十分，說罷，急匆匆立起來，走出去了。

陪審官、律師和證人等都跟着推事們走出去，四處走散着，心裏面都覺得已能把重要事情的一部分了結，所以很快活。

南赫留道甫進入陪審官室，坐在那邊窗傍。

第十一章

不錯，這個婦人實在是喀瞿莎。

現在且把南赫留道甫同喀瞿莎的關係詳細敘述一下：

南赫留道甫第一次見喀瞿莎，正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那時候他正預備著論土地私有的論文，夏天便住在姑母家裏，遂和喀瞿莎相識。平常夏天他總同母親和姊姊住在莫斯科近處母產所在的地方。那一年他姊姊出嫁了，他母親到外國去洗浴。南赫留道甫却打算做論文，所以他決定到姑母家裏去歇夏。那個地方十分偏僻，十分安靜，沒有可消遣的方法；兩個姑母都很愛

自己的姪子和承繼人；他也極愛他們，尤其愛他們生活的老舊和簡單。

南赫留道甫住在姑母家時，心裏十分快樂，那時候他初次不用別人指示，而自覺出生命的美和重要，以及生命裏所許於人類的專業，的偉大，又見出無盡的完成自己，和全世界的可能，所以對於這種完成的事業，不但懷着希望，並且十分深信，能夠達到自己所想像的目的。在這年上他在大學裏念完了斯賓塞的『社會平均論』，斯賓塞對於土地私有的理論他讀着得着很多強烈的印像，尤其因為他是大田主的兒子，他的父親不太有錢，可是母親却取得一萬畝田地作莊園。那時候他初次明白所有私有田主的不公平，他看見有些人以道德要求的犧牲為高尚的，精神的愉快，他也願意做這種人，所以他決定不去享受土地所有權，當時就把他父親遺下來的田地分授給農人。他就為這個題目，在那裏草一篇論文。

他那時候起得很早，有時竟在三點鐘就起來了，日出以前到山下河中去

洗浴，有時還趁着朝霧初起的時候走出去，回來時候，花草上面的露水還未乾盡。早晨喝完咖啡，他坐下來著論，或讀關於著文的材料，可是除去讀書著文以外，他也時常再從家裏走出來，在田地裏，樹林裏閒走。飯前在園中少眠片刻，飯食之時每喜歡用自己的高興態度，以博兩位姑母的笑樂，以後或騎馬，或泛舟，晚上又讀起書來，或者同兩位姑母一塊兒鬪紙牌。每逢月夜，時常不能成眠，因為能感受著很大很動人的生命之快樂，所以不肯入睡，在園中走到天明，發生許多幻想和思想。這就是那一夏南赫留道甫在姑母家裏所過每日的生活。

他第一月住在姑母家裏的生活是很幸福，很平安的，一點也不注意於那個半丫頭，半養女，黑眼，快腿的喀瞿莎。

南赫留道甫在母親的羽翼底下養成，到十九歲還是個完全清白的少年。他所幻想的婦人，祇是做人的妻子。那些婦人，據他意思不能做他妻子的，他

看。來。不。是。婦。人，却。是。男。人。恰。巧。夏。間。升。天。節（註二）的。時。候，隣。家。婦。人。帶。着。兩。個。女。兒，一。個。中。學。學。生，和。一。個。住。在。隣。婦。家。裏。的。鄉。間。美。術。家。到。姑。母。家。裏。來。

茶。後，他。們。大。家。聚。在。屋。前。已。割。的。草。地。上。做。捉。人。游。戲。喀。瞿。莎。也。被。叫。來。同。戲。幾。次。以。後。輪。到。南。赫。留。道。甫。和。喀。瞿。莎。同。跑。南。赫。留。道。甫。本。來。很。喜。歡。和。喀。瞿。莎。相。見，可。是。他。萬。想。不。到。他。們。兩。人。中。間。會。發。生。若。何。特。別。的。關。係。

那。個。高。興。的。美。術。家。正。當。捉。人。的。人，他。那。雙。又。短。又。曲。又。強。健。的。腿。跑。得。異。常。迅。速，當。時。他。說。道：「唔，這。兩。個。人。正。是。不。容。易。捉。住。的。了，除。非。是。跌。下。地。來。」

「就是這樣，你也不會捉住人家。」

「一——二——三——」把手掌拍了三下。



（註一）升天節為基督教堂極重要的一個節期，在耶穌復活節後第四十日舉行，時在五月中旬，此節期之用意為記念救世主（即耶穌）在地上最後的一件故事。詳見新約馬太福音第十六章，及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喀瞿莎勉強忍住笑，同南赫留道甫兩人互相急急的換掉位置，用着她強壯粗糙的纖手握著南赫留道甫的大手，向着左面跑去，漿硬的褲子跑起來吱吱作響。

南赫留道甫跑得很快，他不願意被美術家所降服，所以用全力往下跑去。後來他回頭一望，看見美術家正追着喀瞿莎，喀瞿莎也跨着年輕，有彈性的腿步，向左邊跑着，不肯被他捉去。前面有一塊丁香樹臺，沒有人在這個臺後跑着，喀瞿莎當時向南赫留道甫望了一下，以首示意，叫他跑到臺後去。南赫留道甫明白他的意思，便跑到那邊去了。不料在臺後橫着一條淺溝，溝上生着許多荆棘，他一個不留神，竟跌倒在地上，雙手爲荆棘刺得極痛，又被晚上所降的露水弄溼，趕緊起來，自己不免覺得好笑，就跑到清潔的地方去了。

喀瞿莎堆着笑臉，一雙黑得像溼野李的眼睛閃閃不已，迎面向他跑過來。他們就拉着手，一塊兒跑下去。

喀瞿莎說道：『你被荆棘刺痛了啊！』說着，就用一隻自由的手整理那蓬散的髮辮，深深的呼吸着，臉上含着笑，直看着南赫留道甫，從底下往上。

南赫留道甫笑着說道：『我竟不知道那邊有一條小溝，』說着，並不把她的手放鬆。

她靠在他身上，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事，竟把一張臉兒湊將上去，她並不退開。他就堅握着她的手，用嘴唇親了一下。

她說道：『你怎麼這樣啊！』說罷，急忙忙脫了手，離開他跑了。跑到了香樹那裏，在樹上摘下兩根白的樹枝，取來遮着那漲紅的臉頰，又回頭看了他一下，很勇敢的搖着兩手，跑回遊戲的地方去了。

從此以後，南赫留道甫同喀瞿莎間的關係，一變，在清白的少年男子和清白的女郎中間已經發生着一種特別的關係，使他們互相慕戀……

喀瞿莎一進屋來，或者遠遠地看見她的圍裙的時候，南赫留道甫就覺得

有趣，高興，彷彿太陽耀着，使他精神煥發，感出生活的樂趣。喀瞿莎那方面也是覺得如此。不但喀瞿莎在面前及近處能使南赫留道甫興奮，祇須一念着她，心裏就快活起來。南赫留道甫心裏覺得有個喀瞿莎，喀瞿莎心裏覺得有個南赫留道甫。有時南赫留道甫從母親那裏得來一封沒趣的信，或者他的論文著得不合適，或者他勾起少年時代無原因的愁悶，祇須他一想起有這麼個喀瞿莎，能夠相見，那末一天愁懷全都消滅得乾乾淨淨。

喀瞿莎每天事情總是很忙，但是她還來得及把所有事情全都做好，在閒暇時候讀書。南赫留道甫給她看道司托也夫斯基和屠格涅甫的書籍，這些書他自己剛纔念完。喀瞿莎最喜歡讀屠格涅甫的一篇名叫「寂靜」的小說。他們談話時候很少，有時在廊下相見，有時在平臺上，庭院裏，在老女僕瑪德隣，柏洛夫納的屋子裏相見，有時到前室去喝奶茶，和她相見，相見時候談話都是斷片的。這些談話如果瑪德隣，柏洛夫納在傍邊，便覺得很有趣。如果

祇有兩個人在一塊兒的時候，那末談得就很壞。眼睛閃出種和尋常不同的光，正比那用嘴說出來的話重要得多，有趣得多；他們相見不久，立刻就散開了。

這是南赫留道甫第一次住在他姑母家裏和喀瞿莎所生的關係。後來這種情形被他姑母看出來了，不由得害怕起來，竟寫信到外國葉林娜，伊溫諾夫納，南赫留道甫的母親侯爵夫人那裏，報告她這件事情。瑪麗，伊溫諾夫納，恐怕南赫留道甫和喀瞿莎已生了密切的關係。其實這是她白白擔憂；因為南赫留道甫自己還不知道他愛喀瞿莎不愛，這是那些清白的人都是如此。而他的愛情倒是爲他及她墮落的重要保障。他不但沒有肉體上占有着她的願望，並且一想他和她將能發生這種關係，立刻就恐懼起來。至於沙費亞，伊溫諾夫納却唯恐南赫留道甫具有完全果斷的性質，一愛上那個女郎，便想娶她，一概不管那女郎的出身和地位如何。這個念慮却是很有根據的。

如果那時候南赫留道甫承認自己和喀瞿莎的愛情，而人家却對他說他決不能夠，並且不應該同這個女郎聯姻，那末其結果一定使那個直爽固執的南赫留道甫決定無論是誰，祇要爲他所愛的女郎，決無不能夠和她結婚的道理。但是姑母並沒有對他說出自己的念慮，所以他直到離開這裏，並未承認自己同喀瞿莎的愛情。

他相信他對於喀瞿莎的情感，祇是充滿在他身上的生活的快樂的情感的一種表現，這種表現也爲那個可愛的、快樂的女郎所首肯。當他臨走的時候，喀瞿莎同姑母們站在臺階上，用一雙略斜的，充滿着淚珠的，烏黑的眼睛去送他。南赫留道甫也覺得捨棄一件很好，很貴重，不能再得的東西，不由得悲將起來。

他一上馬車，便喊道：『離別啦，喀瞿莎，一切惟有感謝。』

喀瞿莎柔聲答道：『離別啦，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說罷，極力忍住充滿

在她眼裏的淚珠，跑回外室裏，縱聲哭泣起來。

第十三章

自此以後，三年中間，南赫留道甫未曾和喀瞿莎見過，直到他做了軍官，前赴戰場，中途到姑母家裏去的時候，纔能重見；這時候他已經變成別一個人，迥乎和三年前夏間住在姑母家裏的人不同了。

那時候他是誠潔嚴正的少年，預備盡力去做各種善事；這時候他是個縱慾癡薄的自利之徒，祇愛自己的快樂。那時候他看神的世界是祕密的，應該用快樂竭力去解疑；這時候他看這種生命裏所有都很簡單，都很明顯，而為他所處的生命條件所支配。那時候他所認為必需並且重要的，是同自然交接，是同那些在他以前生活着，思想着，感覺着的人們（即哲學家，詩家，交接；這時候他所認為必需並且重要的，是人間的機關，是同同事們交際。那時候他看婦女是神祕的，莊嚴的東西；這時候他對於婦女的意義，除去自己家人

和友人之妻以外，十分確定就是婦女。不過是討人快樂的一種器具。那時候，他不用多少錢，母親所給的錢，不過用去三分之一，並且父親的財產他竟捨棄不取，拿去分給各農人；這時候，母親給他每月一千五百盧布，他還嫌不夠，爲着錢的事情，他還時常同他母親拌了幾回口舌。那時候，他認自己精神的身體爲「真我」；這時候，他認那強健的，敏捷的「我」爲自己。

總而言之，這種可怕的變遷發生的原因，因爲他不去相信自己，而去相信別人。所以不相信自己，而相信別人的緣故，因爲相信自己，生活便很困難；相信自己，那末各種問題的解決，不但應該圖着肉體的「我」的，利益，而以尋找小快樂爲能事，還要反對着這個肉體的「我」；相信別人，那末不必有什麼解決，所有事情全已解決了，所解決的常是反對精神的「我」，而迎合肉體的「我」。還有一層：相信自己，那末他常受着衆人的非難；相信別人，那末他常得着四圍的人的贊許。

所以當南赫留道甫思想，研究，談論上帝，正理，貧富諸問題時，——四圍的人都認這個爲不可能，爲可笑，母親和姑母還譏笑着稱他爲 *Notre cher philosophe*（我們親愛的哲學家；當他讀小說，講故事，到法國戲院去看趣劇回來，津津有味地講給別人聽的時候，大家全誇獎他，鼓勵他。當他省節用費，戴着舊帽，不肯喝酒的時候，人家都認爲奇怪，看着他做傲慢的天性，——但是當他費許多錢去打獵，或去粧飾那特別奢華的書房的時候，大家全誇他異常風雅，贈給他貴重的物品。當他操守自持，打算在結婚以前不和婦女來往的時候，親戚們都怕他失害健康；可是當他做了真正的男子，奪去同學所鍾愛的一個法國婦人的時候，他母親一知道這個消息，不但不生氣，反倒歡喜起來。至於他同喀瞿莎的關係，他母親想起來就害怕，不敢同他說這件事情，恐怕因此要引起他娶她的思想。

當南赫留道甫成年以後，認土地私有爲不正當，把所有從他父親承繼下

來的田地分散給農人的時候，——這種行為很引起他母親和親戚的恐慌，時常作為親友間責備他，嘲笑他的資料。許多人不住的對他講農人得了田地，不但不會發財，反倒要開上三月酒店，不去做工，慢慢窮將起來。可是當南赫留道甫進入騎衛營，和同伴住在一起，一面輸錢，一面費錢，這些錢一個個都應該從資本裏取出來的時候，他母親倒並不生怒，以為少年人在上等社會裏交際，這是很好的，並且很自然的。

起初南赫留道甫很奮鬪，但是奮鬪是極難的，因為所有他信自己而認為好的，別人都認為不好；反之，所有他信自己而認為不好的，別人都認為好。以其結果，南赫留道甫投降了，便不相信自己，而信起別人來。起初這種自貶的舉動他心裏很覺得不安，可是這種不安的情感繼續得並不長遠，不久南赫留道甫不但把這種不安的情感棄去，反感受着極大的慰安。他竟抽起煙來，喝起酒來。

那時候南赫留道甫帶着種天性的熱心，極致力於爲衆人所贊許的，新的生活，完全把要求別的東西的聲音塞住。這種變化起於到聖彼得堡後，成於入軍營的時候。

南赫留道甫在這個時期裏把以前自己所定的道德的束縛完全解脫，不由得覺着十分快樂，不斷的處在自私主義的瘋狂的情狀底下。三年以後，他重到他姑母家裏去的時候，他正處在這個情形底下呢。

第十四章

南赫留道甫重到姑母那裏去，一來因爲姑母的家是他到軍營去必由之路，二來因爲姑母極想和他相見，最重要的却是因爲他要見一見喀瞿莎。也許他在心靈的深處那時候已經藏着對於喀瞿莎的惡意，是那個羈絆盡脫的獸類的人所唆使他的，但是他終不承認這種惡意，他祇打算再住一住在這種很好的地方，再見一見兩位有趣的，可愛的，慈祥的，不知不覺間用愛和

愉快的空氣圍着他的姑母，還打算見一見那能令他回憶不置的，可愛的喀
嬰莎。

他來的時候，在三月底，正當「復活節」的星期四，那時候雷雨頻降，道路泥濘，天氣冽寒，可是他心裏覺得十分高興，十分勇敢。他一邊想道：「不知道她還在那裏麼？」一邊走進姑母的庭院裏去，那個陳舊的庭院裏面滿堆着積雪，四面圍着磚牆。他滿望她能迎着鈴聲走出來，不料走出來的是兩個赤脚的婦人，手裏攜着水桶，大概在那裏洗灑地板。在大門臺階那裏也未曾見她；祇見僕人奇洪穿着圍裙走將出來，大概也在那裏從事灑掃。他走進前室，纔看見莎費亞，伊溫諾夫納穿着絲衣，戴着三角帽，迎將出來，一壁和他親吻，一壁說道：「你來啦，真好啊！瑪麗有點不舒服，剛纔在教堂受聖秘禮，未便累乏了。」

南赫留道甫一面親莎費亞的手，一面說道：「莎費亞姑母，謹賀你。我把你

衣服弄溼了，請你恕我。」

「到自己屋子裏去罷。你身上全溼了。啊，你已經生鬍鬚了……喀瞿莎！快端咖啡茶來。」

接着圍廊底下發出一種熟稔的，姣嫩的聲音來說道：「立刻就來呀！」南赫留道甫心裏頓時快活起來。「原來還在這裏呀！」他覺得彷彿太陽已從黑雲裏露將出來，精神爲之大旺，便欣然同着奇洪到原來自己所住的屋內去換衣服。

南赫留道甫打算把喀瞿莎的事情問奇洪，問她的生活怎麼樣？出嫁不出嫁？但是奇洪的態度十分嚴正，並且恭敬，還堅持着要自己來把洗手盆中的水傾去，所以竟使南赫留道甫不敢啟齒，祇得順口問他的孫子如何，又問起一匹老馬和一隻狗名叫鮑爾庚的。老僕人答稱全都生存着，強健着，祇有那隻鮑爾庚狗却在去年發狂了。

南赫留道甫剛把溼衣脫掉，正想穿起新衣，忽然聽見一陣急遽的步聲，一會兒在門上叩了幾下。南赫留道甫很熟諳對於這種的叩門聲和步聲。原來她在那裏走來，在那裏叩門呢。

他趕緊把溼的外套穿在身上，走到門那邊，說道：『請進來罷！』進來的果然是喀瞿莎。她的容貌比以前越發長得姣美了。略斜，烏黑的眼睛從上到下的，望着人笑，顯出極真誠的樣子。她繫着一條清潔的白色圍裙，和從前一樣。她取來一塊剛從紙包裏拆開來的香皂和兩條極大的俄國毛巾，這是他姑母打發她送來的。那塊上面字母還未磨去的香皂，兩條手巾，還有喀瞿莎這個人——他看來都是很清潔，很新鮮，很有趣，並且未經人家動用過。她那美好的，堅硬的，紅潤的嘴唇，當看見了他，生出忍不住的快樂的時候，便顫動起來，和原先一般。

她吃吃說道：『特米脫里，伊溫諾維奇，謹賀你到這裏來！』說着，臉上倏地

頰紅起來。

南赫留道甫說道：「唔，你好呀！你一向康健着啊！」說話的時候，不知道說得親密些好，還是說得客氣些好，所以臉也紅將起來，和喀瞿莎一般。

她說道：「託上帝洪福，還好着……你姑母叫我把你所心愛的玫瑰肥皂送來給你。」說着，把那塊肥皂放在桌子上面，把兩條手巾放在椅背上面。

奇洪說道：「他自己還有呢。」說着，很驕傲的指着南赫留道甫又寬又大，還帶着銀蓋的篋具，裏面放着不少玻璃杯，木梳，髮膏，香水，及各種梳粧器具。南赫留道甫說道：「請你爲我敬謝姑母。我這納來，實在很快活。」那時候他覺得他心裏很光明，很快樂，和原先一般。

喀瞿莎祇報之以笑，不允，就出來了。

姑母本來很愛南赫留道甫，這一次却比平常更愛。因爲他將出外打戰，也許因此有死傷的事情發生。姑母們想到這裏，未免擔憂起來。

南赫留道甫計算自己的行程，在姑母那裏祇能住一晝夜，可是一見着喀瞿莎，便答應多住二天，過了耶穌復活節再走，當時打電報告訴他的朋友沈寶克，因為他們兩人相約在渥台薩相會，現在既遲動身兩天，便請他也到姑母家裏來。

南赫留道甫第一天看見喀瞿莎後，又觸起從前對於她的情感來。正和原先一般，看見喀瞿莎的白圍裙，不能不動心；聽見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不能不快樂；看着她那雙烏黑的眼睛，——尤其當她微笑的時候看着，——不能不牽惹情懷；兩人相見時候一看她面頰含羞的模樣，不能不為之顛倒。他覺得他愛戀上她了，但是不是像原先那樣視愛情為神祕的情形一般，那時候他自己也不決定承認他愛不愛，那時候他深信愛祇能發生一次，——現在他是發生戀愛了，他知道這個，他很喜歡這個，他雖然自己隱瞞，可也迷迷糊糊的知道這種愛情是甚麼，怎麼能從那愛情裏走出來。

人類都具着兩種人，南赫留道甫也是這般。一種是精神的人，這種人以尋求別人的幸福爲自己的幸福；一種是肉體的人，這種人所尋求的祇是自己的幸福，爲這種幸福，甯甘犧牲全世界的幸福。他在彼得堡和軍營的生活已引起了他的自利心；正當這種自利心猖獗的期間內，肉體的人得了勝利，便去壓抑精神的人。但是一見了喀瞿莎，又從新觸起那時候對她所感受的情分，精神的人便昂起頭來，主張自己的權利。在這個復活節前兩天以內，南赫留道甫心裏不知不覺的在那裏互相爭鬪。

他心裏頭知道他應該走，不必留戀在姑母家裏，也知道留在這裏決無什麼好事發生，但是他祇顧着快樂，竟不能加以決斷。

星期六晚間，就是基督復活節的前一夜，牧師帶着教堂執事到姑母家來舉行晚禱。教堂離姑母家有三俄里之遠，據他們說，他們坐在雪橇上走着，地上都是冰雪，行路異常困難。

南赫留道甫同着姑母和僕役一塊兒舉行祈禱。他一邊祈禱着，一邊不住的用眼睛偷看喀瞿莎，但見她站在門前，手裏持着一個香爐。祈禱已畢，南赫留道甫同牧師和兩位姑母接吻了一下，就打算去睡，忽然聽見圍廊下瑪德隣，柏洛夫納瑪麗的老女僕預備要同喀瞿莎兩人到教堂裏去，佈施復活節的麪包和乾酪。他不由得想道：『我也去呀。』

到教堂去的道路不能坐馬車，也不能坐雪橇，所以南赫留道甫只得分啣備馬，一面不脫衣就寢，反倒穿上簇新的軍服，和騎袴，外面套了一件大衣，騎着一匹行步艱難的老馬，向黑暗裏，順着冰雪道上馳去。

第十五章

這一次晚禱，南赫留道甫以後一生留下很強刻，很清切的回憶。

他在深黑夜馳驅着，祇顯出白雪映成的一點微光，有時馬腳還陷在水中，許久纔望見教堂周圍的燈光，當時騎在馬上走進教堂場院上去，那時候禮

拜式已經開始了。

鄉人中有認識他是瑪麗的姪子的，當時領他到乾燥的地方下馬，又替他
把馬繫住了，便領他到教堂裏去。那時候教堂裏的人已經滿着。右面是男人：
有穿着家製外衣和草鞋，繫着潔白腳絆的老人，有穿着新呢衣，繫着時新腰
帶，套着皮靴的少年。左面是婦人：頭上裹着紅色絲巾，身上穿着綿剪絨的背
褂，套着鮮紅的袖口，和藍紅綠灰諸色的裙袴，腳上穿着裝鐵的小蠻靴。溫和
的老婦人裹着白巾，穿着灰色外衣，套着新鞋，立在少年婦人後面；他們中間
却站着頭髮梳光，衣服整齊的一羣兒童。男人們一邊搔着頭髮，一邊畫着十
字，鞠着躬；婦女們（尤其以老婦人爲甚）一邊把一雙笑眼注視在臘燭後面的
神像上面，一邊把交叉着的手指放在額際絲巾上面，或者肩上，肚腹上，有的
彎着身站着，有的在地上跪着，嘴裏喃喃的禱告着。兒童們也學着大人的樣
子，人家一看着他們，便竭力禱告起來。金色聖龕四圍都燒着巨大的臘燭。榮

禩燈裏也都點著許多臘燭，一陣陣志願歌詠隊員的讚美的歌聲悠悠揚揚，從歌詠室裏吹將出來。

南赫留道甫走到前面去。站在中間的都是貴族；有大地主，帶着夫人及公子同來，公子穿着身水手衣服，有驛站長，有電報員，又有戴着勳章的村長，有穿着新皮鞋的商人。在講壇右面，那個地主夫人的後面，站着瑪德隣和喀瞿莎兩人；瑪德隣穿着一身閃光的衣服，圍着一條漿得極白的圍巾；喀瞿莎穿着一件潔白齊整的衣服，繫着藍帶，頭上裹着紅紗巾。

所有一切都極莊重，歡樂，美好，愉快。牧師穿着銀色的袈裟，掛着金色的十字架；教堂執事有的穿着金色法衣，有的穿着銀色法衣；志願歌詠隊員個個都打扮齊整，頭髮光澤，唱出歡樂的曲調；牧師不住的爲大衆祝福，嘴裏喃喃重複說着：「基督復活！基督復活！」這些景象都極美好，可是最好的是穿着白衣，繫藍帶，頭上裹着紅紗巾，一雙秀眼灼灼充滿着愉快的喀瞿莎。

南赫留道甫覺得她並沒有回頭，却已經看見自己了。他走到祭壇那裏，已經看出這個情形。他本沒有話同她交談，却特地想出來，走到她面前，說道：「姑母說要等到晚禱舉行後再開齋食呢。」

她每逢一見他，嫩紅的血便湧到可愛的雙頰上去，一雙黑漆似的眼睛從上到下，望着南赫留道甫，微微含着嬌笑。當時她應道：「我已經知道了。」

那時候一個教堂執事手裏持着一把銅咖啡壺，越着衆人走來，走到喀瞿莎面前，未曾看見她，衣裳角兒竟撞了她一下。大概執事因爲恭敬南赫留道甫，讓避着他，所以與喀瞿莎相觸。南赫留道甫很覺得奇怪，那個執事怎麼會不明白所有在這裏，所有在全世界上，生存的。——祇爲着喀瞿莎而生，可以蔑視所有在世界上的人，而不可以蔑視她，因爲她是萬物的中心。神龕的金色爲她而閃耀，祭壇燈裏和臘臺上的臘燭爲她而光明，快樂的歌曲，聲聲喊着：「耶穌已復活，人類甚歡喜，」實在是爲她而唱出。那所有在世界上祇

是好的，便全是爲她而設的。他覺得喀瞿莎也明白世上所有都爲她自己而安設。他一看她合適的身材，潔白的衣裳，和歡笑的臉容，心裏就起着這種遐思。

在早禱和晚禱的休息中間，南赫留道甫從堂裏出來。衆人都讓開他，爭先的向他鞠躬。有的人認識他，有的人都問道：『這是誰？』他站在前廳。乞丐上前圍着他，他把口袋裏所有的錢都施給他們，自己便從臺階上面走下來。

那時候天剛破曉，略能辨人，可是太陽却還未曾出來。衆人散坐在教堂附近墳墓上面。喀瞿莎還在教堂裏面，南赫留道甫站在那裏等她。

衆人全出來了，靴釘打在石板上發出一種奇響；他們一個個走下臺階，散在院落裏和墳墓傍邊。

瑪麗的廚夫是個古派的老人，當時他搖擺着腦袋，擋住南赫留道甫，同他接吻，他的妻子年紀也很老，頭上裹着絲巾，喉管皮已經皺得不像樣兒，頓時

從手中裏掏出一個染紅的雞蛋來給他。一會兒走來一個年輕力健的農人，穿着件新衣裳，束着根綠帶子，滿面堆着笑容，走到南赫留道甫面前，身上帶着種特別的，田野的，有趣的氣味，一面說道：『基督復活，』一面撩起捲曲的鬚鬚，三次用自己極硬，極新鮮的嘴唇親南赫留道甫的嘴唇中間。

正當南赫留道甫同那個農人親吻，取他黑栗色的雞蛋的時候，瑪德隣一身閃光的衣服和繫着紅紗巾的可愛的黑頭顯將出來了。

她早就從走到前面的人的腦袋縫裏看見了他，他也看見她那付可愛的臉龐。

她同瑪德隣走出前廳，站在那裏，施捨給乞丐東西。一個臉上滿着紅腫瘡癩的乞丐走到喀瞿莎面前。喀瞿莎就從手中裏掏出一點東西，送給他，後來就走到他面前，和他接吻了三次，一點不露嫌惡的樣子，反倒歡歡喜喜的閃着眼睛。當她同那個乞丐接吻的時候，她的眼睛恰和南赫留道甫的眼睛相

觸。她彷彿問：她這樣做好不好呢？

「這樣好，這樣好，全是好的，全是美的，我極愛這樣。」

他們從前廳裏走出來，南赫留道甫趕緊迎上去。他並不想和她接吻，不過願意立近着她。

那時候瑪德隣低頭笑着說道：「基督復活！」她那口氣裏彷彿說今天所
有人都是平等的，便用繫在腋下的手巾擦了擦嘴，把自己的嘴唇湊到南赫
留道甫臉上去。

南赫留道甫一面親着吻，一面說道：「果真的。」

他說完，回過頭來看了喀瞿莎一下。她頓時臉紅起來，便走到他前面去，說
道：「基督復活，特米脫里，伊溫諾維茲。」

他接着說道：「果真復活。」他們兩人便連吻了兩次，彷彿想一想還需要
不需要，又彷彿決定是需要的，便又吻了一次，兩人都笑了。

南赫留道甫問道：『你不到牧師那裏去麼？』

喀瞿莎說道：『不，我們在這裏坐一會兒；』說着，胸間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彷彿在快樂的勞動以後所發來的嘆氣一般；又用自己那雙誠實，愛戀的處女眼睛看着他。

凡男女的愛情總有一個達到最高點的時候，那時候知覺毫無，也沒有一點判斷力。這天復活節晚間便是南赫留道甫的愛情達到最高點的時候。當他現在一憶起喀瞿莎，那末在他見她的各種情形中間，這個時候把別個時候都遮蓋了。她那又黑，又平，又亮的頭，整齊的白衫包裹着她合適的身材和不高的乳房，這種紅芬的臉龐，光明的黑眼，所有這些都能顯出她那處女的愛情的清潔來，——不但是對於南赫留道甫的愛情，却是對於所有人類，對於所有萬物的愛情，不但是對於世上好人的愛情，還是對於她同他接吻的乞丐的愛情。

他知道她有這個愛情，因為他在那天晚上和早晨自己也會覺得這個愛情，所以認識在這個愛情裏他和她是相合爲一的。

唉，如果這些事情全是那天晚上所受的情感上止住，那末够都好呢！他現在坐在陪審官室內窗傍，不由得獨自想道：『唉，這件可怕的事情竟在復活節那夜以後做成了！』

第十六章

南赫留道甫從教堂裏回來，同姑母們開了齋食，按着軍營裏的習慣，喝了幾杯酒，回到自己屋裏去，立刻就 and 衣睡熟了。門上有人剝啄了幾下，把他驚醒。從剝啄的聲音裏知道打門的就是她，便擦了擦眼睛，伸了伸腰，從床上起來，一面說道：『喀瞿莎，是你麼？請進來。』

她開們進來，說道：『請你用飯去呢。』她還穿着那件白衣裳，可是頭髮上不繫着帶子。她用眼睛擦看着他，神氣十分清爽，彷彿要告訴他一件特別快

樂事情似的。

他一面取起木梳，搔着頭髮，一面回答道：『立刻就來了。』

她還站在那裏一分多鐘。他留心着這個，便把木梳扔下，靠到她身上來。那時候喀瞿莎立刻回轉身去，趨着又輕又急的足步，走到外邊圍廊下去了。

南赫留道甫獨自尋思道：『唉，我真是傻子。我爲什麼不留住他呢。』

說罷，他就跑着追出圍廊前去。那時候他要做什么事情，連他自己都不知。但是他以爲當喀瞿莎走進他屋裏來的時候，他應當做一點事情，和別人在那時候所做的一般，但是他竟未曾做這件事情。

當時他說道：『喀瞿莎，站住。』

她回身一望，一面站住，一面說道：『你要做什么？』

『沒有什麼，不過……』

他還要自己強制一下，忽然憶起在這個時候處在他地位的衆人都是這

樣辦的，便擁抱起喀瞿莎的腰來。

喀瞿莎還止住步，看着他，說道：『不要這樣，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不要這樣；』說罷，臉紅得幾乎掉下淚來，竭力用粗糙強健的手抵禦着南赫留道甫抱着她的手。

南赫留道甫只得放她走去，那時候他心裏又不合適，又慚愧，又憤怒自己。他應該相信自己，但是他不但不明白這種不合適和慚愧是他的心靈顯在外面的善情感，反倒說自己十分愚笨，應當做那衆人所做的事情。

於是他追着喀瞿莎，又擁抱着她，親她的頭頸。這一次親吻不和前兩次的親吻相同：一次在丁香樹後，一次在今天早晨教堂裏面，這兩次的親吻都是無意識的。這一次却很可怕，這個他自己也覺得。

喀瞿莎不由得喊道：『你做什麼事情？』他發出那種聲音，彷彿南赫留道甫沒有挽回的砸碎了她一件無價之寶似的恐慌，頓時就跑走了。

他走進食堂裏去。盛裝的兩位姑母，醫生和隣家婦人早就坐在那裏。所有事情都是極平常的，祇在南赫留道甫的心靈裏發生着暴風暴雨。人家對他說話，他一點也不明白，自己回答得也時常錯誤，心裏想的祇是喀瞿莎一人，在那裏回憶起當他追她到廊下時最後那一次親吻的滋味。他一點也不能想別的事情。等到喀瞿莎進屋來的時候，他不望着她，也能知道她走進來；當時她只得強制着自己，不去看他。

飯後他立刻回到自己房內，不住的在裏面走着，心裏忡忡不安，側耳聽着屋內的響聲，等着喀瞿莎的步聲。那時候在他心裏盤據着的「肉體的人」不但擡起頭來，並且用脚蹂那「精神的人」；在他初到此地的時候，並且今天早晨在教堂裏的時候，還是「精神的人」主持一切，可是現在在南赫留道甫心靈裏得勢的已經是在那個可怕的「肉體的人」了。南赫留道甫雖然不住的看守着喀瞿莎，可是在這一天上他們兩人相遇，總不能夠一個人也

沒有在傍邊。大概喀瞿莎正躲避着他呢。不過到了暮間，使她不能不到那間和南赫留道甫臥房相隣的一間房子裏去。因為醫生留住在這裏，所以喀瞿莎應該爲客，人舖摺牀舖。南赫留道甫一聽見喀瞿莎的步聲，立刻輕蹣脚步，屏絕呼吸，彷彿預備去犯罪似的，跟着她走進屋去。

喀瞿莎兩手正插在口袋裏面，挾着一個枕頭，當時回頭看了南赫留道甫一下，面上合着笑，可是這個並不是像原先這樣高興和快樂的笑容，却是恐懼，哀憐的笑容。這種笑容彷彿對他說他所做的事情是很傻的。南赫留道甫站在那裏一會兒。那時候他心裏正在那裏打戰。一方面是對於喀瞿莎誠潔愛情的聲音很軟弱的在那裏說着她，說着她的情感，說着她的生命。他方面的聲音却說道：『你看：你把「自己」的快樂，「自己」的幸福拋棄了。』至終這個第二聲音壓住第一個聲音。他於是決定到她前面去。那個可怕的，難忍的肉體的情感戰勝着他了。

南赫留道甫抱着喀瞿莎不放，把她放在牀上，坐在她傍邊，心裏覺得還應該做出點什麼事情。

當時喀瞿莎哀聲說道：『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寶貝，放了我吧；』忽然喊道：『瑪德隣來了！』說着，連忙掙脫開去，果然聽見有人走向門兒那裏來。

南赫留道甫只得說道：『那末我晚上到你那裏去。你不是一個人在那裏麼？』

喀瞿莎嘴裏說道：『你怎麼了？何必呢！不要來呀！』可是她那驚擾，慌張的心靈說的却是另一件事情。

一會兒果然是瑪德隣走進來了。她手裏拿着一條被服，看了南赫留道甫一下，露出責備的態度，又厲聲對喀瞿莎說她拿的不是那條被服。

南赫留道甫一聲不言語的走出去了。那時候他竟不知道害羞。看瑪德隣的臉色，彷彿已經知道他的行爲，所以露出不以爲然他的樣子，不過他自己

也明白他所做的事情是很傻的，但是肉體的情感戰勝着他，填塞原先那種誠潔的愛情的空隙，獨自在那裏作主，一點也不認識別的了。他現在已經知道爲滿足情感應該做的是什麼事情，所以想盡方法去做這件事情。

這一下午他這個人已經不是自己的了，一會兒走到姑母那裏去，一會兒離開他們走到自己屋裏去，一會兒走到臺階上去，心裏想的祇是怎樣一個人和喀瞿莎相見；但是喀瞿莎終躲避着他，瑪德隣也竭力不放喀瞿莎離開自己身邊。

第十七章

一晚間這樣過去，就到了深夜了。醫生已經就寢。姑母們正在收拾物件。南赫留道甫知道瑪德隣現在到姑母臥房裏去了，喀瞿莎獨自在下屋裏。他就走出臺階。院子裏十分黑暗，很潮溼，却很暖和；春雪初融，白霧大起，佈滿在空氣中間。離屋百步遠有一條河，那時候聽見在河上發出一種奇怪的聲：原來

是冰裂。

南赫留道甫從臺階上走下來，越過水窪，從結成冰的雪上走到下屋窗傍。他的心在胸間突突跳着，他幾乎聽得出那種跳躍的聲音來；他的呼吸停住了，間以深長的嘆息。屋內點着一盞小燈。喀瞿莎一個人坐在桌傍，在那裏沉思，低頭自己向自己看着。南赫留道甫看着她好久，一動也不動，想看一看看她，以為無人見她的時候，做點什麼事情。她坐在那裏有兩分鐘不動，以後擡起頭來，含着笑，搖着頭，彷彿責備自己似的，後來又挪了挪地位，兩手撐在桌上，凝目向前面望着。

南赫留道甫站在那裏，看着喀瞿莎，不由得聽見自己那顆心兒的跳躍聲和河上吹來的奇怪聲音。在河上濃霧裏面正進行着止不住的，遲緩的工作一會兒彷彿懈怠，一會兒彷彿爆裂，一會兒彷彿嗚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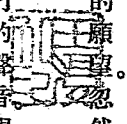
他站在那裏，看着喀瞿莎那付憂愁的，為內部工作所磨折的臉，不由得十

分憐惜她，但是這種憐惜心腸祇增加了對於她的願望，這也是奇怪的事情啊。

他叩着窗。喀瞿沙全身震顫起來，彷彿受着電氣的打擊一般，驚慌的樣子顯在她的臉上。立刻立起來，走到窗傍，把臉靠在玻璃上面。臉上恐怖的態度還除不去，後來她把兩手遮在眼上，這纔看見是南赫留道甫。南赫留道甫對他笑了一下，她也還笑了一次，彷彿極服從他的樣子，可是在她的心靈裏並不是笑，却是恐怖。南赫留道甫當時用手作勢叫她到外邊院子裏來。但是她竟搖着頭不肯出來，還站在窗傍。那時候他又把臉靠在窗上，打算叫她出來，可是忽然見她回身走到門那裏去——大概有人在那裏叫她。南赫留道甫立刻離開那裏。那時候白霧越發降得重，離開房子不過十步路，便看不見那邊的窗，祇看見一團黑影，裏面射出來一條紅燈光。河上又發出種奇怪的鼾息聲，冰塊爆裂聲。一隻雞在院子裏濃霧中間喔喔的叫着，引起別的雞也鳴

叫起來了，以近及遠，慢慢兒一村間祇聽見一片雞鳴聲音。可是四圍除去河流以外，所有都極寂靜。這是第二次雞聲。

南赫留道甫在屋腳下來回走了兩次，脚屢次陷在水窪裏，後來又走到下屋窗傍去。燈光依舊亮着，喀瞿莎還一人坐在桌傍，神氣間彷彿有遲疑不決的樣子。南赫留道甫剛走到那裏，就被她看見了。當時他又叩起窗來。那時候喀瞿莎竟不問誰在叩窗，一直從屋中跑出來，但聽見一陣啟門闔戶的聲音，她已經出來了。南赫留道甫早就等在前室傍邊，當時就默着聲擁抱她起來。她趁勢迎上去，偎靠在他身上，擡着頭，用嘴唇受他親吻。他們兩人站在牆角那裏乾燥的地方；南赫留道甫心裏還充滿着痛苦和不滿意的願望。忽然前門豁然開起來，但聽見瑪德隣怒聲喊道：「喀瞿莎！」



喀瞿莎連忙脫身走開，回至己室。南赫留道甫聽見一陣鎖門的聲音，跟着所有都滅絕了，窗內的紅光也滅下去了，祇留着一重濃霧和河上的惡戲。

南赫留道甫重新走近窗傍，可是裏面一個人也看不見了。叩了幾下門，也無人答理他。只得從前面臺階上回到自己室內，却還不去睡。後來便脫去皮靴，躡足從圍廊那裏走去。喀瞿莎房門那裏，挨着就是瑪德隣的臥房。他起初聽見瑪德隣很不安的打着呼鼾，正打算進去，忽然聽見她咳嗽着嗽，在牀上轉側了一下。南赫留道甫頓時呆住了，站在那裏，五分鐘工夫不敢動一動。一會兒各種聲音又寂靜下去了，又聽見平安的呼鼾聲，纔敢踏在無聲響的簷板上，往前走去，走到喀瞿莎的門前。四面寂靜已極。喀瞿莎大概還未入睡，因為未曾聽見她的呼吸聲。南赫留道甫輕輕叫了一聲：「喀瞿莎！」——她連忙跳起來，走到門傍，很生氣的勸他走開。

她嘴邊說道：『這像什麼事情？這是能够做的麼？姑母要聽見了；——其實心裏邊却想道：『我全身是屬於你的了。』』

這一點南赫留道甫很明白，所以說着無意識的話道：『暫且開一下門。我

哀求你呢。」

喀瞿莎並未回答他，以後就聽見她在那裏摸索着尋覓門門。門門一脫，南赫留道甫就撞進門去。

那時候喀瞿莎祇穿着件黃小襖，兩臂都裸露着。南赫留道甫一進來，就拉住喀瞿莎，把她抱起來就走。

當時喀瞿莎微聲說道：「唉！你怎麼啦？」

但是南赫留道甫並不注意她的說話，把她一直抱到自己屋內。

喀瞿莎一邊說道：「唉，不要這樣，放我去罷。」一邊把身體自己就將上去。

後來喀瞿莎抖索着，靜默着，不肯回答南赫留道甫的問話，從他屋裏走出來；南赫留道甫也走到臺階上面，站在那裏，盡力設想剛纔所生事件的意味。院內已露微光；河上冰裂的聲音越加厲害起來。霧已經漸漸往下沉散，從霧牆上浮出一鈎弦月，死沉沉的照見着那黑暗可怕的事情。

南赫留道甫不由得自問道：『這是怎麼會事？我這樣做法，是大幸呢，還是大不幸？不過自來大家都是這樣的啊！』說着，就回去安睡了。

第十八章

第二天那個活潑並且高興的沈寶克就到姑母家裏來尋找南赫留道甫。他那種優雅的舉動，嫻熟的禮貌，高興的態度，豪俠的氣量，還有和南赫留道甫的交誼，都能使兩個老姑母點頭贊嘆。他們一方面自然極喜歡他這樣豪爽，可是同時對於他闊綽的舉動不免有點懷疑。走來一個瞎眼乞丐，他給他一個盧布，又把十五個盧布散給僕人們作茶錢。莎費亞，伊溫諾夫納有一隻佛林狗，名叫瑞齋卡，在沈寶克面前傷了一隻腿，流出血來，他立刻跑上前給那隻狗繫縛，竟不加思索的裂開自己一條繡花手絹，給那隻狗作綳帶。莎費亞知道這種手絹至少值二十五盧布一打，但是她未曾知道沈寶克一身竟負着二十萬盧布的債務，他自己知道終世償還不了，所以看二十五盧布或

增或減，並不十分要緊。

沈賓克在那裏祇住了一天，第二天就同南赫留道甫同去了。他們不能再行逗留，因為入營之期已經十分急迫。

住在姑母家裏的末一天，南赫留道甫一憶起昨夜的事情，心靈裏起了兩種情感，在那裏互相交戰：一個是獸慾愛情燒熱的，情慾的回憶，是他一生夢想不到的，現在達到目的，所以異常滿意；一個是他覺得自己行爲十分卑劣，而這種卑劣的事情應當加以修正，所謂修正不是爲着喀瞿莎，却是爲着自己。

南赫留道甫利己的念頭異常強烈，他所想的祇是自己，想如果人家知道他同她有這種行爲，不知道要怎樣責備他，却不想喀瞿莎的感想怎樣，並且何以自處。

他想彷彿沈賓克已經猜出他同喀瞿莎的關係，他那種自愛心很使他快

樂。

沈寶克一看見喀瞿莎，就對南赫留道甫說道：『怪不得你忽然愛起姑母，竟住在他們家裏一個星期。就是我處在你的地位上也不肯走呢。真是極美的婦人！』

他還想現在離開雖然十分難受，因為他同她的愛情還未曾達到完善的境界；但是他覺得總以離開為方便，因為這樣就可以斷絕那極難維持的關係。他還想應該給他一點錢，並不為着她，也並不為着她需要這筆錢，却因為人家是這樣做的。他給她錢的多少，是看自己和她的地位認為合適，纔給多少。

在離別的那天，飯後，他在前室裏等着喀瞿莎。她一看見他，臉頓時紅了，眼望着下房的門，打算一直走過去，但是他攔住她不放。

他說道：『我來和你作別；』說着，手內握着一張信封裏面放着一百盧布

一張鈔票，喃喃的說道：『這個我……』

她猜出他的意思，便皺着眉頭，搖着頭，推開他的手。

他重又喃喃說道：『你拿着罷！』便把那張信封塞在她懷裏，隨着皺起眉頭，呻吟了一聲，跑進自己屋內，彷彿周身燒炙起來一般，在屋內蹣跚走着，一會兒俯着身子，一會兒跳躍着，一會兒長嘆一聲，一憶起那齣悲劇，心裏便十分難受。

但是有什麼法子呢？永遠是這樣的。沈寶克同他的保姆也會這樣，這件事情他講給他聽過；他的叔父格里沙也是這樣；他的父親住在鄉下的時候也是這樣，他還生下一個私生子，名叫米鑑卡，現在還活着呢。如果大家合這樣做，那末這是應該這樣做的。他就藉此自慰，可是無論如何，總是慰藉不了。這種迴憶燒着他的良心。

在心靈的深處他知道所做的行爲十分卑劣，殘忍，並且惡毒；他既承認這

種惡行，他不但不能自己責備誰，還看着人家，不能稱他自己爲高尙誠潔大
量的青年，這是他以前自己稱道自己的話。他應該稱自己是那種依舊高興
並且勇敢生活着的人。但是要做到這樣，應該有一個法子，就是不去想這件
事情。他於是就這樣做了。

他所處的那種生活——如新境地，新同伴，和劇烈的戰爭——能幫助他
忘記這件事情。所過的日子越久，他越加多忘這件事情。到了以後，簡直把這
件事情全都忘光了。

祇有一次，戰罷回來，他希望見一見她，於是就到姑母家裏去，纔知道喀瞿
莎已經不在那裏了，又知道當他離開那裏不久的時候，她因爲要生產，所以
離開那裏，並且她已經生了小孩，不過這個人從此就墮落了，這都是他姑母
對他講的，——他一聽，心裏異常的難受。算起時候來，喀瞿莎所養的孩子應
該是南赫留道甫，但是也許不是他的。姑母們說她墮落了，並且說她素來具

着淫蕩的性質，正和她母親一般。姑母這一段議論他覺得很中聽，因為這個可以使他用以自解。起初他打算尋找她和她的小孩，後來因為他心靈裏想起這件事情便十分羞澀，並且痛苦，所以他不大盡力去尋找，反倒忘掉自己的罪惡，不去想她了。

現在這件突然發生的奇怪事情，便使他憶起前一切事情，而要求他承認自己的無良心，殘忍和卑陋，使他的良心裏懷着罪，舒舒服服的生活了十年。但是他現在還不肯有這樣的承認，祇想着這件事情不要給別人全都知道了，不要喀瞿莎和她的辯護人把所有事情全說將出來，在衆人面前羞辱他。

第十九章

南赫留道甫從大廳裏走進陪審官室，心裏在那裏這般想。他坐在窗傍，聽着四圍所起的談話，不住的吸煙。

那個活潑的商人大概滿心贊成司梅里闊夫的作樂事情，所以他說道：「唔，兄弟，使勁荒蕩罷。愛上這樣的美人，嘴唇總算有福呀。」

那個首席陪審官在那裏表示自己的意見，說這件案子應當憑着檢查的證據下判斷。彼得·蓋拉西瑪維奇正同那個猶太商人在那裏鬧玩笑，忽地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南赫留道甫沒精打趣的回答有些人問他的問題，可是他祇願意使自己在一邊安靜着。

後來那個承發吏又一拐一拐的跑來請陪審官出席，南赫留道甫不由得懼怕起來，彷彿不是去審判人，却是被人送到廳上去受審判似的。他心靈的深處正覺得自己是個惡徒，正眼覷人未免慚愧，可是他依舊裝着極平常，極自信的行動，走上臺上，坐在首席陪審官後面第二座位上面，翹着一隻腿，在那裏弄眼鏡。

被告人也都從廳外帶將進來。

廳裏來了幾個新人——那就是證人；南赫留道甫瞥見瑪司洛娃屢次向四面探望，又目不轉睛的望着一個服裝華美，身軀肥胖的婦人。那個婦人穿着絲織和天鵝絨的衣裳，戴着一頂大帽，臂肘顯露的手上掛着一隻華麗的手囊，坐在柵欄前第一排椅上。他後來知道這個婦人也是證人，是瑪司洛娃所住班子裏的女主人。

法庭一開，問起諸證人的名姓，信仰等事。以後又問陪審官，他們想怎麼問法：要發誓不發，有人說應該要發誓。於是那個老牧師又一步步慢慢走進來了，又把胸間的金十字架弄正了，帶着極安閒極自信的態度，帶着那些證人去發誓。誓畢，便叫諸證人就原座，祇留妓院女主人基泰娃一個人在那裏。推事問她這個案件所知道的是甚麼；基泰娃說話時候帶着假笑，說一個字便扭一扭頭，說話帶着德國口音。當時她就詳詳細細的講道：『起初那個旅館裏的僕役，名叫西蒙的，到妓院裏來替西比里亞的富商叫一個姑娘。我就派

留巴菲(即瑪司洛娃)去。過了一會，留巴菲就同商人回來了。那時候商人已經沉醉，當時又在我們那裏喝起酒來，並且請院裏姑娘們同飲；但是因為他錢不夠了，所以就派留巴菲到旅館裏自己房內去取錢，那個商人彷彿很愛留巴菲呢；」說着，便向瑪司洛娃看了一下。

南赫留道甫看出瑪司洛娃竟含着笑；這個笑使他十分厭惡。他心裏就生出一種惡毒和哀憐混在一起的奇怪並且不定的情感。

當時瑪司洛娃的律師(他是法庭所任司法官候補人員)漲紅着臉，怯生生立起來問道：「你對於瑪司洛娃有什麼意見？」

基泰娃答道：「她是極好的人。既有學問，又具美貌。她在好家庭裏養成，還能讀法國書。她有時喝酒喝得太多，但是永不會迷糊。她實在是個好女郎。」

喀瞿莎看着那個女主人，忽然轉眼向着陪審官席那裏望去，注視着南赫留道甫，她的臉變成十分嚴重的樣子。那兩隻怪眼注視着南赫留道甫，很長

久的時候纔放。南赫留道甫心裏雖然異常恐慌，却也時常和喀瞿莎那雙斜眼相遇。他斗時憶起那一個可怕的晚上，河上的冰正在那裏爆裂，滿天佈着濃霧，一弦明月剛近天明就高升起來，照見那又黑又可怕的事情。這一雙前後望着他的黑眼睛也使他憶起那又黑又可怕的事情。

他想到：「她認出來了！」他一想到這裏，便周身縮緊起來，彷彿等候着打擊。但是喀瞿莎並沒有認出來。她很平安的嘆了一口氣，又向首席推事那裏望去。南赫留道甫也嘆起氣來。他想到：「唉，快一點罷。」他現在得着一種感想，彷彿在打獵時所得的一般，那時候正要捕獲一隻受傷的鳥；便覺得又很憂愁，又很惋惜，又很惡毒。那隻捕不住的鳥也正抖索着，心裏又不快樂，又極可憐，打算趕快捕住並且忘記。

現在南赫留道甫一面聽着證人的供詞，一面受着這樣複雜的情感。

第二十章

這個案件延得很長，彷彿故意同南赫留道甫爲難似的。一個個問完了證人，又經副檢察官和律師等人照例帶着威嚴的態度，作幾個無用的問題，這纔由首席推事請陪審官查看物證。物證一共有兩件，一件是鑽石大戒指，顯得是帶在粗指頭上面的；一件是放毒藥的瓶子。這兩件東西都已封着，並且在上面標着記號。

陪審官正想過來看那些東西，忽然副檢察官又立起身來，要求在傳觀物證以前，先讀一讀醫生的檢察屍身報告。

首席推事正在趕着這件案子，使他越快越好，那末就可以早一點到那個瑞士婦人那裏去，並且他也知道讀這種文件，不能有什麼別的痕跡，祇是使人厭煩，並且耽擱喫飯的時候，但是他知道副檢察官要求讀這個文件，祇因爲他知道他自己有要求之權；可是無論如何，首席推事總不能加以拒絕，祇得表示贊成的意思。於是書記官就取了一張紙，沒精打趣的讀將起來。

外部檢察的結果發現如下：

(一)費拉傍特，司梅里，濶夫的身材長二俄尺十二俄寸。

當時有個商人聽見這句話，就着南赫留道甫的耳朵微語道：『這是很康健的男子。』

(二)從外狀看來，可決定其年歲約四十餘。

(三)屍體形狀已發腫。

(四)皮色四面都是發綠的，好幾處有黑斑點。

(五)屍體的皮膚起泡甚多，有幾處還伏着，並且掛着一種形似大爛布的東西。

(六)頭髮現黑褐色，很粗糙，稍加摸動，即輕輕從皮膚上脫下來。

(七)眼珠已突出，眼膜發暗色。

(八)從鼻孔，兩耳，和口內流出多泡的，滿血漿的液質，嘴半開着。

(九)臉部及胸部皆發腫，所以頭頸竟看不出來。

(十)其他等等。

這個商人屍體的外部檢察，敘述得異常詳細，一共有二十七條，用四張紙寫成。南赫留道甫本來受着一種不定的、嫌惡的情感，現在聽人家讀那屍身的敘述，越發增加他嫌惡之感。喀瞿莎的生活，鼻孔裏流出來的血漿，眼眶裏突出來的眼珠，和那個屍首同喀瞿莎所做的行爲——他全覺得是同一次序的東西，而他現在正四面圍着這些東西。外部檢察的報告既讀畢，首席推事不由得深深嘆了一口氣，擡起頭來，希望可以完了，可是書記官竟立刻又讀起內部檢察的報告來了。

首席推事於是又垂下頭去，撐着手肘，把眼睛閉着。那個坐在南赫留道甫旁邊的商人好容易纔支持着不做噩夢，身體却不住的在那裏搖動；被告和後面的憲兵都坐着一動也不動。

內部檢查的結果發現如下：

(一)頭蓋皮已輕離頭蓋骨，惟找不出血痕。

(二)頭骨中等，尚形完整。

(三)在堅硬的腦膜上面有兩個不大的黑斑點，長約四寸，腦膜本身現灰白色。

此外尚有十三條詳細的報告。後面就是助手的姓名，以及醫生的簽字和結論，結論裏說解剖時所發見，並且登在供詞上的那些腸胃及腎內的變動，大致可以證明司梅里闊夫係中毒身死，而這種毒藥是和在酒裏灌進肚腹裏去的，因為在司梅里闊夫的腹內發現巨量的酒。

那時候那個戴眼鏡的商人又微語道：『可見他是個健飲的人。』

檢察狀逾一小時始讀完，可是副檢察官彷彿還有點不滿足似的。當時首席推事對他說道：『我以爲內部化驗狀可以不必讀了。』

副檢察官嚴聲說道：「我如果要請求讀這種化驗的報告呢，」讀着，並未向首席推事看望，斜倚着身體，他的口聲顯出這種要求是他的權利，爲他所不能放棄的，所以如果辭絕，那末一定要做成控訴的原因。

那個長鬚斜眼的推事正染着肚腹痛的病，身體覺得十分累乏，當時也對首席推事說道：「爲什麼念這個？祇是延長時間。新掃帚掃地，既是清潔不了，反倒去延長掃地的時候。」（註一）

那個戴金眼鏡的推事却未曾說話，祇看着自己，十分沉悶，却顯得果斷的樣子，他對於自己的妻子和生活並沒有什麼好的希望。

化驗狀只得又經書記官朗讀，他讀的時候顯出一種果決的神氣，提高着嗓音，彷彿打算驅逐那襲在全場人身上的睡魔似的。

一八八……年二月十五日醫生某某受醫生部第六百三十八號之訓令，

（註一）此係俄國諺語，喻化驗報告讀之無用處之意。

經副醫官臨場，檢查內部，所經檢查者爲：

(一)右肺及心臟(在六芬脫〔按係衡量之名〕的玻璃瓶內)

(二)胃內物(在六芬脫瓶內)

(三)胃(在六芬脫瓶內)

(四)肝及腎(在三芬脫玻璃瓶內)

(五)大腸(在六芬脫土燒瓶內)

首席推事在剛開始朗讀的時候，就僵着身體，對一個推事切切細語。後來又對那一個人說，一得兩方面肯定的回答，立刻把誦讀止住，說道：『法庭認爲讀化驗狀是無用的。』

書記官便收拾起紙張，不再往下念去；副檢察官很生氣的在那裏寫字。

首席推事說道：『諸位陪審官可以來看一看物證。』

首席陪審官和幾個陪審官立將起來，走到桌子那裏去，挨次看着戒指，玻

酒杯等類。那個商人還把戒指戴在自己手指上試了一下。

他回到自己原位上，說道：「他那隻手指，簡直像一根黃瓜似的粗大；」他說話的口聲裏彷彿要把那個受毒的商人來和自己比較，究竟那個是大富人。

第二十一章

物證已經傳觀完畢，首席推事宣告法庭審查終結，連忙一疊聲的請控訴人（即檢察官）表示意見，希望他也是個人，也願意抽煙吃飯，並且希望他能體貼衆人。但是副檢察官既不哀憐自己，更不哀憐別人。副檢察官生性是極惡的；但是竟會在中學校裏畢業，取得一個金勳章，又在大學裏因為依據羅馬法著了一篇關於奴隸的論文，還得着獎金，所以他就養成一種自信，自滿的態度，這樣態度在婦女面前很能幫助他的成功，因此却十分愚笨。當首席推事許他說話的時候，他慢慢立將起來，顯出一種威嚴的態度，把兩手放在辦

公桌上，微側着腦袋，先四圍望了大廳一下，却避着被告們的眼光，開始說道：「諸位陪審官，顯在你們面前的那個案件可以算是一種重要的犯罪……」副檢察官這一次發言是在讀檢察報告時候預備好的。

據他的意見，凡檢察官的發言應該有一種社會的意義，同成名的律師所說的演說一般。雖然傍聽席中祇坐着三個婦人：一個是女裁縫，第二個是廚婦，第三個是西蒙的姊姊，還有一個男子是車夫；但是這個是沒有重要關係的。所以這段名論也就說起來了。副檢察官的規則在於永遠站在自己地位上面，那就是洞察犯罪的心理意義，並且暴露社會的惡疾。

「諸位陪審官，你們自能看出這件案子是近世紀末最特別的犯罪，可以現出現社會分子腐敗的，悲慘的現象，而這種社會是處在這種「進步」的沸熱的光線底下的……」

副檢察官說得很長久，一方面竭力憶念他所想得出來的聰明事情，他方

面又竭力嘴不停語，使那演說能連續不斷的經過一小時又一刻鐘。他祇有一次停住話，嚥着唾液，立刻就改正過來，用熱烈的巧語遮掩這種遲延的態度。他一會兒用柔緩，巧妙的聲音來說話，腳跨前一步，望着陪審官；一會兒用老練的輕聲說出來，還看着自己的簿子；一會兒用洪大的，譴責的聲音說着，有時向傍聽席望着，有時向陪審官望着。祇有被告，他却連一次都未曾看過，但是被告却不住的用眼睛釘着他不住。他演說裏引證甚多，以表示他學問的淵博。他的演說裏提到遺傳，天性的罪惡，朗勃洛查，註一泰爾特，註二進化，生存競爭，催眠術，引誘，沙爾闊，註三頹廢派等等名詞。

(註一)朗勃洛查(Lombroso)生於一八三六年，為德國著名醫學大家，迭在各大學作病理學教授。他生平著作絕多，大半講到犯罪心理學上的問題。他以為犯罪的原因全繫於罪人遺傳所得身體之氣質，他竭力對於自己的學說加以繁博的引證。

(註二)泰爾特(Tardieu)為法國人，是社會哲學界裏的思想家，生於一八四三年，習法學，為

據副檢察官的意思，商人司梅里澗夫是一個有力的，不可撼動的俄國人，他的天性十分廣濶，也就因為他的信力和氣量都極宏大，所以被淫蕩的人所謀害，以致犧牲自己的性命。

「法國學院」(Le collège de France) 教授，及法政大學院之會員。他的社會學說，親模倣為社會生活的根本，雖其言論未免過偏，但在當時頗為盛行，而為研究社會抽象現象有益之資料。他的著作有比較犯罪學，模倣律，刑事哲學，社會論理學，社會心理學之研究，社會學論文集等書。

(註三) 沙爾閣 (Charcot) (1825 - 1893) 為法國著名醫生，以醫治慢性病，衰老病，神經病著稱於世。一八七三年，沙氏被任為巴黎醫科大學病理解剖學教授，及一八八二年復為之特設一神經病學講座。各種精神病均經沙氏用解剖實驗的方法加以精細的研究。其著作有慢性肺炎病，神經病學講義（在薩爾彼羅 Salpêtrière 所演講者）等書。沙氏且尚在醫學雜誌及病態及常態心理雜誌充當編輯云。

西蒙，喀其金是農奴制度下所傳留的產物，是愚鈍的人，沒有學問，沒有理性，也沒有宗教。葉菲米、鮑慈柯娃是西蒙的情人，遺傳的犧牲者。他能顯出那種變性的徵兆。至於這次犯罪的重要動機就是瑪司洛娃，那是個頹廢的現象的代表。當時副檢察官並未正眼看着瑪司洛娃，却說道：「這個婦人是受過教育的，——這個我們看她的女主所供之詞便能知道。她不但能讀能寫法國話，並且還能說；她是個孤兒，受胎之時已得了犯罪的遺傳性，旋在有智識的紳士家裏養成依誠潔的勞力為生活；但是她竟拋棄自己的恩人，耽於嗜好和情慾，而為求滿足這種嗜好和情慾起見，竟墮落在妓院裏面，而用自己的學問來出賣自己的貨物，又用那祕密的，新近纔發現的科學，即莎爾澗的學說，藉誘惑之名以著名的性質來勾引別人。她既用這種性質統轄了俄國的富人，而得他們的信仰，遂擅意胡為，始以偷竊，繼即殘狠的殺人家的性命。」

首席推事聽到這裏，不由得俯身向着那個嚴正態度的推事，含笑說道：「他這些話全是錯誤的。」

那個推事答道：「真是蠢才。」

副檢察官彎曲着細腰，又說起來道：「諸位陪審官，這幾人的命運在你們權力底下，而社會的運命，因為受着你們判決的影響，也就繫在諸位身上。諸位應該認定這個罪案的意義，應該看出那爲着這種病理的個人（如瑪司洛娃）而社會所受的危險，應該防止他的傳染，應該保護社會中誠潔、堅定的分子，以抵擋其傳染，防止其損害。」

副檢察官說到這裏，詞鋒已窮，隨即得意洋洋的坐在椅上，彷彿自己覺得他這種演說是很重要似的。

他演說的意思，除去巧言花語以外，就是決定瑪司洛娃施催眠術於商人，以獲得他的信用，便帶着鑰匙，到旅館裏去取錢，本打算自己把所有錢全都

奪去，後來爲西蒙與葉菲米兩人所獲，就由他們三人共同分贓。以後她爲隱藏自己犯罪的痕跡起見，又同商人走到旅館裏來，把他毒死。

副檢察官演說既終，一個穿着禮服的中年人，胸間貼着一件漿硬的白色襯衫，從律師席上立起來，大聲發言，爲喀其金和鮑慈柯娃兩人辯護。那就是他們兩人用三百盧布雇來的律師。他極力爲他們洗刷，把所有的罪全歸在瑪司洛娃一人身上。

他力駁瑪司洛娃的供詞，說當她取錢的時候，鮑慈柯娃和喀其金也在一塊兒；他主張她的供詞是無一顧之價值的。他說他們兩個勤勞誠潔的人，有時每人一天還可由住客那裏取得兩三個盧布，那末二千五百盧布的積蓄也是可能的事情。所以商人的錢是瑪司洛娃偷去的，不知道把銀錢交給那個人，也許已經丟失都未可知，因爲她那時候正在洪醉。並且毒藥也是瑪司洛娃一個人下的。

所以他請求陪審官認略其金和鮑慈柯娃於偷錢爲無罪；即使他們認那兩人爲犯偷竊罪，但是決不與毒殺有關，並且也不是出於故意的。

最末他表示對於副檢察官的意見異常贊成，不過他對於「遺傳」的一番議論雖然講得是「遺傳」的學問上的問題，可是不大能包括盡，因爲鮑慈柯娃也是不識父母的女兒。

副檢察官彷彿很生氣似的露着牙齒，在紙上寫些甚麼字，聳着一雙肩膀，帶着又藐視又驚奇的模樣。

以後瑪司洛娃的律師立將起來，露出膽怯的樣子，口吃着說起辯護詞來。他並不否認瑪司洛娃參加偷錢一層，僅主張她並沒有毒害司梅里濶夫的意思，給他藥末吃，也不過是使他快些睡熟的意思。他也想演說一下，便講到瑪司洛娃爲男子所勾引，以致墮落，但是那些男子却一點也不會受罰，而她的反應受着自己墮落的痛苦；這種涉及心理範圍的說法他簡直說不完全，並

且大家聽着也都不好意思。當他談鋒牽涉到男子的殘忍和婦女的無助的時候，首席推事阻止他，請他就他實事方面發言，以便減少他的話頭。

以後那個副檢察官又立起來，辯護自己對於遺傳的論點，以反對第一個辯護人。他說如果鮑慈柯娃是不識父母的女兒，那末遺傳學說的真實並不能因此有所破滅，因為遺傳的法則是建立在科學上面的，我們不但能夠由遺傳裏推出犯罪，還能從犯罪裏推出遺傳。至於那位辯護人說瑪司洛娃爲受那想像的男子的誘惑，遂致墮落，其實查考所有證據，不如說她引誘別人，致在她手下的人受他的犧牲。說完這段話，他重復坐下去，露着得勝的態度。

以後首席推事請被告自己發言辯護。

葉菲米，鮑慈柯娃重言她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情，並沒有什麼參加，還是堅持着把所有罪案都推在瑪司洛娃身上。西蒙祇把一句話重複了幾遍：

「聽你們的自由罷，不過我總是沒有罪的。」

瑪司洛娃却一句話也不說。首席推事當時請她自行辯護，她祇擡起眼睛來，四圍望了一下，彷彿就擒之獸一般，又立刻垂下眼去，苦嘆一聲，啜泣起來。

南赫留道甫忽然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坐在傍邊的那個商人一聽見這種聲音，不由得問道：『你怎麼了？』這種聲音是極力掩住的嗚咽聲音。

南赫留道甫還一點也不明白自己現在所處地位的意義，那制不住的嗚咽，和奪眶而生的眼淚，越顯得他神經的衰弱。他便戴上眼鏡，以作遮掩之計，後來又取了一塊手巾，偷偷拭淚。

他極恐怕廳內衆人都已知道他的行爲，未免欲蓋彌彰，於是他內心所生的工作竟爲一種恐受羞辱的心所掩塞。這種恐怖心他在那時是極盛的。

第二十一章

被告的辯詞說完後，首席推事又同兩個推事商議設定問題的形式，商議了許久，纔把問題定好。當時首席推事又把這件案子的概要敘述起來。

在說到事實以前，他還和顏悅色的對那些陪審官講解，說搶劫是搶劫，偷竊是偷竊，偷關着的箱子和偷不關着的箱子都有不同的地方。他講解了這段道理，便看着南赫留道甫，彷彿特別希望他能明白他的意思，而給自己的同事講述一下。以後他覺得那些陪審官已經能够明白這個真理，便又傳佈他別種真理，彷彿說凡能致人死的行爲謂之殺害，——所以毒害也是殺害。當這個真理，據他的意思，已能爲陪審官所了解的時候，他又講解說如果偷竊和殺害成在一塊，則犯罪的主體就是偷竊和殺害。

他雖然自己願意把這件事情趕快辦完，雖然那個瑞士婦人正等待着，他竟把這種職業弄得太熟了，所以剛一說話，就停止不住；於是他就仔細教訓那些陪審官，說如果他們認被告爲有罪，那末就有承認他們爲罪人之權；如果認被告爲無罪，那末就有承認他們爲無罪之權；如果認他於這件事情有罪，而於那件事情爲無罪，那末祇能認他於這件事情有罪，而於那件事情

無罪。以後他又解釋說，雖然這種權利已付與他們，但是他們應該用理性去享用他。他又說到如果他們對於所設的問題有肯定的回答，那末他們認所有在問題裏所設的是這種回答；如果他們不承認所有在問題裏所設的事情，那末應該保留那所不承認的事情。他正打算把這個題目詳加解釋，可是一看鐘，纔知道已經是二點五十五分，便決定立刻把談鋒移到事實上。

他開始說道：「這件案子的事實是這樣的……」以下他所說的話都和那些律師、副檢察官、證人等所說的話相重複。

首席推事在那裏說着，傍邊那兩個推事在那裏聽着，帶着一種深思遠慮的神氣，有時還看着手錶，雖然都覺得這篇演說很好，却總嫌他太長。副檢察官也是這樣意見，就連法庭人員和傍聽人也都是同一的意見。後來首席推事把案件概要說完了。

人家以爲他什麼話都說完了。但是首席推事還捨不得和自己說話的權

利相離——他最愛聽自己那種教訓人的聲音，——還想說幾句話，提起所予於陪審官的權利的重要；他以為他們應該謹慎並且注意去享受這種權利，不要因之發生弊端，又說他們已經發過誓，他們是社會的良心，並且說會議室的祕密應該是神聖的。

首席推事一說話時，瑪司洛娃就目不轉睛的看着他，惟恐失去一句話，所以南赫留道甫也就不怕和她兩眼相遇，不住的在那裏望着她。那時候他的想像裏已經發生着平常的現象，使久不相見的情人的臉，起初覺得外部的變更十分利害，不由得有點驚愕，以後就看得和多年前所見的一般，發生的變更早已消滅，而在精神的眼睛面前祇發出一種特別的，精神體的重要表現。南赫留道甫心裏所起的現象就是這樣。

不錯，雖然穿的是囚服，身體已經肥胖，胸脯已經凸高，面部已經廣闊，額上髮邊已露皺紋，可是還是復活節晚上用戀愛的，笑樂的眼睛從下到上，看着

他她所愛的人的那個喀瞿沙，這是無疑的呀。

南赫留道甫那時候自己思想道：「那真是一樁奇事，這件案子恰巧當我輪着做陪審官的時候便會出現；我十年來未曾見過她一次，今忽然在這邊被告席上相見唉，這個事情怎樣了結呢？快一點罷，唉，快一點罷！」

他總還不肯降服着內心所生懺悔的情感。他設想這是偶然的事情，可以隨便經過，不破壞他的生活。他覺得自己所處地位，彷彿一隻小狗在室內犯了一件壞事，當時經他的主人拉着頭頸，把鼻子推在他所成的不潔物上面。小狗那時候吠叫着，往後退着，想遠避自己所做的壞事，並且加以遺忘；但是那個不肯讓步的主人竟不放他走。南赫留道甫也覺得他所做的惡事，覺得主人有力的手，但總不明白他所做事情的意義，不承認那個主人。他總打算不信那現在他面前的是他的事情。但是暗中有一隻不肯饒恕人的手拉住他，他也就覺得自己避不過去。那時候他還鼓着勇氣，依着習慣翹着雙腿，慢

慢的弄自己的眼鏡。坐在第一排第二隻椅上，帶着一種自信的姿勢。可是在心靈深處，他已經覺出自己這種行為，和幾年來淫蕩奢侈，自滿的生活的殘忍卑賤，污穢；那個當時稱為怪物的可怕的幕布，十年來隱蓋着他那種犯罪行為，和他所有以後的生活，到現在已經在那裏動搖，眼見得要看見幕中了！

第二十三章

首席推事把演說講完，露出威嚴的態度，把問題紙取起來，叫首席陪審官過來交給他。陪審官個個都立起身來，喜歡能夠走出去了，却異常懷慚，因為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便魚貫着走進會議室裏去。門一開，一個憲兵就走到那裏去，把佩刀從鞘裏拔出來，放在肩上，站立在門傍。推事們也都立起來，走出去了。被告等也全被帶走。

陪審官一走進會議室，和原先一艘，第一件事情就是吸煙。他們坐在大廳裏陪審官席上所感着自己地位的不自然和虛假，等他們一走進會議室抽

煙的時候，早就消滅了；他們散坐在屋內，個個心裏都發出一種輕快的情感，便起了熱鬧的談話。

那個心善的商人說道：『那個姑娘並沒有錯，她是受了人家的誘惑，應該加以寬免。』

首席陪審官抗言道：『我們現在是在那裏裁判人；我們不應該順從自己私人的印感。』

大佐說道：『首席推事後面那段概要講得很好。』
『唔，好呀！我幾乎不睡熟了。』

那個猶太式的總管說道：『最重要的關節，就是如果瑪司洛娃不同僕役們串通，不能知道銀錢之所在。』

內中有一個人問道：『據你的意思，錢是她偷的麼？』

善心的商人喊道：『那個我一點也不信！全是那個紅眼睛的魔鬼做出來

的事情。」

大佐說道：「全都很好。」

「不過她會說過她沒有進房去過。」

「你去相信她罷。這樣的惡婦，我永世也不信她的話。」

總管說道：「這個不能不使你不信呀。」

「鑰匙是在她手裏的。」

商人抗言道：「什麼，什麼在她手裏？」

「但是戒指呢？」

商人嚷道：「這個她已經說了。那個商人性質是極特別的，又喝醉了酒，便把她頂撞了。自然以後十分憐惜他。便說，不要哭了！把戒指送給你罷。」

彼得，蓋拉西瑪維奇插言道：「事情不是這樣的。現在祇有一個問題：就是引誘並且圖謀這件事情的人是她，還是僕役？」

『僕役一個人不會做。因為鑰匙在那個女人手裏。』

不相連續的談話引得十分長久。後來首席陪審官纔說道：『諸位先生，請圍坐在桌邊，討論一下；』說着，他自己坐在主席座位上去。

那個總管堅持着定見，說瑪司洛娃是重要罪犯，便講起一個妓女在並樹道上偷竊他朋友的錶的事情，以證實他的意見，至終說道：『這些妓女個個是惡婦。』

大佐那時候也講起一件比較使人驚愕的事件，就是偷銀火壺的事情。

主席耐將不住，便用鉛筆在桌上輕輕打着，說道：『諸位先生，請你們按着問題談話罷。』

大家這纔靜默下來。審查的問題共有以下四種：

(一) 克拉品文縣，鮑爾喀村農人西蒙，彼得洛甫，喀其金，年三十三歲，被控於
一八八三年正月十七日謀害商人司梅里闊夫，意圖謀害，遂與他人協議，以

毒藥置葡萄酒內飲之致死，竊去二千五百餘盧布及寶石鑽戒一只，這件事情應當有罪麼？

(二) 鄉婦葉菲米，伊溫諾夫納，鮑慈柯娃，年四十三歲，對於上述罪案有罪麼？

(三) 鄉婦葉卡答隣，米海洛娃，瑪司洛娃，年二十七歲，對於第一問題所述的罪案有罪麼？

(四) 如果被告葉菲米，鮑慈柯娃對於第一問題並沒有罪，則對於被告於一八八三年正月十七日當其在瑪佛利泰納旅館裏服務時，偷入旅客司梅里闊夫的房內，從閉鎖着的箱內偷去二千五百盧布，而這個箱子是用自己取來的鑰匙開的，對於這件事情被告沒有罪麼？

主席先讀了第一個問題，便問道：「唔，諸位先生，怎麼樣？」

對於這個問題大家回答得很快。所有人都承認喀其金於謀害及劫財二層都已加入，所以一定是有罪的。不承認喀其金有罪的祇有老工人一人，那

個人對於所有問題都主張爲罪人開脫。

主席以爲他還不明白，便講給他聽，說所有事情全已明顯無疑，可以決定喀其金和瑪司洛娃是有罪的；那個老工人却回答說他明白這個意思，不過總看他們十分可憐。他說道：『我們自己也不是聖人；』所以他終堅持着自己的主張。

第二個關於鮑慈柯娃的問題講解並且議論了許多時候，纔回答說『沒有罪，』因爲對於她參加謀害一事，至終沒有明顯的證據，這是她的律師所藉以辯護的特別要點。

那個商人存心要使瑪司洛娃脫罪，所以主張鮑慈柯娃是全案的主謀人犯。許多陪審官都贊成他的意見；主席是顧全法律的人，他說認她於謀害有關，這是毫無根據的。經過許久的辯論，主席的意見竟得了勝利。

對於第四個問題，他們回答說鮑慈柯娃是『有罪的，』後來工人的主張，

加了一句：「但應從未減」的話。

第三個關於瑪司洛娃的問題引起了熱烈的辯論。主席主張她於謀害及竊財二事均屬有罪；商人不贊成，大佐、總管和工人都附和着商人——其餘諸人彷彿都有點動搖，但是以後主席的意見又佔着勝利來，實在因為所有陪審官都已疲倦，希望趕快了結，所以都趨於妥協一方面的意見，以便釋放自己出去。

按着司法檢察所得的結果，南赫留道甫又深知道瑪司洛娃之爲人，所以他信瑪司洛娃於偷竊及毒害兩事都沒有罪，起初他也深信別人都會這樣承認；後來他一看——因為商人不着實的辯護，——這種辯護根據在他極喜歡瑪司洛娃的緣故，這個他自己也不加隱瞞，——因為主席竭力的反對，又因為大家的疲倦——決議竟傾於被告一方面，他心裏打算起來抗言，但是他覺得替瑪司洛娃說話總有點害怕，彷彿大家已經知道他同她的關係

似的。但是他覺得總不能聽其自然，應該起立反對執言。他的臉色倏地變紅，條地變白，剛打算說話，忽然那個自來未曾說過話的彼得，蓋拉西瑪維奇憤於主席威嚴把持的聲音，便起來反對他，說那南赫留道甫心裏所要說的話。他說道：「你說她偷東西，因為鑰匙在他身上，難道不因為是他在他以後，用相同的鑰匙開箱子麼？」

商人點頭說道：「唔，是的；唔，是的。」

「她不能夠拿錢，因為在她的地位上，她無處去用錢。」

商人又說道：「我也是這樣說啊。」

「一定是她到那裏去，使僕役們起意，便乘着機會，以後都推在她身上去。」彼得，蓋拉西瑪維奇越說越憤怒。這種憤怒心以後傳到主席，使他也因此堅持自己反對的意見；但是彼得，蓋拉西瑪維奇也很堅硬的說大多數人都同他的意見相合，承認瑪司洛娃於偷竊金錢和戒指一事並未參加，而這個

戒指是人家送給她的。以後談鋒一到她會否參加謀害的問題，又是那個熱心的辯護人，商人，說應該認她為無罪，因為她並沒有毒死他的必要。主席說這個不能認她為無罪，因為她自己承認藥末是她所給的。

商人說道：「給了，可是她以為是鴉片。」

那個大佐說道：「就是鴉片也能把他害死。」說着，就講起他有一位舅嫂會中過鴉片的毒，如果醫生不住得近，想着適當的方法，也早就死了。大佐講得十分得神，露出自信和傲慢的態度，顯着那種氣派，誰也插不進話去，祇有總管一人為這個譬喻所傳染，決定插進話去，以便講述自己的歷史。

他說道：「但是有人竟生出一種習慣來，能服下四十九鴉片；我有一個親戚……」

但是大佐不讓他插下話去，繼續講述他舅嫂吞鴉片後的結果。有一個陪審官說道：「諸位先生，現在已經五點鐘了。」

主席遂對大家說道：「諸位先生，這樣罷。認她爲有罪，却沒有劫財意思，財產也並未偷竊。這樣好不好呢？」

彼得，蓋拉西瑪維奇極滿意自己的勝利，也就贊同主席的意見。

商人說道：「但須從末減。」

大家都答應了。祇有一個老工人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說道：「不，沒有罪。」
主席解釋道：「其結果還是這樣。既無劫掠的意思，又不偷竊財物，那就是沒有罪。」

商人高興着說道：「就這樣寫罷，因此她就能脫罪了。」

衆人都已疲倦，爲着辯論把腦子攪得十分昏亂，所以誰也想不到加一句說：——「是，但是沒有謀害性命的意思。」

南赫留道甫心裏正異常興奮，所以未曾想到這層。答案就是這個樣子，送到法庭裏去。

拉勃萊(註二)說，律師每逢出庭辯護，在指明所有法律，並且讀完二十張法律上毫無意思的拉丁文以後，一定要請被告擲骨骰，是雙數還是單數。如果是雙數，則原告理直；如果是單數，則被告理直。

(註一)拉勃萊(François Rabelais) (1483-1553) 是法國著名諷刺的人文派。幼時家甚貧，父母送他到修道院去。拉氏居院中甚久，習希臘文及百科辭書，以學問淵博著稱。既長，至各國游歷，讀書益富，智識益廣。拉氏於醫學一門研究最精，一五三六年對公眾講述骨殖的學問，遂得醫學博士之尊號，任爲某醫院之醫官。其時拉氏著小說數篇，其目的在使病人讀之得愉快之感。此種小說均以表現劇烈的心靈充滿人道的世界觀，可爲十八世紀理性主義的先聲。拉氏實在是法國文藝復興時代的理想的表現者。他的名著爲巨人傳(Les Grandes et Inestimables Chroniques du Grand et énorme Géant Gargantua) 其外向著有小說二篇，及法文拉丁文詩多種。(詳見研方靈君所著歐洲文藝復興史第六十五頁，請閱者參考)。

在這裏也是這樣。這種決議的採用，並不因為大家都同意，却因為第一主席演說過久，在這裏竟忘記他所常說的話，就是「他有罪，但無殺人之意」一語；還因為第二大佐把他舅嫂的歷史講得太長太悶；又因為第三南赫留道甫心裏正極擾亂，竟未曾留心到加進「無殺人之意」一語，以為「無劫財之意」一句保留語便能消滅她的罪，並且因為第四彼得，蓋拉西瑪維奇當主席讀問話和答案的時候，恰巧不在室內，——最重要的是因為第五大家都已疲倦，大家都願意趕快脫身，所以那個最末的決議竟很快大家不加思索，遂爾同意。

諸陪審官按了一下鈴。持着佩劍站立在門旁的憲兵，把佩劍插入鞘內，站將開去。推事們已經坐在原位上，陪審官魚貫着從會議室裏走出來。

首席陪審官手裏持着一張紙，臉上露出得意的態度，走到首席推事面前，交將上去。首席推事讀了一下，臉上露出驚奇的神氣，擺着手，向一個推事有

所商議。他很奇怪陪審官既保留了一句：「無劫財之意。」竟會不保留第二句：「無殺人之意。」據陪審官的決議，其結果瑪司洛娃不偷東西，不搶東西，却去謀死人，而並無一種顯明的目的。

他便向左邊一個推事說道：「你看，他們竟會議出這樣無意識的判決。這價應該取得徒刑，但是她並沒有罪呀。」

那個威嚴的推事說道：「唔，怎麼沒有罪呢？」

「簡直沒有罪。據我看來，這是應該援用第八百十八條的時候了。第八百十八條規定謂如法庭認控告爲不正當，得廢撤陪審官之決議。」

他說罷，對那善心的推事問道：「你看怎樣？」

他並不一下即行回答，却看着放在他面前的公文上的號數，把那個號數用「三」來除，——竟除不開。他心裏想如果除得開，那末他可以贊成這件事情，後來雖然除不開，因爲他心地太善，所以也就表示贊成了。

他便說道：「我也以為這是應該的。」

首席推事對那威嚴的推事說道：「你呢？」

他很堅決的回答道：「無論如何，這是可以不必的。各報上時常說陪審官開脫罪人；現在法庭一把罪人開脫，他們不知道要說什麼話呢。所以無論如何，我不贊成。」

首席推事看了一眼錶，說道：「真可惜，但是有什麼法子呢？」說着，把審議案交給首席陪審官朗讀。

大家全立起來，首席陪審官露出躊躇局促的樣子，一面咳着嗽，一面讀那問題與答案。所有法庭人員，如書記官，律師，和檢察官，都表示驚奇的樣子。

被告們坐在那裏，並不顯得驚慌，可見他們還不大明白答案的意義。大家又坐下，首席推事問檢察官被告應得何種刑罰。

檢察官很喜歡對於瑪司洛娃竟得着意外的成功，便斷定這個成功是他

雄辯的結果，當時就調查了一下書籍，立起來說道：「西蒙·喀其金應根據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條及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條第四項處刑，葉菲米·鮑慈柯娃應根據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條處刑，葉卡德隣·瑪司洛娃應根據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條處刑。」

這幾種刑罰祇要一加援用，都是極嚴的。

於是首席推事立起來說道：「法庭暫閉，以便規定判決。」

大家全跟着他立起來，有的走出去，有的在法庭裏走着，以為好事快將了結，臉上都露輕快之色。

南赫留道甫正同首席陪審官在那裏談話；彼得·蓋拉西瑪維奇走上前去，對他說道：「我們這樣糊塗，真是慚愧。瑪司洛娃恐怕要受徒工的審判了。」

南赫留道甫並未十分留心着傍邊的說話，當時便驚問道：「你說什麼話？」他道：「我們未曾加上『雖有罪，但無殺人之意』一語。檢察官將科以十

五年的徒刑，——這是剛纔書記官對我說的。」

主席陪審官說道：「我們就是這樣決定的呢。」

彼得，蓋拉西瑪維奇辯論着說這是很明顯的事情，因為她既不取錢，自無殺人的意思。

主席還自抗辯道：「不過我曾在議決以前把答案朗讀過一遍；却沒有一個人起來反對的。」

彼得，蓋拉西瑪維奇說道：「當時我正走出房去。但是難道你竟睡熟了麼？」

南赫留道甫道：「我是萬想不到的。」

「我們也想不到這層。」

南赫留道甫說道：「現在還可以補救。」

「唔，不能了，——現在已經完了。」

南赫留道甫便向被告們望了一下。他們的命運已快被人決定，却還不動

的坐在柵欄後面，傍邊站着幾個兵丁。瑪司洛娃正含着笑。在南赫留道甫的心靈裏忽然動着一種惡念。他以為她如能脫罪，還留在城裏居住，那末他同她的關係將陷於不決的境況；他們兩人的關係實在是很難的。至於長期的徒刑和荒僻的西伯利亞，反倒能斷絕他們兩人的關係。被創之鳥在獵袋內不住的抖索，憶念起自己窘促的地位。

第二十四章

彼得·蓋拉·西瑪維奇的猜度並沒有錯誤。

首席推事從會議室裏回來，手裏持着一張紙，朗讀起來：

「一八八三年四月二十八日N城地方審判廳刑事庭，據諸陪審官之決議，依刑事訴訟法第七百七十一條第三項，第七百七十六條第三項，及第七百七十七條，判決農人西蒙，賂其金，三十三歲，町人葉卡答隣，瑪司洛娃，二十七歲，剝奪公權，徒刑流遣；賂其金八年，瑪司洛娃四年，依刑事條例第二十五

條辦理。

「町人葉非米，鮑慈柯娃——年四十三歲——剝奪公私所有權利及特權，監禁三年，依刑事條例第四十九條辦理。此案所有法庭費用，由被告平均擔負，如被告無力清償時，應由國庫償之。」

「本案物證出賣，戒指歸原告，藥瓶消毀之。」

喀其金聽着，立起身來，彷彿欠伸似的，把手指交又在頭頸上面，不住的摸那雙頰。鮑慈柯娃顯得十分安靜。瑪司洛娃一聽見這種判決，臉兒頓時漲得發出紫紅顏色。

她忽然向着全廳喊道：「我沒有罪，我沒有罪！這真是罪過。我沒有罪。既不願意，也不想做。老實說。老實……」沒有說完，就坐在椅上，大聲哭泣起來。當鮑慈柯娃和喀其金出去的時候，她還坐在那裏悲泣，憲兵便上前去拉她的衣裳袖兒。

南赫留道甫那時候不由得自語道：「不，這是不能聽其自然的。」那時候他完全忘掉以前的惡念，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竟忙着跑到圍廊那裏，想再看一看她。陪審官和律師們看見案件已經了結，個個都極高興，爭先走出庭去，門那裏竟有許多擁擠在一塊，南赫留道甫也只得在門傍等候了一會，等到他走到圍廊那裏，瑪司洛娃已經走得很遠了。南赫留道甫迅步追去，也不管別人家對他的注意，後來追到了，便止住步。那時候瑪司洛娃已經止哭，祇在那裏抽氣長嘆，用三角巾一端拭那滿着紅斑點的臉，竟從他身傍走過，絕不一顧。南赫留道甫等她一走過去，趕緊又回來見首席推事，但是首席推事也已走出去了，南赫留道甫在門房那裏追着他。

南赫留道甫看見他正在穿一件漂亮的大衣，還從僕役手裏接來一根銀頭手杖，趕緊就迎上去說道：「推事先生，我能够同你談一談剛纔已判決的案件麼？我是陪審官。」

首席推事說道：「啊，足下是南赫留道甫侯爵麼？很好，我們已經見過了；」說着，同他握了一下手，斗地憶起遇見南赫留道甫的那天晚上，他正很高興的在那裏跳舞，比所有在場的少年跳得都好，——他當時又問道：「什麼事務要我效勞？」

南赫留道甫帶着一種痛苦黯淡的臉色，說道：「關於瑪司洛娃一事答案裏發生了誤會。她於毒藥事並無一點罪，却判決為徒刑。」

首席推事一邊向大門那裏走去，一邊說道：「法庭是根據你們所上的答案以作判決的，雖然這種答案法庭看來，並不與事實相合，却也沒有法子啊。」

那時候他一面說着，一面憶起他曾打算給陪審官們講明他們的答案如果祇有「是——無罪」一語，而否認殺害的意思，那末竟要變成確有定意謀殺；這一段話他當時因忙着把事情了結，竟未曾說起。

「是的，但是竟不能改正錯誤麼？」

「提出上控，那總應該是可以的。但是應該到律師那裏去問一下；——說着，慢慢把帽子歪斜的戴着，依舊向門那裏走去。」

「但這是很難的了。」

「你看，瑪司洛娃本祇有兩條路可走……」他這樣說，打算同南赫留道甫顯得親密些，便一邊整理大衣領上的鬚鬚，一邊輕輕握着他的手肘，說道：「你也不要走麼？」

南赫留道甫說道：「是的；」便趕緊穿起大衣，同他走出去了。

他們走到明亮的，熱鬧的太陽地裏去，大街上車輪來往的聲浪極大，所以說話也就要提着重着聲音。

首席推事提高着嗓子說道：「那種情形很特別。瑪司洛娃兩條路裏祇能走一條；或者是減輕，就是監禁，那末她從前在監裏所住的日子也算在裏面，——或者是徒刑作苦工這兩條路沒有別一條路可循。如果加了「無謀害

之意」一語，那末她簡直可以釋放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竟容任這樣的錯誤的發生。」

首席推事笑道：「這件事情就着眼在這一點上面，」說着，就望了自己的錶一下。離克拉拉（按即彼之瑞士情婦）所定的相見期限祇有三刻鐘了。

他便說道：「你可以到律師那裏去一下，應該尋出上控的理由。這個總可以找得出來。」說罷，便又向一個馬車夫說道：「到德倭亮街去。三十個哥幣，多一個不給。」

「老爺，請上車罷。」

「再見罷。如有所役使，我家住在德倭亮街，很容易記憶，」說着，很親藹的鞠了一躬，便上車走了。

第二十五章

同首席推事的談話，和街上新鮮的空氣使南赫留道甫的心靈略覺平安。

他現在想他所受的情感因爲他在不習慣的情形下所過的早晨而擴大。

「這是個奇怪，並且可驚愕的遇合，應該盡我所能，以減輕她的命運，並且要從速做去。立刻做去。應該到審判廳去打聽法那林或米其杏的住址。」他憶起兩個有名的律師來。

南赫留道甫回到審判廳，脫去大衣，往樓上走去。在第一個圍廊裏他遇見了法那林。南赫留道甫便止住他，說有一件事情奉商。法那林依着他的臉和名字都認識他，當下就說他極願爲南赫留道甫効勞。

他說道：「我雖然已經累乏……但是如果時候不多，請卽把尊事說給我聽；請到這裏來罷。」

法那林便帶南赫留道甫到一間屋子裏去，大概就是某法官的辦公室。他們兩人都坐下。法那林問道：「請問，什麼事情？」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先要求你不要使任何人知道我參預這件案子。」

「唔，那是自然的。怎麼樣……」

「我現在當了陪審官，剛纔誤判一婦人受徒刑之罪，——但是這個婦人並沒有罪。這個很使我心中難受。」

南赫留道甫說到這裏，不由得臉紅起來，口吃吃不能語。

法那林看了他一眼，立刻垂將下去聽着。

他立刻就說道：「唔，怎麼樣呢？」

「既誤判一無罪之人，我打算撤消這個案件，上控到高級司法機關。」

法那林補上去說道：「那就是說到大理院去上控。」

「所以我要托你辦理此事。」

南赫留道甫打算把這件極難的事情趕快說完，所以立刻就說道：「所有關於這件案子一切費用，無論多少，我總擔任。」說罷，臉登時紅將起來。

律師暗地裏十分好笑，他那種不老練的態度，嘴裏却說道：「唔，我們以後

可訂契約。到底怎麼一件案子呢？」

南赫留道甫便把一切詳請告訴給法那林聽。律師聽罷，說道：「好，明天我把這件案子取來看一看。到了後天，——不是禮拜四，請你在下午六時到我家裏去，我給你回信。好不好？唔，現在我們走罷，我還有點調查的事情。」

南赫留道甫同他作別後，便走出去了。

同律師的談話，和他爲營救瑪司洛娃所設的各種方法，更使他安心一點。他走到街上，天氣異常美好，他極快樂的吸著春天的空氣。車夫却上前來，願爲他駕車，他却一一辭却，徒步而行，頓時一些關於喀瞿莎和他們兩人所做的行爲的一種思想和回憶圍繞在他的腦筋裏面，他心裏便又憂愁起來，看所有事物都成黯淡的神色。他自語道：「不，我以後再想這件事情罷。現在應該散散心，把痛苦的印象忘掉一點。」

那時候他斗然憶起應該到柯爾察克家裏去午餐，一看自己的錶，還不很

晚，趕得及過去吃飯。那時候傍邊正走過一輛公車。他趕緊跑過去，一跳上車。到了一個曠場上，他跳下去，找到一輛好馬車，五分鐘就到柯爾察克家裏臺階傍邊。

一個肥胖的看門人出來開門，那扇門是橡樹製的，釘着英國式的樞鈕，轉起來一點聲響都聽不見；當時那個僕人很和藹的說道：「大人，請進來罷。他們等了您半天，不見來，先自吃了，剛要打發人來請您。」

看門人就走到扶梯，向上邊按鈴。

南赫留道甫一面脫衣，一面問道：「有誰在那裏？」

看門人答道：「郭洛沙夫和米海拉，塞格維奇；除此以外，都是自己家裏的人。」

一個穿着禮服和白色手套的漂亮僕人從扶梯上往下探望了一下，就說道：「大人，請上來罷。」

南赫留道甫升上扶梯，走過闊大華美的大廳，直到飯廳裏去。飯廳裏全家都聚在一起，祇有母親，莎費，瓦西里夫納，侯爵夫人一人不在那裏，她是永遠不出自己的書房的。桌子上首坐着柯爾察克老人，同他並排坐着的左邊是醫生，右邊是客人伊凡，伊凡諾維奇，郭洛沙夫，他以誼做過省長，今爲某銀行董事，是柯爾察克的好友；再往下左面是密司萊特爾，媚仙的小妹的保姆，和一個四歲的小姑娘；（即媚仙的小妹）右面對坐着媚仙的兄弟，中學校第六年級的學生，柯爾察克家的獨養子，名叫潘卡，因爲等候着他的考試，所以全家都還留在城裏；潘卡的傍邊坐着一個學生，是住在那裏幫助潘卡溫習功課的；再在左面是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是四十歲的老處女，是一個斯拉夫崇拜派；對面坐着米海拉，塞格維奇或叫米薩，鐵菜金，是媚仙的表弟，桌子的盡頭坐着媚仙自己，靠着她傍邊放着一付未曾動用的器具。

柯爾察克老人一看見南赫留道甫進來，一邊嘴裏嚼着食物，一邊說道：

唔，好極了。請坐，我們剛纔吃到一碟魚呢。」說着，又張着大嘴向一個肥胖巨大的僕役說道：「斯鐵彭……」隨着就把眼睛朝空座兒那裏一溜。南赫留道甫雖和柯爾察克老人很熟，並且時常相見，時常在一塊兒同食；可是今天他那個紅噴噴的臉，死僵僵的嘴唇，繫在胸前的襍單，和肥膩的頸頸，總之一句話——那張「養尊處優」的貴族容貌特別使南赫留道甫感着不快之感。

斯鐵彭一面說道：「老爺，立刻就好了。」一面向放銀器的櫥櫃裏拿出一隻大湯匙，又點頭向一個有鬚的漂亮僕人示意，當時那個僕人就整理起嬭仙身傍一付未曾動過的器具，上面蓋着一件折得十分整齊的潔淨的飯單。南赫留道甫沿着食桌走了一遍，與衆人握手。他走近過去的時候，除去柯爾察克老人和婦女外，大家都立起來。其中有些人南赫留道甫素不與之交談，現在竟繞着桌子，一一握手，心裏總覺得特別的不高興，並且可笑。他先向

衆人告罪，怨他遲來，後來就坐在桌端，媚仙和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中間空位上面；柯爾察克老人要求他，雖不喝酒，也要喫一點魚蝦乳腐之類。南赫留道甫想不到自己會這樣飢餓，先吃了一點油酪麪包，竟不能止住，拚命吃將起來。

郭洛沙夫說道：「唔，怎麼樣，始端破裂了麼？」——他用那守舊報紙反對陪審制法庭的口氣來譏諷他——「是不是把有罪的開脫，把無罪的定罪呢？」柯爾察克侯爵素來對於自己好友的智慧和淵博異常欽折，當時也就隨和着說道：「始端破裂了……始端破裂了……」

南赫留道甫試着做一次無禮的舉動，竟不回答郭洛沙夫，連飲着剛取到的熱湯。

媚仙含笑說道：「讓他喫東西罷；」她用這個代名辭「他」字，越顯得自己和南赫留道甫親近的樣子。

郭洛沙夫便大談起某家報紙反對陪審制法庭所著論說的內容來。米海拉，塞格維奇也隨和着他，講起那家報紙別種論文的内容來。

媚仙那一天穿着十分華麗的衣裳，等着南赫留道甫喝完湯，就說道：『你大概很累，很餓了。』

『不，倒還不十分累。你呢？去看圖畫了沒有？』

『沒有，我們緩一天再去看。我們到薩拉瑪托夫家網球場去了。察司脫克魯克擊球技出衆的好。』

南赫留道甫到這裏來，原是爲着散心的；他每到這個家庭裏來，心裏常極快樂，不但因爲那種奢華的佳調能使他的情感得着愉快的印感，却還因爲無形中圍繞着他的，諂媚的，和藹的空氣。現在却不然了，所有在這家庭裏的事物他都覺得反背，——如看門人，寬扶梯，鮮花，僕役，桌上的陳設，等等他看着都不入眼，連媚仙他看着都不很自然，沒有原先那樣楚楚動人之致。他覺

得不舒服的是郭洛沙夫那種自信，卑陋，自由的聲音，是柯爾察克老人那副蠢牛似的臉容，是斯拉夫派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的法文字句，是保姆和助讀教員困窘愁慮的臉，尤其是媚仙說起他時所說的代名詞「他」……南赫留道甫對於媚仙時常搖動在兩種關係之間：每逢把眼睛微閉着，或者在月光底下，看望媚仙，便覺得她美好，聰明，自然……忽然在鮮明的太陽光底下他就看見，不能不看見她身上所有的缺點。今天他所看的就是這樣。他看見他臉上的皺紋，並且看出她的頭髮怎樣蓬亂，看出她的手肘怎樣尖銳，看見她大手指的寬爪，又憶起她父親同樣的手爪。

郭洛沙夫講到網球一節，就說道：「那真是極厭悶的遊戲。最快樂的就是我們幼時所遊戲的大球戲。」

媚仙抗言道：「不，你還不懂這種遊戲的真趣。這是「極」能引人的呀！」她說到「極」一字發音十分不自然，南赫留道甫在傍邊聽得十分清楚。

於是兩方面就辯論起來，米海拉，塞格維奇和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兩人也都加入辯論。祇有保姆，助讀教員，和孩子們默着聲不說話，露出十分厭悶的神氣。

一會兒柯爾察克老人哈哈大笑起來，說道：「你們永遠是要拌嘴呀；」說着，就把飯單從坎肩裏抽出來，推着椅子，僕人立刻過來端去，他便立起來了。大家都隨着站立起來，走到小桌那裏，桌上放着漱口盃和香溫水，把嘴漱完，有的人還繼續着誰都不大覺得有趣的談話。

媚仙的意見以為在遊戲裏最能看出各人特別的性質；她當時就對南赫留道甫說道：「對不對呢？」她想引起南赫留道甫贊助她的意見；後來覺出他臉上有一種威嚴並斥責的態度，她不由得有點害怕，便願意知道這種態度之所由來。

南赫留道甫答道：「我實在不知道，我從未想到這件事情。」

媚仙問道：「你要到家母那裏去麼？」

南赫留道甫一面取着煙捲，一面說道：「去，去！」聽那種聲音，簡直顯明的說他並不願意去。

她不由得嘿着聲看着他，露出疑問的神氣；他也覺得不好意思起來。他自己想道：「真是說，我不應該走到人家那裏去，惹起人家的煩惱；」想到這裏，竭力做出恭謹的神氣，說如果侯爵夫人能夠接待，他是極樂意去見她的。「是，是，家母很喜歡你去。你也能够在那裏抽煙。伊凡，伊凡諾維奇也在那裏呢。」

主婦莎費，瓦西里夫納侯爵夫人是個騎臥的婦人。她在客人面前騎着已經有八年之久，身上蓋着絨帶和繡衣，傍列金銀器，象牙器，漆器，及花朵之類。她什麼地方都不去，却祇愛接待自己的好友，就可以說，據他的意思有出乘之才具的人。南赫留道甫也在她好友之列，因為他以聰明的青年著稱，因為

他母親同她是好朋友，又因為媚仙如能嫁給他，那是更好的了。

侯爵夫人的屋子正在大小兩客廳的後面。媚仙在前面走着，後面南赫留道甫跟着；走到大客廳那裏，媚仙忽然很堅決的止住脚步，一面執着金色的椅背，一面看着他。

媚仙很願意出嫁，南赫留道甫是她所想嫁的丈夫。她很愛他，她自己慣作一種思想，彷彿說她是她的，她並不是他的，却是她是她的，所以她要用一種無意識，却極固執的狡猾行爲——這是精神病人常有的現象——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現在她同他談話，是打算引他把自己的心境講述一下。當時她就說道：「我看你一定遇見什麼事情了。」

他憶起在法庭裏相遇的情形，不由得皺着眉頭，漲紅着臉。

他願意做一個信實的人，當時就說道：「不錯，遇見了一件奇怪的，特別的，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你不能够說麼？」

「我現在不能說。不如不說的好。這件事情一發生，我還未曾仔細想過呢。」說着，臉越發紅起來了。

媚仙說道：「你連對我也不說麼？」她臉上的青筋已在顫動，把手內所持的小椅挪移了一步。

他答道：「不，我不能。」他覺得他一邊這樣回答她，一邊也這樣回答自己。——他承認他實在發生了一件極重要的事情。

「唔，那末我們去罷。」說着，她搖着頭，彷彿要驅逐那無用的思想，便邁步向前，走得比尋常迅速。

他看出她極不自然的咬緊着嘴，忍着眼淚。他惹她生氣，自己覺得異常慚愧，異常苦痛，但是他知道那微小的軟弱正要繫縛他，殘殺他。現在他極怕這件事情，便噤着聲同她走到侯爵夫人的書房裏去。

第二十六章

侯爵夫人莎費，瓦西里夫納午餐方終；她所食異常豐美，並且滋養；她喜歡一個人獨吃，吃的時候不許一個人在傍邊看她。臥床傍邊放着一張桌子，上面放着一杯咖啡；她正吸着紙煙。她身段極瘦，却極長，頭髮自幼就是黑的，牙齒很長，眼睛又大又黑。

人家說她同醫生有一點壞關係。南赫留道甫起先對於這件事情並不十分解意。現在他不但憶想起來，竟看見醫生坐在她傍邊，頭髮十分光澤美觀，他不由得異常厭惡。

郭洛沙夫也坐在莎費，瓦西里夫納房內桌傍一張又低又軟的椅子上面，在那裏攪和咖啡。桌上還放着一杯里古兒酒。(註一)

嬪仙同着南赫留道甫走到母親那裏，却並未留在房內。當時她就對南赫

(註一) 里古兒 (Liquor) 爲酒名，味香甜。

留道甫說道：「母親如果困倦，要趕你的時候，請你到我那裏去；」她說話的那種聲音彷彿竭力顯出他們兩人中間並無若何芥蒂發生。她一邊高興的笑着，一邊走將出去，在厚地毯上走着，並不聽見一點聲息。

侯爵夫人說道：「唔，我友，祝你安好，請坐，談一談；」——她說話時候，發出一種假裝的，却極和自然相做的微笑，露着兩排美麗的長牙，這兩排長牙製得十分精工，真彷彿真的一般。——「有人對我說你從法庭出來後心緒十分惡劣。我想這個一定有爲人的良心上難堪的事情，」——他說這句話用的是法國話。

南赫留道甫說道：「不錯，這是實在的。時常覺得自己……覺得自己沒有裁判人的權利……」

夫人時常喜歡對她同談的人巧作諛語當時她彷彿爲南赫留道甫那句話的真誠所感動，便叫喊道：「這是實在的話！」

後來她又說道：「唔，你的畫圖怎麼樣？我很喜歡這門圖畫。如果我不病，也早就到你府上去了。」

南赫留道甫答道：「我已經完全棄去不顧了！」言時，態度異常嚴澀，那時候他越發現出她那些諛詞的不真實，和她所遮蓋着的衰老。他怎麼也不能支配自己，做那有禮貌的人。

侯爵夫人對郭洛沙夫說道：「那是無用的！你知道，萊賓（註二）自己都對我

（註一）萊賓（L. B. Repin）爲俄國著名美術家，歷史的畫家和描像家，生於一八四四年。

自十三歲起即習圖畫，及長，入美術學校，其藝益進。其時作「約甫及其友」及「耶爾女之復活」二畫，竟獲金質之獎章。一八七〇年萊賓游歷伏爾喀河，秀美的風景頗以極深刻的印象，可於當時所作「能工」二畫中見之。此畫中於羣衆及批評界之印象頗大，遂立即將此畫之作者置入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偉大美術家之林。萊賓是有偉大的天才，自由的筆鋒，在俄國藝術史上自能佔得極高的位置。他的作品裏還富有諷刺的

說他(指南赫留道甫)有極大的天才呢。」

南赫留道甫皺着眉，心裏尋思：「他說這樣謊話，怎麼會不害羞。」

後來夫人相信南赫留道甫心緒實在不佳，不能夠引起他有趣味並且聰明的談話，便對郭洛沙夫問起他對於近代戲劇的意見，推測她問話的用意，彷彿郭洛沙夫的意見應該能解決所有的疑團，這個意見的每一句話應當能垂諸萬世而不朽。郭洛沙夫對於戲劇痛加非難，因此就表示起自己對於藝術的意見來。夫人很感動他言論的真實，屢次打算爲戲劇的作者辯護，却立刻降服下去，或者尋出中立的意見。南赫留道甫看着，聽着，可是所看所聽

性質，試觀「買十字架行」一畫，極意描寫拜神徒可笑的行徑，便可斷定作者諷刺的才能如何的偉大。一八七三年萊氏游巴黎，藝術的產品益行豐富並且精進，遂得爲大學院之會員。其作品中最佳者爲透捕，「久不等待」，新兵之運送，鐘表店前之孩童等作品。萊氏又喜畫照像，托蘇斯琴的肖像，萊氏亦曾爲之描畫多種云。

的並不是在他面前放着的人物。

他聽着莎費，瓦西里夫納和郭洛沙夫的話，第一層看出莎費，瓦西里夫納和郭洛沙夫兩人都並未研究什麼戲劇，如果他們在那裏說話，那末所說的祇是爲飯後適應生理的需要起見，運動舌頭和嗓子的筋肉罷了。第二層他看出郭洛沙夫喝着燒酒，葡萄酒和里古兒酒，未免有點醉意，可是他的酒醉並不和尋常不大喝酒的農人一般，却和那些喝酒成了習慣的人喝醉時一般。他並不四處傾斜着，也不說醉話，却處在不正當，並且極自滿的狀態底下。第三層他看出侯爵夫人在談話中間屢次望着那扇窗，露出極不安的神氣，因爲太陽的一條斜光正從窗裏射進來，射在她身上，明顯的照出她衰老的容顏。

她一邊贊成郭洛沙夫所發表的意見，說道：「這是很對的；」一邊按着牀榜牆上的電鈴紐。

那個時候醫生立將起來，彷彿自家人似的，一句話也不說，逕自走出去了。夫人一面繼續談着話，一面目送他走去。

一個漂亮的僕人應聲進來，夫人用眼睛指着窗帷，說道：「菲立布，請你把這個窗帷放下來罷。」

夫人一邊說道：「不，無論你怎麼說，他裏面有一種神祕的氣味，沒有神祕就沒有詩曲；」一邊用一隻黑眼很生氣的監察着那個僕人垂放窗帷的行動。

她慘笑着說道：「無詩曲的神祕主義是迷信，無神祕主義的詩曲是散文；」說着，還目不轉睛的望着那個僕人整理窗帷。

當時她很悲痛的說道：「菲立布，不要放這個窗帷，放那個大窗上的。」說着這句話，她彷彿覺着說得太費勁了，不由得異常懊悔，立刻用一隻帶着好幾隻戒指的手把香煙放在嘴裏，彷彿藉以慰藉自己的意思。

寬胸，健壯的美少年菲立布輕輕鞠了一躬，彷彿告罪的樣子，便移步向前，走到別一個窗戶那裏去，一邊很謹慎的-looking 侯爵夫人，一邊把窗帷整理好，不使一根光線中在夫人身上。但是他做得又不合適，那個生氣的莎費，瓦西里夫納又要打斷自己論神祕主義的話，指導那糊塗冒失的菲立布。一剎那菲立布的眼睛裏已經滿着火光了。

南赫留道甫觀察着這種遊戲的事情，心裏面想道：『你要做什麼，心裏老不如意。』但是那個美人和力士竟竭力遮蓋着自己那種忍耐不住的態度，很安甯的奉行着那個疲乏，無力，虛偽的侯爵夫人所吩咐的事情。

郭洛沙夫輪在低沙發上面，用一雙睡眠看着侯爵夫人，說道：『在達爾文的學說裏大概有一大部分是真實的。』

他們兩人不斷的在那裏談話，可是南赫留道甫竟不插進去一句話；侯爵夫人忍不住了，只得問他道：『你相信遺傳說麼？』

南赫留道甫說道：『相信遺傳說？不，我不信。』可是在說話的時候他的想像裏不知何故竟發生着許多奇怪的形象。僕人菲立布他想像是一個畫像獵人，郭洛沙夫他想像是一個躲露的人，肚腹和西瓜一般大，頭是禿的，兩手沒有筋力和蔓藤一般。他又想像莎費，瓦西里夫納披着絲巾的肩膀十分難看；但是這種想像是很可怕的，他竭力打算把他驅逐掉。

莎費，瓦西里夫納向他看了一眼，說道：『大概媚仙正等着你呢。趕快到她那裏去，她願意給你奏蘇門（註三）的新曲……這是很有趣味的。』

（註三）蘇門（R. Schumanns）（1810-1856）為德國著名之編樂家。幼時即嗜好音樂，初入大學習政法，不成；遂轉入他大學，專習音樂，其天才始大露。奏鋼琴頗嫺熟，時人稱之。乃一手指忽麻痺不能動，奏音樂之技於是乎大窮。氏乃奮力為音樂本身之研究，終以音樂家而轉為編樂家。陸續所著樂曲頗多；每一曲出，一時風行，爭先傳習。其後游歷外國，見識既廣，作品自趨於精。雖其作品所含浪漫之色彩極重，但至今談德國音樂之

南赫留道甫心裏尋思道：『她怎麼也不願意奏琴。她總在那裏說謊話。』想着，就立起來，和侯爵夫人握手告別。

在客室裏他同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相遇，當時她就用法語說道：『我陪審官的職務很使你感出許多不快活的影響。』

南赫留道甫答道：『是的，請你恕我，我今天心神不大安寧，所以引起別人不少的煩悶。』

『爲什麼你心神不寧呢？』

他一邊尋找自己的帽子，一邊說道：『請你不要讓我說什麼緣故。』

『記得你會說過，應該永遠說真話，所以你那時候對於所有人都說這種殘忍的真話。爲什麼現在你不願意說呢？』說到這裏，正看見媚仙走過來，就對她說道：『媚仙，你記得不記得？』

佳品，仍當推蘇氏之所作，則自有其不朽者在。

南赫留道甫露着嚴正的態度，說道：「因為那不過是遊戲。遊戲是可以的，其實我們——我是很壞的，簡直一句真話都不能說。」

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彷彿未曾留心南赫留道甫嚴正的態度，還用嬉笑的口氣說道：「你不要改正，不如說我們怎麼壞法。」

媚仙道：「承認自己心神不寧，那是再壞也沒有的了。我永不自己承認這個，所以我永遠是很快樂的。還是到我那裏去罷。我們竭力給你趕去那種惡劣的心緒。」

南赫留道甫當時所受的情感，正彷彿一匹馬被人撫循着，以便套上一隻喇叭，並且駕在車上時所感受的一般。但是他現在正極不願意駕車就道。所以他只得告罪，說他就要回家去。離開的時候，媚仙拉着他的手，許久不肯釋放。當時她說道：「你須記得，那個你所認為重要的事情，你的朋友也認為重要。你明天來麼？」

南赫留道甫說道：「也許要來。」那時候他覺得異常慚愧，不知道爲自己還是爲她，頓時臉紅起來，趕緊走出去了。

南赫留道甫既走，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就說道：「這是怎麼會事？這真叫我憂慮。我一定要仔細打聽一下。一定是純粹關於愛情的事情，恐怕要惹起我那媚仙的惱怒。」

媚仙打算說這也許是一件情場的密事，但是並沒有說出來，臉色已變成灰白，垂着眼睛看着自己，神色大異；可是她還不願意說出那句喪氣的話，祇對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說道：「我們每人的態度有好的日子，也有壞的日子。」

她想到：「難道他在騙人麼？在所有這些所生事情以後，他的意思實在不大妥當。」

如果要媚仙講出「在所有這些所生事情以後」那句話含着什麼意思，

也竟不能說得一定，但是她無疑的知道他不但能引起她的希望，並且簡直給她一種信念。這些話語，眼勢，笑容，譏諷，靜嘿的態度，都沒有一定的標準。但是她總以為他是她的，所以丟失他，那是她極難堪的事情啊。

第二十七章

南赫留道甫步行回家，在熟識的道上走着，心裏尋思道：『真慚愧，真惡毒，真惡毒，真慚愧。』他同媚仙說話時所受痛苦的情感到現在還未磨滅。他覺得他對於媚仙的行爲還極正當；他既沒有對她說過什麼受束縛的話，也未向她求過婚；但是按着良心，他覺得兩人已同被縛着，並且已經約好，不過他却覺得他不能夠娶她。他一想他同媚仙和所有人的關係，不由得喃喃說道：『真慚愧，真惡毒，真惡毒，真慚愧。』等到他走上自己家裏臺階，重又說道：『真是惡毒，並且慚愧呀。』

僕人郭爾納跟着他走進餐室，室裏已經預備着器具和茶；當時南赫留道

甫對那僕人說道：『我不吃飯了。你走罷。』

『噓』——郭爾納應了一聲，却還不走，在那裏收拾食桌。南赫留道甫看着郭爾納，感出一種不喜的情感。他願意所有人都離開他，他自己要獨處一室，可是大家竟故意黏附在他身上。後來郭爾納走了，南赫留道甫走到火壺那邊去倒一杯茶，忽然聽見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的脚步聲音，因為他不願意見她，所以急忙走進客室裏去，把門關上。這間屋子（客室）就是三月以前他母親死的那間。現在他走進這間屋子，正看見兩盞反射鏡的燈，——一盞按在她父親的肖像那裏，一盞按在他母親的肖像那裏——他斗時憶起自己同母親最後的關係，這種關係他覺得十分不自然並且違心。這個真是惡毒並且慚愧。他憶起她疾病的末期他反希望她早死。他自己說願意她死，是因為她能夠脫離苦痛，其實並不如此，却因為他自己要避免她那種痛苦的樣式。

他看着他母親的肖像願意引起對她的好回憶來。這個像是一個著名的畫家畫的，值五千盧布。圖像上她穿着黑色天鵝絨的衣裳，胸脯是袒露的。大概這個畫家所經心描寫的是胸脯，雙乳交界的地方，和美得耀目的肩和頸。這也是很慚愧，很惡毒的。這幅像把他母親描寫成半裸露的美女，這個很使他嫌惡；尤其嫌惡的，就是在三月以前這間屋子裏正躺着一個乾瘦如「木乃伊」的婦人，身上發出一種臭氣，佈滿了全室，無論如何都沒有法子把這種氣味除掉。他彷彿他現在又聞着這種氣味。他又憶起他母親死的前一天曾用她黑瘦的手執着他僵硬的手，眼睛望着他，說道：「如果我做得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你不要責備我啊。」說着，充滿了痛苦的眼睛裏竟流下淚來。他又看着那個半裸露的婦女，美麗寬闊的肩和手，媚人的笑容，不由得自語道：「真是惡毒啊！」在肖像裏素胸的袒露使他聯想別個年輕婦女，在前幾天曾見她身體也是半裸着。那就是媚仙，她特地想出因由叫他晚上到自己家

裏來，給他顯出穿跳舞衣服時的模樣。他念起她美麗的肩膀和玉手，不由得異常嫌惡。隨着又想起他粗魯，禽獸的父親，以及他一切已往事情，殘忍境象，又想起他母親傳着一種可疑的風說。他一想起所有事情，都能使他嫌惡，並且使他慚愧。真慚愧呀！真惡毒呀！

他想到：『不，不，應該解脫，應該逃出一切同柯爾察克家，同瑪麗，瓦西里夫娜，同遺產，同別項事情的虛偽的關係……然後吸收自由的空氣。到國外去一躺——到羅馬去從事研究自己的圖畫事業。』……想到這裏，他又疑惑起自己的天才來，後來又想到：『唔，這是一樣的，不過爲着吸收自由的空氣。先到君士坦丁，後到羅馬，不過應該趕快脫離陪審官的職務。把這件案子也委託律師去辦理……』

忽然在他的想像裏很活潑的浮起那個斜黑眼睛的囚婦。她聽判詞的末一句話時如何的痛哭呀！他趕緊弄滅那已抽完的紙煙，拋在煙灰盒裏，重又

取起一根來抽，在屋內來往踱着步。於是在他的想像裏又陸續發現他們兩人已往的情景。他憶起末次同她相見的情形，當時遏不住的肉體情慾，和以後當情慾滿足時所感受的那種失望狀態。他憶起那藍帶的白衣和教堂內晚禱的情形。他想到：『那天晚上我很愛她，完全用純潔的好愛情愛她，以前當我初次住在姑母家裏著論文的時候，也是這樣愛她！』他又憶起少年時的情景。他的心裏不由得充滿着活氣，壯氣，生活的完滿，可是一迴憶到現在，却又憂愁悲痛起來。

從前的「他」和現在的「他」中間有極大的區別；這個彷彿教堂內的喀瞿莎和那個當了妓女，同商人酗酒，晨間即受審判的喀瞿莎中間所生的區別一般。從前他是勇敢的，自由的人，前途開展着無限的將來，——現在他却覺得自己被獲在愚傻，空虛，無目的，卑賤的生活的鐵網裏，他在裏面既見不到什麼出路，大半還是不願意出去。他憶起他當時曾以直爽性質自傲，曾

循着永遠說真話的規則，當時他實在是個正直的人，現在他却在虛僞之中過生活，——而這種虛僞反是他四圍的人所認為真實的。在這種虛僞中也沒有什麼出路，——至少是他看不見。於是他就在虛僞中污穢着，在虛僞中習慣着，在虛僞中受用着了。

怎樣使他同瑪麗，瓦西里夫娜和她丈夫斷絕關係，免得看着他和他的兒女窘羞？怎樣老老實實同媚仙解除關係呢？在承認土地私有的不合法和管領母親遺產兩件相反的事情中間挑選那一件呢？怎樣磨平對於喀瞿莎的罪惡呢？不能夠聽其如此。『不能夠拋開我所愛的婦女，更不應該僅祇用金錢買好律師而使喀瞿莎脫去她所不應得的徒刑罪。用金錢來磨滅罪孽，彷彿以前臨別時我給她銀錢，一樣是含着惡意！』

他又憶得那時候在圍廊下追着她，把錢塞在她懷裏，便行跑走的情形。他想起這件事情，不由得帶着恐懼和嫌惡的神氣說道：『唉，這些錢呀！真是』

萬惡！祇是惡徒，壞人能夠做這件事情！我就是那個惡徒，壞人呀！」他那時候發出聲浪很大，停着步，又自語道：「難道這是實在的麼？難道我實在是個惡徒麼？不是，便是誰呢？」他又繼續着責備自己道：「難道祇有這一件事情麼？難道你對於瑪麗，瓦西里夫娜和她的丈夫的關係不惡毒，不卑賤麼？至於你對於財產的關係呢？假託着母親的錢，就享用那認為不合法的財富麼？你那閒暇，卑賤的生活難道再能過得下去麼？你同喀瞿莎的行爲是所有惡事的根據。你真是惡徒，壞人！他們指人類，如果願意，讓他們審判我，我能夠欺騙他們，却不能欺騙自己呀！」

這時候他忽然明白那剛纔所感對於人類，尤其對於侯爵，對於莎費，瓦西里夫納，對於媚仙，還對於郭爾納的嫌惡心——就是嫌惡自己。並且是很奇怪的，那承認自己卑賤的情感裏竟有一種病態的，同時是快樂的，安靜的滋味。

南赫留道甫的一生已經屢次遇見所謂「清洗靈魂」的事情。所謂「清洗靈魂」那就是在經過長時間以後，承認內心生活的遲緩和停頓，便從事於洗淨所有積在心靈裏成爲這種停頓原因的污泥時的心靈狀態。

在這樣的興奮以後，南赫留道甫就給自己設定一種規則，決定永遠遵行就是寫日記並且開始那希望永遠不變更的新生活，——他常自語道：「翻一新頁」就是描寫自己革新的意思。但是每一次宇宙間的誘惑總要把他壓伏，他就不知不覺的墮落了，墮落得還比原先厲害。

他經歷靈魂的洗淨有好幾次；當他夏間到姑母那裏去的時候是第一次的淨魂。這一次是極活潑，極快樂的興奮。他的結果也延得很長。以後當他棄去文職，甘願犧牲生命，出去戰爭的時候，那時又有一次興奮。但是這一次興奮過得是極快的。後來當他辭却軍職，到國外游歷，從事圖畫的時候，又有一次興奮。

從那時候到現在他經過了一段未曾淨洗的長時期，所以他的心靈污穢已極，而在他的良心所要求的事情和他所過的生活中間早就失其調和，他看着互相的距離，便十分害怕。

距離很大，污穢很深，使他一下子竟對於洗淨的可能大露其失望。那時候他心靈裏魔鬼的聲音竟說道：『你已經試着做好人，試着做完滿的人，可是一點也沒有結果。你還要再試一次麼？不是你一個人，大家全是這樣的——生活本來是一樣的呀。』雖然這種聲音這般說法，可是那種自由的，精神的，本質，一個是真實的，一個是勇敢的，一個是永遠的，已經引起在南赫留道甫的心裏。他不能不相信他。無論他已經做的，和願意做的中間有多大的距離，——但是這種精神本質的興奮總屬可能的事情。

那時他就很堅決，並且大聲的自語道：『解除那束縛着我的虛假，無論怎樣，總應該對大家說真話，做真事。對媚仙老實說我是荒蕩的人，我不能夠娶

她，祇白白的驚擾着她；對瑪麗，瓦西里，夫娜說——但是對她沒有什麼可說的，對她的丈夫說我是個惡徒，我欺騙你；至於處置遺產，也應該承認真實。又對喀瞿莎說我是惡徒，我在她面前是有罪的，並且盡我力量來減輕她的命運。不錯，一看見她，就應該求她饒恕我。不錯，應該求恕，彷彿小孩一般的求。」說到這裏，他站住了步，又說道：「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娶她。」

那時候他站在那裏，兩手放在胸前，——他幼時時常這樣做法，——眼睛往上看着，喃喃說道：「上帝，幫助我，教訓我，請你過來，住在我的心裏，把所有污穢事情給我洗淨了罷。」

他禱告着求上帝幫助他，洗淨他；但是因此他所求的事情已經實現了。他不但覺得生活的自由，勇敢，並且快樂，還覺得善德的權力。所有極好，並且爲人所能做的事情他現在都覺得自己也能做。

當他自言自語的時候，眼睛裏滿是眼淚：又是好，又是壞的眼淚；好的眼淚

因爲那是快樂的眼淚，奮起多年墮落的精神本質所生的眼淚，壞的眼淚因爲那是痛悔着自己和自己的善德的眼淚。

那時候他身上覺得很熱。他就走到窗那裏，把窗開了。那扇窗正臨着花園。那時候月亮已出，風聲靜滅，真是新潔的良夜；街上車輪聲隆隆的響着，一會兒所有都寂靜了。窗下看得見一棵黃楊樹的黑影垂在清潔的石階地上。左邊是馬廄的屋頂，在明亮的月光底下顯出純白色。樹枝縱橫相交着，在樹枝中間可以看出圍牆的一條黑影。南赫留道甫望着月光所照着的花園，屋頂和楊樹的影子，又聽着，吸着活潑的，新鮮的空氣。

他心裏也正感受着一種清潔之氣，不由得脫口說道：「真好，真好，上帝啊。」

第二十八章

瑪司洛娃在晚上六點鐘的時候，纔回到監獄裏去，在石路上走了十五俄里路，平素未曾走慣，所以走得身子異常疲倦，兩腳發痛，肚子又極餓，又加之

受了這種特別加嚴的判決，尤其使她惶喪欲死。

當審判時宣告休息的時候，衛兵在她傍邊喫麪包和雞蛋，她的嘴裏充滿着唾沫，覺得自己餓了，可是她總不屑向人求食。以後又過了三小時，她已經不想吃食，祇覺得身子疲弱。正在這個情形之下，她又聽見了出人意外的判決。起初她想她誤聽了，不能一下就相信她所聽的話是真實的，也不能把自己和徒刑囚犯的意義相聯。可是一看那幾個推事和陪審官那付安閒正經的臉色，把這個判決當做極自然的事情，不由得慌張起來，當着大眾叫喊起來，說她沒有罪。後來看她的喊聲別人也當做極自然的，很可以想得到的，決不能把案件加以變更，所以她只得哭了，覺得應該撲滅所施於她的殘忍，可驚的不平事。最使她驚奇的就是那些男人，——是青年人，不是老人，——起初全極和藹的看着她，後來竟會極殘忍的定她的罪。祇有一個副檢察官她見着完全用別種心思。當她坐在囚室裏等待審判的時候和在休息的時候，

她總看見這些男子假託着辦理什麼事情，走到門那裏來，或者一直進屋來望一望她。不料這些男子忽然無緣無故的會把她判決徒刑，而她對於他們所控告的罪實在並沒有犯。她不由得哭了，但是不久即止泣，癡癡呆呆的坐在囚室裏面，等候發送到監獄裏去。她現在祇希望一件事情：就是抽煙。鮑慈柯娃和喀其金兩人於判決後也送到這間屋子裏；他們兩人也露着這樣的狀態。鮑慈柯娃立刻罵起喀瞿莎來，稱她為囚徒。她罵道：『你得了些甚麼？你送到那裏去？賤人，你還作罪呀！你做得甚麼事情，應該得着什麼罪。在監獄裏你大概不能夠豔妝了麼。』

瑪司洛娃坐在那裏，把兩手插在衣袖裏面，低着頭，呆呆的望着自己前面兩隻腳，又望着所踏着的地板，祇說道：『我不來惹你，你也不要來惹我。你看，我並沒有惹你呀！』她把這句話重複了好幾遍，後來一聲也不言語了。一會鮑慈柯娃和喀其金被人帶走了，有一個衛兵給她送來三個盧布，她這纔露

着——點笑容。

那個衛兵進來問道：「你是瑪司洛娃麼？」喀瞿莎答應他說是的。那個兵就把錢交給她，說：「這個一位女太太送給你的。」

「那一位女太太？」

「誰知道？快拿去罷。你以為我還要同你閒談麼？」

這個錢是基泰娃妓院女主人贈送給她的。她從審判廳裏出來的時候，問承發吏能不能送幾個錢給瑪司洛娃。承發吏說是可以。當時她既得着允許，便從又白又腫的手上脫下一隻帶着三個鈕扣的手套，又從絲裙的後口袋裏取出時色的皮篋，在一大疊鈔票裏面挑出一張兩個半盧布的鈔票，又加上五十哥幣，合成三盧布，交給承發吏。承發吏當時叫衛兵過來，當着捐款人面前把錢交他。

喀洛隣、阿里皮托夫、娜、卽基泰娃、班主之名還對那個衛兵說道：「請你真

的交給她。」

衛兵見她這樣不信任人，自然很覺得恥辱，所以對待瑪司洛娃惡聲惡氣起來。

瑪司洛娃看見人家送錢來，自然十分喜歡，因為這個錢能給她現在所希望的一件事情。

她想到：「現在祇要得着紙煙抽一下子，就好了。」這時候她的思想全集中，在希望吸煙上面。恰巧一股煙味從辦公室門那裏穿着圍廊過來，她一聞得這般香味，立刻很心的吸收空氣，可想見她希望吸煙的心了。可是她還須等待在那裏許久，因為那個應該遣發她走的書記官竟把被告忘記，正同一個律師在那裏談話，辯論什麼報上一篇論文。

到五點鐘的時候纔把她遣走；二個衛兵——一個是下城人，一個是處瓦新人——押着她從審判廳出來。剛走到法庭外屋裏，瑪司洛娃就交給他們

二十哥幣，求他們買兩塊麪包和紙煙。處瓦新人笑了一下，接着錢說了，我買去罷；『果真規矩把麪包和紙煙給他買來，還把餘錢找路上不能夠吸煙，所以瑪司洛娃一路上走着，總帶着那未滿足的抽望。她好容易纔走到監獄，剛進門，恰巧遇見一百多個囚犯從大車站。那些囚犯有老，有幼；有俄國人，有外地人；有的生着鬚鬚，有的把鬚了；有的還鎖上腳鐐，竟把一間大屋充滿了泥污，腳步聲，談話聲和臭。那些囚犯走過瑪司洛娃面前個個都要看她一下，有幾個人還走到逼弄她。

一個人說道：『哎喲，這個姑娘好美呀。』別個人瞬着眼睛說道：『姑母，你好呀！』一個黑臉的囚犯，面上滿長着鬚鬚，拖着腳鐐，跳到她抱着她。

瑪司洛娃連忙把他推開，那個人竟咬緊着牙齒，瞪着雙眼睛，喊道：

友，你不認識我了麼？你長得太俏皮了！」

正在那時候，一個監獄副官從後面走過來，嚷道：「惡徒，做什麼？」

那個囚人全身縮成一團，趕緊退開了。副官却向瑪司洛娃問：「你站在那裏做什麼？」

瑪司洛娃打算說她剛從法庭裏解來，不料身體疲倦得很，竟連話都懶說了。

一個年長的兵士從囚犯羣裏走出來，把手放在帽子上，說道：「大人，從審判廳送來的。」

「唔，那末趕快交給管獄長罷。怎麼能這樣沒有秩序？」

「噫，大人。」

副官便嚷道：「莎闊洛夫！收進去！」

管獄長走過來，很生氣的拍着瑪司洛娃的肩膀，推到女囚的圍廊裏面。她

在那裏受着人家的摸索檢查，可也沒有發見什麼，因為她把煙盒塞在綉包裹去了。於是又就把她關在那間早晨從那裏出來的獄室裏面。

第二十九章

瑪司洛娃所住的那間囚房是一間長屋，計長九尺，寬七尺，有兩扇窗，砌着磚石剝落的火爐，搭着舊木板的臥牀，佔去室中容積三分之二。在室中對着門放着一尊黑色的神像，在他前面放着臘燭，和一束沾着泥土的鼠麴草。門傍有一塊黑木板，一張穢水桶放在上面。那時候檢查剛纔完畢，那些婦女已被關在室內。

這間屋子裏的居民共有十五個人；十二個婦女和三個小孩。



天色還十分明亮，祇有兩個婦人躺在牀上；一個用衣裳蒙着自己的頭，那是個白癡，因為沒有護照，所以入獄，她簡直已經睡熟了；一個是有肺病的婦人，因偷竊被捕。那個婦人尚未睡熟，却祇把衣裳墊着頭，躺在那裏，勉強止

住咳嗽，在嗓子裏噓着粘痰。其餘的婦女都光着頭，祇穿着一件厚布的汗衫。——有幾個人坐在牀上縫紉，有幾個人探首望着男囚院裏過道的人，三個婦人在那裏縫紉：一個是送瑪司洛娃走的老婦，名叫柯拉伯娃，容顏黯淡，眉頭緊皺，面上露着皺紋，身體很高，並且強健，斑白的頭髮垂在額際，束成一截短辮，頰上生着一瘤，額下掛着一個皮囊。這個婦人因為用斧頭殺她的丈夫，所以被監在獄內。她殺她的丈夫，是因為他戀着自己的女兒。她是這間獄室裏的長輩，還做酒的買賣。她戴着眼鏡縫紉，用三個指頭執着那個針，用鄉村的樣式。坐在傍邊那個黑矮婦人也同在那裏縫紉帆布口袋。那個婦人心極慈善，却喜歡說話，一雙黑小眼睛不住的看着別人。她是鐵路守護婦，因為火車一到，不出來搖旗，以致那輛火車發生不幸的事故，被罰判監禁三月。第三個縫紉的名叫費道西，面上又白又紅，眼色明盞，露看孩子氣，兩條長辮圍在小頭上面，年紀還輕，姿色頗佳，以意圖毒死丈夫定罪。她出嫁時候祇是十六

歲的女郎；結婚後不久就打算毒死他丈夫。被捕後即取保放釋，在等候審判的八月期內她不但和丈夫和睦，還極其愛他；法庭倒反使她丈夫和她兩人心心相印，互相愛戀起來。她婆婆尤其愛她，曾和她兒子兩人極力爲她開脫，證明她無罪，但是她至終被判流到西比里亞作苦工。費道西爲人極好，精神也很活潑，時常露着笑容；她的臥榻和瑪司洛娃的相隣，她不但愛瑪司洛娃，還承認自己有看顧她，服伺她的義務。此外還有兩個婦人坐在牀上，沒有事情做：一個年四十餘歲，臉色又白又瘦，以前大概是很美的，到現在却白瘦了，——她手裏抱着一個小孩，把長白的乳喂給他吃。她的罪就是當鄉間徵兵的時候，有一個新兵據鄉下的見解，徵兵是不合法的，所以人民就把警長阻住，把那個新兵搶奪過來。這個婦人是非法被徵的新兵的孀母，她第一個上前拉住馬韁，還有一個婦人坐在牀上閒看，她身材不高，臉部緊皺，頭髮已白，背也偻偻着。這個老婦人坐在牀邊，榜邊走着一個四歲的小孩，頭髮剃得很

短，肚子極大，不住的笑著，那個老婦裝着要捉他的樣子。那個孩子穿着一件汗衫，從她面前跑過，不住的說着：「唉，你捕不到的呀！」這個老婦以放火罪和她兒子同時下獄，忍受着監禁罪，一點也不露怨氣，却祇替她同時拘在獄內的兒子擔憂；她又替她丈夫擔心，因為她監禁在這裏，她丈夫身上要生出虱子來，因為沒有人給他洗澡的緣故。

除去這七個婦人外，還有四個婦人站在窗傍，——那扇窗正開着，——撐着鐵柵欄和在院子裏走着的囚犯用手勢和呼喊聲談話，這般囚人就是瑪司洛娃在大門那裏所遇見的。其中一個婦人以偷竊被罰，身體又大又重，髮紅色，面頸上和手上都生着褐色癩痕。她正高聲向窗外喊着無禮的言語。同一塊兒站着的有一個婦人，身材同十歲的姑娘一般大，皮膚顏色很黑，配着長的背，短的腿。她的臉是紅的，滿佈着斑點，一雙黑眼睛距離得極寬，嘴唇厚而且短，蓋不住雪白的牙齒。她正尖聲怪氣的笑著院子裏所發生的事情。

她犯竊物放火罪入獄，因為她愛好修飾，人家題她一個綽號，名叫「小美人」。他們兩人後面站着一個穿着污穢的灰色衣裳，臉色很瘦，露出可憐的模樣，肚子很大，業已懷妊，她因竊物罪入獄。這個婦人靜默着未曾說話，可是對於院內所發生的事情總是笑着，露出贊許快樂的意思。第四個站在窗傍的是一個販賣私酒獲罪的女犯，身段頗小，是鄉下婦人，眼睛凸出來，臉子極其慈善。剛纔那個同老婦人游玩的小孩就是她的兒子，她還有一個七歲的女兒，也同囚在獄內，因為外面無人可以照料寄放。她也同着別人向窗外望着，却不住的在那裏縫襪，聽着院內過道的囚人所說的話，不由得皺着眉頭，閉着眼睛，露出不贊成的神氣。她那七歲的女兒披着頭髮，穿着一件汗衫，一同立在那裏，牽着紅髮婦人的裙子，正瞪着眼睛，極注意的聽着那婦人同外面的囚犯對罵的話聲，輕輕一個個字重複着。最後（第十二個）一個婦人是教堂執事的女兒，把自己的嬰孩扔在井中，所以被捕入獄。這個女人身材極高，却極

合度，頭髮散亂不理，兩眼凸出着。她並不注意到周圍所生的事情，赤着足走着，在囚室的空地上來回的踱步，走到牆頭，立刻回轉身去再走。

第三十章

門門一轉，瑪司洛娃走將進來，大家都向她望着。那個教堂執事的女兒也站立了一會，揚着眉向進來的人看望，却一句話也不說，立刻又大踏步走起來。柯拉伯娃把針插在厚布上面，從眼鏡裏看着瑪司洛娃，露出疑問的神氣。她用洪大，破碎的聲音說道：『唉，你回來了！我還以為你一定得無罪的判決呢；』說着，把眼鏡除下，把所縫衣裳放在牀舖上面。

那個鐵路守護婦立刻就用唱歌似的聲音，接下去說道：『我剛纔正同他們講起，料到你一定能够釋放出罪。他們也說是這樣。也許還要把錢給你。你在法庭留了多少時候呀！快把前後的事情說出來，讓我們喜歡一下；』說到這裏，還要發出她和藹，柔軟的言詞。

那時候費道西用那深藍的眼睛看着瑪司洛娃，不由得問道：「難道你已經定罪了麼？」說話的聲音裏都帶着悽慘悲切的口氣，她那高興，並且稚幼的臉頓時大變，彷彿預備要哭泣的樣子。

瑪司洛娃並不回答，却嘿着聲走到自己牀邊，——她的牀和柯拉伯娃相隣，在牆邊第二排，——坐在鋪板上。

費道西立起來，走到瑪司洛娃面前，說道：「哎喲，你還沒有喫東西呢。」

瑪司洛娃還不回答，把麵包放在枕頭上面，把污穢的外套從身上脫下來，又把三角布從捲曲的黑髮上除下來，便坐在牀上。

那個在牀舖後端和小孩子游玩的老婦人也過來了，站立瑪司洛娃對面。她很可憐的搖着頭，轉着舌頭，不住的說着：「嘶，嘶，嘶！」那個小孩也跟着老婦走來，張大着眼睛，凸出着上唇，看着瑪司洛娃取來的那塊麪包。瑪司洛娃目觸着所有這些同情悲憫的臉色，又回想到今天自身所生這樣的結果，不

由得要哭泣起來，嘴唇也顫動了。但是她還竭力的制止，直制止到老婦人和小孩走近過來的時候。當她聽那老婦極慈善，極可憐憫的「嘶嘶」的叫聲，又當瞥見那個小孩目不轉睛看着那塊麪包的時候，她已經不能夠止住自己了。她的臉顫索起來，她抽抽咽咽的哭起來了。

柯拉伯娃說道：『我說應該找一個真正的律師。怎樣，遣充出去麼？』

瑪司洛娃欲回答而不能，却嗚咽着把煙捲盒從麪包裏抽出來，交給柯拉伯娃。那個煙捲盒上畫着一個紅色婦人，髮極高潔，凸着三角的胸脯。柯拉伯娃看着那個畫，搖頭表示不贊成的意思，尤其因為瑪司洛娃空費銀錢，未免太傻，所以不住的搖着頭。她當時取出一根煙捲，放在燈上點燃，自己抽了幾口，又授給瑪司洛娃。瑪司洛娃一邊哭個不止，一邊一口口吸着煙，又吐將出來，把一間屋子弄得煙霧層層。

後來她纔哭着說道：『徒刑罪。』

柯拉伯娃說道：「這般萬惡的吸人血的富人竟會不怕上帝，無緣無故，把一個無罪的女兒定罪。」

那時候那些站在窗旁的婦人忽然大笑起來，那個姑娘也跟着笑着；她那微弱的，小孩的笑聲和成人的乾澀的，尖銳的笑聲相和。原來男犯正在院裏做些可笑的事情，所以使這邊向窗外看望的婦女受着愉快的影響。

當時那個紅髮婦人說道：「唉，這隻雄狗的行徑！他在做什麼呢？」說着，搖動着肥胖的身體，把臉兒靠在柵欄上面，罵着一些無意識，無禮貌的話語。

柯拉伯娃對紅髮婦人搖了搖頭，說道：「這塊羊皮！笑些什麼！」說着，又向瑪司洛娃問道：「多少年呢？」

瑪司洛娃說道：「四年。」說罷，淚落如雨，紙煙也被眼淚弄濕。她不由得皺着眉頭，生起氣來，立刻把那根紙煙棄去，重取一根。

那個鐵路守護婦雖然並不抽煙，却立刻檢起抽剩的煙頭，重加整理，一邊

不住的說道：「小燕兒，可見是真實的了。在這種世界上無所謂公理。人家願意怎樣，就怎樣做。我們猜你一定能夠無罪釋放。瑪脫萬夫娜說你可以得無罪的判決，我却說不能，因為我的心老是突突的跳着，可見他們對你並不懷着好意；不料果然是這樣！」她一面說着，一面彷彿很喜歡聽自己的嗓音。

那時候許多囚犯已經全從院子裏走過去了，那些同他們交談的婦人也都離開那扇窗，走到瑪司洛娃面前。最先到那裏的是那個突眼的販賣私酒的婦人同她的女兒。她坐在瑪司洛娃身傍，問道：「爲什麼你得着這樣嚴罰？」說着，繼續着忙忙的縫襪。

柯拉伯娃說道：「所以嚴的緣故，因爲沒有錢。如果有錢，雇一個好律師，一定可以脫罪。如果把那個長髮高鼻的東西從水裏拉到旱地上來，一定可以把你脫罪。」

那時候那個「小美人」也走過來，露着牙齒說道：「那怎麼能拉得來！他

少一千盧布是不肯替你做事情的。」

那個爲放火罪入獄的老婦人也插口說道：「可見你的生活的運命也是這樣的不幸。你想想：把兒子和兒子媳婦生生拆開，關在監裏喂蟲；我年紀也老了；監獄和求乞兩樣事情總是免不掉的。不進監獄——便去求乞。」

販賣私酒的婦人說道：「大概他們全是這樣的。」說着，向小姑娘的頭看了一下，把襪子放在一磅，拉她女兒到腳跟前，用手指撫她的頭，一面還說道：「他們問爲什麼販賣酒呢？但是不販賣酒，用什麼來養育兒女呢？」說罷，她重又取起襪子，從事縫紉。

販賣私酒婦人的話引起瑪司洛娃喝酒的意思，便對柯拉伯娃說道：「酒有沒有？」說着，用袖口擦着眼淚，却還輕輕的抽咽着。

柯拉伯娃說道：「燒酒麼？把錢給我，自然會有的。」

第三十一章

瑪司洛娃把銀錢從麪包心裏取出，把一張鈔票交給柯拉伯娃，柯拉伯娃收下鈔票，看了一下；她雖不識字，却由認識字的「小美人」爲她證明，這一張值二盧布五十哥幣，便爬到透氣桶那裏取出藏在那裏一瓶酒來。那些不和瑪司洛娃的牀鋪鄰近的婦人一看見這樣，都退歸自己位上，瑪司洛娃把衣裳上和三角布上的塵土拍盡，便爬到牀上，喫起麪包來。

費道西從架上取下一隻用腳布包着的馬口鐵茶壺和杯子，對瑪司洛娃說道：「我給你留了一點茶，也許已經冷了。」

茶水已完全冷了，沒有一點茶味，祇是剩着鐵味，瑪司洛娃却還把他倒在杯裏，把麪包浸在裏面，一看那個小孩正在傍邊目不轉睛的望着她吃，便隨手摘下一塊麪包，給那小孩，隨着說道：「菲娜慈卡，給你這個。」

那時候柯拉伯娃就把酒瓶和酒杯交給瑪司洛娃。她也請柯拉伯娃和小美人喝。這三個女囚是這間獄室的貴族，因爲他們一有錢，就把所有的分給

大家。

過了幾分鐘，瑪司洛娃高興起來，大着膽子，把審判廳裏的情形講述出來，一邊還痛罵着檢察官，又把她法庭裏異常驚奇的事情講出來。最使她驚奇的就是那些男子永遠跟着她走，無論她在什麼地方。她說法庭裏大家全望她，還故意走到囚室裏探看。

她說道：「連衛兵都說：他們大家全是來看你的。一個人來了：問紙放在那裏，又尋找些別項不相干的東西，可是我看他並不需要什麼紙，祇要用眼睛把我吃下去；」說着，含着微笑，又很疑惑的搖着頭，說道：「我正彷彿優伶一般的動人了。」

鐵路守護婦插語道：「這些人都是這樣的；」剛說着，立刻就傾盆倒下她唱歌似的言詞，說道：「這正彷彿蒼蠅在糖上一般。對於別的他們沒有，對於這個是他們的拿手戲。麪包決不肯給別人家的兄弟吃……」

瑪司洛娃截斷她的話說道：「就在這裏也是這樣。剛纔我又遇見一件事。我剛被他們解到此地，恰巧一羣人犯從車站上送來。他們那些人都上我面前來逼我，竟使我手足無措起來。幸虧獄中副官把他們趕走了。有一個人尤其無賴，沾在我身上，好容易纔能夠脫身。」

小美人問道：「那個人是甚麼樣的？」

「黢黑的臉，帶着鬍鬚。」

「大概是他呀。」

「他是誰？」

「那就是柴格洛夫。就是剛纔走過的那人。」

「柴格洛夫是誰？」

「對於柴格洛夫這個人我倒不大知道。不過他曾兩次逃獄。現在又抓住了，至終還要逃走。管獄官沒有一個不怕他的。他一定還要逃走。」這個小美

人頗識字，常爲獄中囚犯讀書信，所以她能知道獄裏一切事情。

柯拉伯娃說道：「他逃走，也不會帶我們一塊兒走。這個不必管他了。」說着，就對瑪司洛娃說道：「你對我說，你會同律師商量請求狀沒有？現在是應該遞上去了。」

瑪司洛娃說她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正當他們說話的時候，那個紅髮的婦人把兩隻多癩的手伸進雜亂的深紅的頭髮上面，用指甲搔頭，走到喝酒的貴族面前。她說道：「我來對你說，第一步，你先應該遞呈聲明不服判決，且到檢察官那裏表白這個意思。」

柯拉伯娃對着她很生氣的說道：「你管什麼事情。你正在想喝酒不用你張着牙齒這樣說話。沒有你說，人家也知道怎麼辦法，在這裏用不着你呀。」

「人家並沒有同你講話，你這樣用話來傷人。」

「你想喝酒麼？你實在是爲着這件事情所以跑過來的。」

瑪司洛娃時常喜歡把她所有的東西分給別人，當時她就說道：「那末就給她倒一杯罷。」

「我還給她拿……」

紅髮婦人走到柯拉伯娃面前，說道：「唔，我並不怕你。」

「你是監獄中的淫婦。」

「說的就是你。」

「煮熟的狼心狗肺。」

「我是狼心狗肺，你纔是殺人的死囚。」

柯拉伯娃怒言道：「你給我走開！」

但是紅髮婦人一聽這話，反倒向前走近，柯拉伯娃推她那個肥胖的胸脯。紅髮婦人彷彿正等着這一手兒，當時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把一隻手揪住柯拉伯娃的頭髮，打算用又一隻手披她的臉頰，但是柯拉伯娃竟

把這個手拉住。瑪司洛娃和小美人也上前來拉住紅髮婦人的手，竭力給她們兩人拆解，但是紅髮婦人揪住辮髮的那隻手竟牢不肯放。她一下子把頭髮拉下來，祇爲着湊合自己的拳頭。柯拉伯娃彎曲着頭，用手捶紅髮婦人的身體，還用牙齒捉她的手。許多婦人都聚在打架人的傍邊，一面替他們分解，一面不住的嚷着。連那個害癆病的婦人也走過來，咳着嗽，看那兩個揪在一起的婦人。小孩子們擠在一起，也都哭了。女管獄官同男管獄官聽見喧鬧的聲音，都走進來看望。兩人就分開手，那個柯拉伯娃把灰白的髮辮解開，從那裏排出那已被揪掉的頭髮絲，紅髮婦人把破碎的裏衣遮在臘黃的胸脯上面，——他們兩人還嚷着，分辯着，告訴着。

女管獄官說道：『我知道你們全爲的是一樣酒；明天我告訴獄長去，讓他來收拾你們。我還開得出這般酒味呢。趕快把所有東西都收拾好了，否則，恐怕於你們不利的事情快要發生，——我還沒有這些工夫來同你們辨別是』

非。大家回到自己位上，給我安靜着罷。」

安靜一時自然不能夠實現。這些婦女還在對罵着，並且互相講述這件事情發生的原因，還議論這些事情是誰的錯處。後來男管獄官和女管獄官都走了，那些婦女就靜默下來，預備安寢。老婦站在神像面前，禱告起來。

那時候那個紅髮婦人在牀舖彼端發出破鑼似的聲音說道：「兩個囚犯聚在一起了；」以下又嗷嗷的說了許多話，每句話裏都帶着罵人的口氣。

柯拉伯娃立刻說道：「你看，你也快輪到了；」說着，又斷斷續續的罵起人來。後來兩個人都靜下來了。

紅髮婦人又說道：「祇要人家不妨礙我；不然，我非把你的眼珠挖下來；：」她還未說完話，柯拉伯娃答罵的話早就湊上去了。

靜默了一大會兒，又罵起來。靜默的時間越發長起來，到了後來，萬聲都已寂靜了。

全都躺在牀上，有幾人還打着鼾睡，祇有老婦人很長久的祈禱着，對着神像膜拜，那個教堂執事的女兒等到女管獄官一走出去，就立起身來，又來往在窗內踱着步。

瑪司洛娃並未睡覺，老想着她已經是一個徒刑罪犯，並且已經有人兩次這樣稱呼她：一個是鮑慈柯娃，一個是紅髮婦人——她實在耐不住這樣的思想。柯拉伯娃背朝着她躺着，當時轉過身去。瑪司洛娃便輕輕說道：「我真想不到，真猜不到。別人實在做這件事情的——還不要緊；但是我却要無緣無故的受着這樣的罪。」

柯拉伯娃安慰她道：「小姑娘，不要憂愁。西比里亞也是人住的地方。你在那裏是決不要緊的。」

「我知道是不要緊但是總覺得十分恥辱。我不應該有這樣的命運，我慣於華好的生活。」

柯拉伯娃嘆氣說道：「違背上帝是不成的。違背上帝是不成的。」

「這個我知道，但是總覺得很難受。」

說到這裏兩人都沒說話了。

忽然柯拉伯娃叫瑪司洛娃注意在牀舖彼端所發生的奇怪的聲音，說道：

「你聽見了沒有？她在哭泣呢！」

這個聲音實在是紅髮婦人抽咽之聲。她所以哭，因為剛纔人家罵她打她，却不給她所希望的酒喝。她又哭着自己一生除去罵咒，譏笑，恥辱，遭打以外，不見別的好事。她憶起從前愛工人費其卡，瑪洛堅柯娃的事情，就想用以自慰，但是一憶起這段愛情，她又憶起這個愛情了結的事情。這個愛情的終結，是爲着這個瑪洛堅柯娃喝醉了酒，用鏹水戲灌在她身上，後來看着她痛苦的样子，竟和同伴們笑樂起來。她憶起這件事情，她不由得可憐自己，所以哭泣起來，以爲別人都不會聽見——她哭得像小孩一般，擦着鼻子，嚥着眼淚。

瑪司洛娃說道：「她真可憐呀。」

「自然是可憐的。」

第三十一章

次晨，南赫留道甫醒來所感受的第一情感就是他對於發生些什麼事情的知覺；他在憶起所生事情以前，已經知道發生了些重要的、好的事情。他心裏所想的祇是「喀瞿莎和法庭。」他想知道以後不應該說謊，應該說實話。最奇怪的一件巧事就是他所久待的瑪麗，瓦西里夫娜的復信恰巧在這天早晨送到；這封信實是他當時最需要的呀！信裏她給他完全的自由，希望他在未來的婚姻得着極大的幸福。

他讀完這封信，不由得冷冷說道：「婚姻！現在我已終不生此念了。」

那時他憶起昨天曾打算把所有實在情形告訴給她丈夫，在他面前表示懺悔的誠意。但是今天早晨他仔細一想，決不可輕意做起，像昨天所決定的

一般。他想到：『如果她丈夫並不知道這件事情，何必要讓他知道，使他成爲不幸的人呢？假如他問起，那末我可以對他講，還能故意跑去對他說這件事情麼？不，這是無用的。』

後來他一想，也很難對媚仙說所有真話。實在不能夠開口說出來——因爲一說就好比羞辱她一般。處在這許多生活的關係，實在免不了有點含蓄的地方。但是今天早晨他還決定一件事情：就是不再到她家裏去，如果有人問起的時候，他便可把實話說出來。

但是他對於喀瞿莎的關係，總不應該聽其自然，因循將事。

他就想道：『到監獄裏去，對她講，求她原恕。如果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娶她。』這個爲滿足道德的要求而犧牲一切，以娶她的思想，今天早晨正特別使他感動。

他早就未曾遇見這樣精神充足的日子。當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走進來

的時候，他立刻很堅決的——這種堅決力他自己都想不到會發生——說他不再需要這所房屋，和她的效勞。他留居在這所極鉅大，極高貴的房屋裏本爲着結婚之用，這是爲當時自己默認的。所以房屋的交出一定含有特別的意義。阿格拉費，彼得洛夫不由得看着他驚奇起來。

當時南赫留道甫說道：『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很感謝你對我一片顧念的厚意，可是我現在並不需要這所大房和這許多僕人。如果你願意幫助我，請你替我收拾收拾東西，收拾得和母親生時所裝的一般。娜泰萊一來，就可以處理這裏的事情了。』娜泰萊是南赫留道甫的姊妹。

阿格拉費，彼得洛夫搖頭說道：『她處理這個做什麼用？你倒是很需要的呀。』

南赫留道甫答道：『不，並不需要，一點也不需要。還請你對郭爾納說以後用不着他了，可以給他二個月工錢，打發他走。』

她說道：「你這樣做法不大對。你雖然要到外國去，但是你回來時候，一樣還用得着房屋。」

「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你不要這樣想。我並不到外國去；即使去，也完全處在別樣的地位。」

說到這裏，他忽然臉色緋紅起來，心裏想道：「是，應該對她說——不必隱瞞着。應該對大家說所有事情。」

他就開口說道：「昨天我發生了一件極奇怪，極重要的事情。你記得我姑母家裏那個喀瞿莎麼？」

「怎麼不記得，我還教她縫紉呢。」

「昨天法庭正在審喀瞿莎那件案子，我却當了陪審官。」

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說道：「唉，我的上帝，這真可憐呀！她爲着什麼罪受審判呢？」

「爲着殺人——這全是我做出來的。」

她說道：「怎麼會是你做出來的？你說得十分很奇怪。」說着，在老花的眼睛裏燃出火來。她實在也知道他同喀瞿莎兩人的歷史。

他又說道：「實在我是萬事的根源。所以因爲這個，就把我的計畫完全變更了。」

阿格拉費，彼得洛夫歛着笑容，說道：「什麼能使你變更計畫呢？」

「她走到這條路上，全是爲我的原因，所以我應該盡我所能，來幫助她。」

「這是你良好的意志，不過你的罪一點也沒有。大家全是這樣做，到後來也就漸漸忘記，依舊快快樂樂的生活着。說到這裏，她聲音裏帶着嚴厲的口氣並且你也不必引爲己罪。我以前聽說她墮落得厲害，那末究竟是誰的罪呢？」

「那是我的罪。所以我正打算補救。」

「並且這是很難補救的了」

「這是我的事情。如果你想到自己，那末我母親希望你……」

「我並且不想着自己。我受老主母的恩惠太深，豈敢還有所希冀。麗壯卡（她已出嫁的姪女）正叫我去；如是這裏不用我的時候，我可以到她那裏去。不過你不必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大家全是這樣的。」

「我倒不這樣想。我總求你幫助我把這所房屋出賃，還替我收拾東西。你不要惱怒我。我真是十分感謝你。」

奇怪的事情：從南赫留道甫明白自己行爲惡劣，舉動背謬的時候起，從別人停止爲他所反對的時候起，他覺得對於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和郭爾納都生一種和藹的，尊敬的情感。他打算在郭爾納面前懺悔，但是郭爾納的臉色異常恭敬並且嚴肅，所以他決定做這件事情。

南赫留道甫又乘着車至法庭，在路上他自己覺得十分奇怪，因爲他已經

變成別一個了。

他和媚仙的婚事昨天覺得異常接近，可是今天他覺得是十分不可能的。昨天他明白自己的地位，以為媚仙要是嫁給他，一定可以得着美滿的幸福；今天他却覺得自己不但不配娶她，並且還不配和她接近。「如果她一知道我是誰，她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待我。我那時候因為她和一個人很接近，所以竟責備她！如果她現在願意嫁給我，等到我一知道那個婦人正在獄裏，明天或就將遣送到西伯利亞去，那末難道我心裏還能自安麼？那個被我所陷害的婦人將流遣到遠方去，我還能舒舒服服住在這裏，同幼妻一塊兒享清福，見賓客麼？或者我還能同那受我欺騙的縣長一塊兒出席把學校和土地監察部的條例表決可否麼？我還能同他夫人相見，重溫舊歡麼？這個真是卑賤的行爲！或者我還能繼續從事永未畫完的圖畫麼？這些事情現在我全不能做了。」——他自己這樣說着，同時却極喜歡他所感內部的變更。

他想到：『最要緊的事情，就是先去見律師，知道他的決意，然後再到獄裏去見她，昨天的女囚，把所有事情對她說出來。』

他一想到他將見她，將同她說所有真情，將在她面前懺悔自己的罪孽，將告訴她將盡力援助，或竟娶她，以消除自己的罪孽，——他這樣一想，他竟得着一種特別愉快的情感，眼睛裏包着許多眼淚。

第三十三章

南赫留道甫來到法庭，在廊下遇見昨天的承發吏，問他法庭已判決的囚犯監禁在何處，誰能有允許同犯人相見之權？承發吏說犯人監禁在各處地方，又說在宣告最終形式的判決以前，允准相見之權屬於檢察官。當時那個承發吏又說道：『等法庭審判完畢後，我再對你說，伴你去見檢察官。現在請到庭裏去。法庭一會兒就要開始了。』

南赫留道甫今天看承發吏那種樣子十分可憐，當時就敬謝他的厚意，隨

即到陪審官室裏去了。

他剛走到那裏，許多陪審官已從室內出來，到法庭裏去。那個商人的態度還是十分高興；他已吃飽了東西，喝足了酒，像昨天一般，歡迎着南赫留道甫，如遇故友。彼得，蓋拉西瑪維奇今天也已經不用那親昵的態度和喧笑的聲音來引起南赫留道甫不快之感了。

南赫留道甫打算對全體陪審官敘述他和昨天那個女囚的關係。他道：「老實說，昨天審判時，我就應該立起來，向公衆宣布自己的罪孽。」後來他同那些陪審官一同走進法庭，又開始昨天這樣的順序，又嚷着「開庭了！」又有三個人高坐在檯上，又是十分靜默，又是那些陪審官坐在高背的椅上，又是憲兵和牧師，——他不由得覺着雖然應該做這件事情，可是他昨天都不能斷絕這種尊嚴的態度。

開庭的時候除去陪審官宣誓和首席推事演說外，一切禮節和手續還和

昨天一樣。

今天審的是強盜的案子。被告是個十多歲的小孩，身體極瘦，肩膀極窄，穿着灰色襯衣，露出一雙灰白無血的臉頰，由兩個拔着佩刀的憲兵帶將進來。他一個人坐在被告席上，呆看着走進屋裏來的人。這個小孩所犯的罪是帶同夥伴，扭斷車房裏的鎖，搶去幾片舊草蓆，計值三盧布六十哥幣。在告發狀裏說警察看見他正同他夥伴走着，那夥伴肩上負着一捆草蓆，所以前去找截留，嚴加盤詰。兩個人自己供出罪來，於是就關在監獄裏去。那個夥伴是鐵匠，不久就死在獄中，所以這個小孩一人受審。那捆舊蓆放在物證桌上。

這件案子的審問和昨天一樣的手續，有證據，有證人，有宣誓，有審問，有交議的問題。證人警察對於首席推事，檢察官和律師的問話，都奄奄無生氣的說着「噓……不能知道……噓……」等話。他的行動雖然十分愚蠢，並且機械，可是能看出他極哀憐那個小孩，所以講到自己逮捕的話，總有點不大

樂意的樣子。

第二個證人是這個舊蓆的主人，年紀已老，性子十分暴躁，當審判官問他承認不承認那是自己的草蓆的時候，他極不願意承認是自己的；後來副檢察官質問他用草蓆打算做什麼東西，他需要不需要這個東西，他當時就生氣起來，回答道：『這幾片草蓆丟失了，就讓丟失罷，我一點也沒有用處。如果我知道爲這幾片蓆子要得着如許的煩惱，我也不必尋找，簡直還送給他一個盧布，給兩個盧布也都情願，祇須不把我提到詢問。我坐馬車費却費了五個盧布。並且我身體又不大健康。我正染着疝氣病和風濕症呢。』

證人已經供完，被告自己却直認不諱，像被捕的小獸一般，無意識的向四圍看了一下，用捷斷的聲音敘述一切的事情。

這件案子已經明顯，可是副檢察官還像昨天一般，擡起肩膀，說出那能捉住狡猾的刑事犯的一切瑣碎的問題。

他在演說裏證明這件竊案在有人居住的房屋裏成立，那末還應該有擅入他人家宅的罪，所以這個小孩應該受嚴重的刑罰。

法庭內所指派的律師却證明竊案的成立並不在有人居住的房屋裏面，所以雖然犯罪不能否認，可是這種罪人並不於社會有所危害，和副檢察官所主持的意思似的。

那個首席推事還和昨天一般，顯出自己無偏向並且公道的態度，很詳詳細細給陪審官們講解並且指導那些爲他們所知道並且不能不知道的事情。於是又和昨天一般，休息一會兒，又抽着煙，又由承發吏喊道：「開庭了；」又是兩個插着佩刀的憲兵坐在那裏，勉強想法不讓自己睡覺。

從這件案子裏得知這個小孩爲其父送至製煙工廠裏去，作了五年的工，今年廠主和工人發生衝突，事後他被廠主驅逐出去，位置既失去，便在城裏游蕩無事，所有存蓄的錢財都已用罄。在旅館裏他和一個早就無事並且愛

喝酒的鐵匠相識，他們兩人就在晚上喝醉了酒，紐斷鎖鍊，竊去諸物。隨即被逮。他們全都直承。於是就把他們下在獄中，不久那個鐵匠未及審判，即行死去。現在檢察官竟把他看作危險物，所以他爲保障社會起見，即擬置以重罪。

南赫留道甫一邊聽着這件案子，一邊想道：『他們看他爲危險物，正和昨天的女囚一般。他們是危險的。難道我們不危險麼？……我是淫蕩的人，我是騙子，但是爲什麼所有那些知道我是怎麼樣的人不但不蔑視我，反恭敬我呢？』

大家全能看出，這個小孩並不是什麼特別的惡人，却不過是平常的人，至於他所以成爲這樣的緣故，祇因爲他正處在生出這樣人的地位上面。所以如果願意使這種小孩不發生，那末應該竭力去消除這種不幸的人所由成的情形，這是極明顯的事情。南赫留道甫一邊看着小孩病態，糊塗的臉色，一邊想道：『祇要有這麼一個人，當他因爲窮困從村裏移到城中的時候，能够

憐惜他，能够幫助他的窮困；或者當他在城裏工廠內做了十二點鐘一天的工作以後，幾個年長同伴引誘他入酒店的時候，祇要找到一個人對他說：「瓦娜，不要去，這是很不好的。」——那個小孩也就不去，也就不荒蕩，也就不會做壞事了。」

「但是這種憐惜他的人，當他像野獸似的閒住在城裏，荒廢他正就學的年代的時候，竟找不到一個；不但如是，他自從住在城裏以來，所聽見於工匠和同伴的話，不過是誰能騙人，誰能喝酒，誰能罵人，誰能打人，誰能荒蕩，誰就是好漢的那些念頭。」

「可是當他貧病交迫，爲不健康的工作，喝酒，淫蕩，等惡習慣所磨消，竟無緣無故，傻子似的在城裏間走着，跑到一家車房裏，拉去那無用的草蓆的時候，我們並不想怎樣給他消滅，那使他陷在現在地位的原因，却反打算嚴刑懲罰這個小孩，以補救事實。這是如何可怕的情形啊！」

社會的
真面目

以

南赫留道甫想起所有這些事情，已經不聽法庭所經過的事情，他很恐怖。他能發見這件事情。他同時又奇怪，爲什麼自己以前見不到此，爲什麼別人也竟見不到此。

第三十四章

剛到第一次休息的時候，南赫留道甫就立起來，走出圍廊，決意從此不回到法庭裏去。讓他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罷，要他加入這齣趣劇，那總是不能的。

他問清檢察官辦公室的所在，一直走到那裏去。僕人說檢察官公事正忙着，不放他進去。他不聽那僕人的話，徑直走進門去，當時遇見一位官員，便請他稟報檢察官說自己是陪審官，有要緊事情必須見他。侯爵的尊號和華美的衣裳很能幫助南赫留道甫。那個官員頓時進去稟報，一會兒就請南赫留道甫進去。檢察官站立在那裏接待他，對於南赫留道甫要求相見的不合時

露出極不滿意的態度。

檢察官厲聲問他道：「閣下有什麼事情分咐？」

「我是陪審官，敝姓南赫留道甫，我打算見一見被告瑪司洛娃；——他很迅速，很堅決的說着，臉兒不由得紅將起來，覺得自己做了對於他的生活很有堅決的影響的一種行爲。

檢察官身材不高，面色極暗黑，灰色的頭髮很短，敏捷的眼睛奕奕有光，凸出的下顎上面生着極短的鬚鬚。

當時他安閒的說道：「是瑪司洛娃麼？那是我知道的。她以毒死人被控。爲什麼你必須見她呢？」——說到這裏，他願意口氣間說得溫柔些，當即接下去說道：「我不知道爲什麼你願意見她，我就不能允許你這個事情。」

南赫留道甫臉漲得更紅，喃喃說道：「因爲我有極重要的事情必須見她。」檢察官聽着，就擡起眼來，很注意的看着南赫留道甫，說道：「這樣說，這件

案子已經審判了沒有？」

「她昨天受審，被判決受四年不公道的徒刑。她並沒有罪呀！」

他並沒有注意到南赫留道甫提起瑪司洛娃無罪的那句話，僅祇說道：「既然昨天她已受判決，那末在此判決未生效力以前，她應該監禁在臨時監獄裏。在那邊祇在一定的日子允許外面人來相見。我勸你到那裏去問一下罷。」

南赫留道甫覺得那堅決的時機已經臨近，當時就顫動着下顎說道：「但是我必須見她，越快越好。」

檢察官很不安的豎起眉頭，問道：「爲什麼你必須見她呢？」

「因爲她並沒有罪，而受徒刑的判決。那全是我一人之罪。」——南赫留道甫這樣說着，發出顫索的聲音，同時覺得他說了那無須說出來的話。

檢察官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欺騙她，使她陷於如今所處的那種境况。如果她不為我所誘引，決不會受着這樣嚴重的刑罰。」

「我總看不出這件事情同會見的事情中間有若何的關係。」

南赫留道甫說道：「現在我打算跟從她……打算娶她。」他剛說起這件事情，眼淚已經充滿在眼睛裏。

檢察官說道：「是麼？竟如此麼？這實是極特別的事故。你不是克拉斯諾潘斯基地方村議會的議員麼？」——他一邊問着，一邊憶起他以前曾聽見過這位發怪議論的南赫留道甫的大名。

南赫留道甫臉越紅了，惡狠狠的回答道：「請你恕我，這件事情我想與我的請求並沒有什麼關係。」

檢察官微微笑了一下，並不含着一點驚擾的神氣，說道：「自然沒有關係，但是你的希望簡直十分奇怪，超出於尋常的形式以外……」

「怎麼樣，我能夠得着允許麼？」

「允許麼？好，我立刻就給你一張通行狀。請你坐一下子。」

他就走到桌傍，坐將下去，寫起字來。他一邊還說道：「請坐罷；」可是南赫留道甫到底還站立在那裏。

通行狀已寫就，檢察官隨手就交給他，看着他，露出好奇的態度。

南赫留道甫又說道：「我還有一件事情聲明，我不能够繼續出席陪審了。」

「應該遞一正當的理由書到法庭去，這是你所知道的。」

我希望這三句
話不要成事實
但一事無成我們
是加何的呀

「理由就是我認所有的法庭不但沒有利害，反是無道德。」

檢察官聽見這句話微微笑了一下，這一笑彷彿現出這種的聲明是他所深悉的，是屬於打趣的一類事情的，當時他就說道：「但是你須明白，我是法庭的檢察官，我自然不能贊成你的意思。所以我勸你不如在法庭上聲言此事，法庭將解決你的聲明，將認這個聲明爲有理由，或無理由，如果無理由的

時候你還須受罰。請你到法庭裏去罷。」

南赫留道甫很生氣的說道：「我既經聲明，就永不到那邊去了。」

檢察官道：「我的榮幸。」說罷，就低頭鞠了一躬，願意趕快避開這樣奇怪的訪客。

南赫留道甫既出，一個法庭推事隨着走進檢察官的辦公室，問道：「剛纔在你那裏的是誰？」

「他名叫南赫留道甫，在克拉斯諾潘斯基縣裏議會裏屢有其各種奇怪的宣言。你想想，他是一個陪審官，在被告人裏有一個婦人，或者是女郎，受了徒刑的判決，據他說，那個人是爲他所欺騙的，所以現在願意娶她爲妻。」

「這是不能的事情麼？」

「他自己對我這樣說的……說話時態度還十分激昂。」

「現在的少年人都有點不規則的舉動。」

「他已經不很年輕了。」

「還要你那個著名的伊溫順闊夫（即副檢察官）真叫人討厭。他會嘮嘮叨叨說個不止。」

「簡直應該把他止住，他簡直是個阻礙事務的人。」

第三十五章

南赫留道甫從檢察官那裏出來，一直到臨時拘留所裏去。但是在那裏並沒有瑪司洛娃這個人。監獄長告訴他說她也許在舊待審監獄裏面。南赫留道甫就到那裏去。果真瑪司洛娃監在那裏。

從臨時拘留所到待審監獄中間的距離極長，南赫留道甫走到監獄柵欄門那裏，已經很晚了。他意欲走進一所又大又黑的門那裏去，可是崗卒不讓她進去，却祇掣了一下鈴。管獄官應着鈴聲走出來，南赫留道甫把通行狀給他看，但是管獄官說沒有獄長的命令不能入內。南赫留道甫便到獄長住宅

那裏去。剛走在扶梯上，他就聽見在門裏發出一種奏在「批霞那」上的複雜的，急遽的歌聲。一個紮着眼睛的丫頭生氣着，出來開門，這種聲音就彷彿趁着這個機會，從室內奔擠出來，驚動他的聽覺。那支曲是李司脫(註二)討厭的詩歌，奏得固然很好，却祇到一定音級為止。一到了那個音級，就又重複着同樣的歌調。南赫留道甫便問紮着眼睛的丫頭，獄長在家否。

丫頭說不在家。

「快回來麼？」

歌聲停止了一會，又喧鬧着重複着那個調來。當時丫頭說：「我去問一下罷。」說着，就走出去了。

歌調正在熱鬧的奏着，忽然尚未到原定的音級，就斷住了；但聽見一種婦

(註一)李司脫(註二)爲大音樂家。一八一一年生於匈加利，死於一八八六年。著音樂作品

人的聲音從門裏傳出來，說道：「對他說不在家，今夜不知道幾時回來。他正去赴飲，做甚麼擾個不清！」說到這裏，琴聲又起了，一會兒又停住，聽見一層推椅的聲音。大概這位生氣的女音樂家正打算對着那個來得不是時候的討厭賓客加以一番譴責。

當時一個女郎走將出來，面色死白，頭髮捲曲，憂愁的眼睛底下畫着一條青痕，露出楚楚可憐的模樣。她說道：「家父不在家。」後來一看這位少年人服裝異常華麗，便把聲調改得柔和着，說道：「請進來坐……：你有什麼事？」

「我要到獄裏去見一女囚。我已得檢察官的允許。」

「唔，那個我不知道。請你到這裏來。」她又叫他從外間小屋那裏進來，又說道：「或者請你去見副獄長，他現在正在辦公處，你可以同他談話。貴姓是什麼？」

南赫留道甫並不回答她的問題，僅祇說道：「謝謝你，」就出來了。

門還未曾關好，洪大、高興的歌聲已經起來。南赫留道甫在院子裏遇見一位少年軍官，帶着染黑的鬚鬚，便上前問副獄長何在。不料那個人就是副獄長。他就把通行狀取出來。副獄官接過來一看，說這是臨時監獄的通行狀，在這裏不能通用。並且天已經晚了，請明天來罷。他又說道：「明天十點鐘無論何人都准相見；你可以來，獄長一定也在這裏。那時候可以在公共室裏相見，如果獄長特許，可以在辦公室裏相見。」

南赫留道甫既沒有達到會面的目的，祇得回家去了。他走在街上，意氣十分憤激，憶起同檢察官和副獄長談話的事情。他想尋方法同瑪司洛娃相見，對檢察官說自己的決意，又到兩個監獄去，預備見她，却到底還見不着，心裏不由得十分擾亂，許久時候不能夠安靜下去。回到家裏，他立刻把那本久未動用的日記簿取來，讀了內中幾段，便奮力寫了一段在那本日記上面：「我未寫日記有兩年了，以為永不會回到這種兒戲的舉動。可是這個並不是兒

戲，却是同自己的談話，同住在各人心中的真「我」，神「我」談話。這些時候這個「我」已經睡了，我竟不能同誰有什麼談話。四月廿八日在法庭上當我做陪審官時所發生的那個出奇的事件把這個真「我」驚醒了。我在被告席看見她，爲我所欺騙的喀瞿莎，穿着囚人的衣裳。爲着奇怪的誤會，又爲着我的過失，她竟受了徒刑的判決。我剛纔到檢察官和監獄那裏去。人家不讓我進去，但是我決定盡我所能，跑去見她，向她懺悔，或者用結婚來消除我的罪孽。上帝幫助我！我心裏就覺得快樂，並且平安了。」

第三十六章

在這天晚上瑪司洛娃許久睡不着，張着眼睛躺在牀上，看着那扇獄門，又看着那個教堂執事的女兒，在屋內來回的走着，自己就思想起來。

她想如果到薩哈連島去，無論如何，不嫁給囚徒，如果遇見什麼長官，書記官，或者管獄官，副管獄官，便可以委身事之。但是不要使身體消瘦了，那就不

好辦了。她憶起那個律師和首席推事怎樣看她，那些同她遇見，並且故意從她面前走過的法庭的人員怎樣望她。她憶起，白爾泰到獄中去見她時，曾對她說她所愛的那個學生住在基泰娃班子裏，時常到她那裏詢問，很爲你憐惜。她又憶起同紅髮婦人打架的事情，不由得十分哀憐她；又憶起麵包師前次會給她多餘的麵包。她想起許多人來，可是憶想不起南赫留道甫。她幼時的事情，和她對於南赫留道甫的愛情她早就不記得了。這是件極痛苦的事情。這些憶念已經很遠的，不動的躺在她的心靈裏。就是在夢裏她也永遠見不着南赫留道甫。法庭裏她所以不認識他的緣故，一方面固然是因爲她看見他的時候，祇是一個軍人，沒有長鬚，披着又短又彎曲的頭髮，現在的樣子却已經不是少年人，已經長了鬚鬚了，所以不認識他，——他方面也是因爲她從未想到他這個人。從那天黑暗恐怖的晚上，當南赫留道甫從戰場回來，並不到姑母家去的時候起，她對於他戀愛的憶念已經落葬了。

在那個晚上以前，她希望她能與南赫留道甫相見，雖然肚腹內懷着小孩，不但不覺得累重，反當那小孩在腹內輕輕躍動的時候，覺得十分喜歡。但是從那天晚上以後，所有事情都成別樣了。將來的小孩祇是一個累物罷了。姑母也等着南赫留道甫，當時請他來一騎，但是他却打電說不能來，因為須在定期內到彼得堡去。後來喀瞿莎知道了這樣情形，決計到車站上去見他。火車在晚上兩點鐘來到。喀瞿莎侍候主婦安睡，約好廚女瑪斯加作伴，穿上一件舊大衣，用手巾裹着，直奔車站上去。

那時候是秋天深黑的晚上，風雨頗甚。雨一會兒下着極粗的點子，一會便停住了。曠野裏腳下看不見一條道路，林中深黑，彷彿在爐內一般。喀瞿莎雖然很熟悉道路，也不免迷失方向，尋到了火車站，車已先到，僅停三分鐘的工夫，可也已經在第二次搖鈴的時候。喀瞿莎一走到月臺上，就在頭等車窗裏看見了他。這輛火車上燈火異常光明。兩個軍官對坐在天鵝絨椅上，作紙牌

戲。窗傍棹上正燃着粗燭。但見他正穿着騎袴和白襯衫，靠着椅背坐着，在那裏嘻嘻的笑，她就把自己那隻凍手伸進窗裏去。但是那時候已經搖了第三次鈴，火車慢慢的動了，起初向後倒，後來就擊着輪子，一輛輛車趕前進行。一個賭博的人手裏拿着紙牌，昂起頭來，看着窗外。她又打了一下窗，把臉頰放在玻璃上面。那時候她傍邊的那段車已經動着，並且走起來了。她一面向窗內看，望她一面跟着那輛車走。那個軍官打算把窗放下，却竟不能。南赫留道：「甫立起來，把軍官推在一傍，便把窗放下了。火車已經增加了速度，喀瞿莎也只得迅步跟着跑去。火車走得更快了，窗也關上了。那時候車守推了她一下，踏上火車去了。她落後了一步，却還在月臺上濕泥裏拚命的奔跑；後來月臺走完了，喀瞿莎順着階級跑下地來，幾乎墮地，趕緊撐住纔立好了。她還跑着，可是頭等車室已經往前走得很遠了。二等車室又從她面前跑過，三等車室也很快的跑過去了，但是她依舊跑着。等到最末一輛帶着燈光的車走過後，

她已經走到保衛線外貯水池那裏。一陣狂風吹在她身上，把她頭巾從頭上吹下來，衣服也捲着兩隻飛跑的腿。頭巾已被風吹去，可是她還在跑着。

那個廚女也跟在她後面跑着，不住的喊道：「喀瞿莎，喀瞿莎，頭巾丟了！」

喀瞿莎只得止步，轉過臉來，一把拉住廚女，抽咽着哭泣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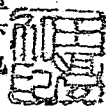
她不由得高喊道：「竟走了啊！」

這正沒明
現在人類
生活。

她自己想道：「他坐在通明的火車裏，天鵝絨的躺椅上，在那裏嘩笑飲酒，——我却在這裏，在污泥裏，在黑暗裏，在狂風暴雨之下，——站在那裏哭泣。」——她坐在地上，這樣思想着，越加高聲哭泣起來，使那個女孩弄得驚慌異常，不知所措，擁抱着她的溼衣裳。

「喀瞿莎，我們回家去罷。」

喀瞿莎並不回答那女孩，祇想着：「如果再有一輛車走，——壓在車下也就完了。」



她決定這樣做去。但是那個嬰孩，——她肚腹內所懷的那個嬰孩，——忽然顫動起來，很平正的欠伸了一下，又彷彿用一種極薄，極尖，極柔和的東西擊了一下，這是在驚擾以後第一次安靜時所常有的事情。經這嬰孩一下打擊，以前所有使她痛苦，以爲萬無生理的心思，對於南赫留道甫怨恨的心，和以一死以爲報復的希望，——忽然都已消滅了。她安心起來，——起身來，整理了衣裳，戴好頭巾，回家去了。

她回到家裏，十分疲乏，衣服全已潮溼，並且沾着不少污泥；從那天起，她發生了一種心靈的變遷，使她能成爲現在這樣的人。從這個可怕的晚上起，她已經不信上帝和善。她以前自己很信上帝，並且相信人家也信他，可是從那晚上起，她知道誰也不能信仰上帝，而所有講到上帝和上帝的律法的話，那全是欺騙，全是不公平。那個會爲她所愛，並且曾愛她的「他」——現在已經棄了她不顧了。她知道她是所有人類中最好的人，所有其餘的人還要比她

壞。而她以後所發生的一些事情，更加一步步使她深信自己的意思她的姑母，拜上帝的老婦，竟因為她不能像從前一般的服伺她，而把她趕走了。她所遇見的許多人中，——婦人竭力靠着他撈錢，男子們，從警察長起到管獄官爲止，都看她爲供人快樂的器具。在世上是沒有一個與她有關係的。她在自由生活的第二年所遇見的那個老著作家，更使她堅信這件事情。他直接對她說，人生的幸福就在於此，——他稱這個爲詩歌和審美。

所有人生活着都爲自己，都爲自己的快樂，所有講到「上帝」和「善」的話都是欺騙。如是有時提起一個問題，就是爲什麼世界上安排得這樣惡劣，竟使所有人互相仇恨，大家都受痛苦，——那末這種事情她以爲祇有不去想他爲妙。發生厭悶了——便抽起煙來，喝起酒來，或者和男子相愛起來，這個厭悶也就過去了。

第三十七章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晨五點鐘，當監獄內女囚廊下吹了一聲例行的哨子的時候，柯拉伯娃已經起來，便把瑪司洛娃叫醒。

瑪司洛娃醒來，一下子就她很恐懼的想道：『我現在是徒刑犯了，』便擦了擦眼睛，吸了一口污臭的晨間空氣，打算再睡，回到無知覺的境界裏去，但是恐怖的習慣戰勝了睡魔，只得起身，盤膝而坐，四面望了一下。室內的婦人都起來了，祇有小孩還自睡着。販私酒的婦人正瞪着眼睛，很謹慎的從小孩身下抽出一件衣裳來，還不讓小孩驚醒。衛兵的婦人在爐上烘着嬰孩的纏布，那個小孩正在藍色眼睛的費道西手裏唱着失望的呼號，費道西擁抱着他，搖着身子，用和藹的呢聲拍他安眠。害癆病的婦人正捧着胸脯，臉頰上露出血紅顏色，不住的咳嗽，咳嗽一完，就嘆氣起來，不由得要失聲大喊。紅髮婦人也已經睡醒，仰着肚腹躺着，翹起一雙粗腿，高聲講着所見的夢境，態度異常高興。犯放火罪的老婦人又站在神像面前，輕輕說着同樣的話語，畫着十字。

鞠着躬。教堂執事的女兒坐在牀上，兀然不動，張着還未睡醒，並且十分遲鈍的眼光看着自己，小美人用手指搔着油光，堅硬的黑髮。

在圍廊下聽見一陣木靴窸窣的聲音，一會兒門門響了，走進兩個男囚，穿着裏衣和灰色短跨，板着一付又嚴正又生氣的臉，抬起污水桶，扛出囚室外去了。婦人們就到廊下去，在水管上洗臉。那個紅髮婦人又同一個從隣室裏走出來的婦人拌嘴。於是又來了一陣罵，一陣呼喊，一陣抱怨……

管獄官喊道：『你們又要作死麼？』說着，在紅髮婦人裸露，並且肥胖的背上推了一下，拍蓬一響，打得全圍廊下都能聽見，隨着對她說道：『不許你開口。』

紅髮婦人竟受着還露喜色，說道：『你們看，這老頭子又在取笑人了。』
『唔，快一點預備去做晨禱。』

瑪司洛娃還來不及梳髮，獄長已經帶着侍從，走過來了。

管獄官便喊道：「點名了。」

那時候別的女囚也從囚室內出來了，大家順着圍廊分兩排站着，後排的婦人應該把手放在前排婦人的肩上。大家挨着數了一下。

點名以後，女管獄官來了，便引一羣女囚到教堂裏去。瑪司洛娃同費道西兩人站在衆女囚中間，從囚室裏陸續出來的一共有一百多名女囚。大家全戴着白色的頭巾，穿着白色的裏衣和裙袴，祇有幾個婦人穿着自己所禦的雜色衣裳。那就是隨着丈夫，帶着兒女同在監獄裏受苦的婦人。階梯上佔滿着行人。但聽見木鞋窸窣的聲音，和語聲笑聲。在轉灣處瑪司洛娃看見了自己那個仇人兇惡的臉，就是鮑慈柯娃，在前面走着，便順手指給費道西看。走下來時，婦女個個都靜默着，畫着十字，鞠着躬，走到空洞無人，金色輝煌的教堂裏去。婦女的地位是在右面，大家都擁擠着，你推我跌，站在那裏。婦女進來後，又隨着進來一羣穿灰色衣裳的男囚，高聲咳着嗽，密密的站在教堂左面

和中央上面已經站住早就帶來的囚犯——一方面是剃光着半頭的徒刑犯，鐵鍊鈴鐺，可以顯出他們已經降臨了，一方面是未剃光頭，也未用腳鍊鎖着的待審犯人。

這所監獄教堂是由某富商新近捐建的；他爲着這個建築物一共費了好幾萬盧布。所以堂內金色燦然，滿塗着油漆。

教堂裏一時沉默起來，祇聽見抹鼻涕的聲音，咳嗽的聲音，小孩的喊聲，有時還聽見一陣鐵鏈的聲音。忽然站在中央的男犯大家移動了幾步，互相擁擠着，讓開中間一條道路，獄長就從這條道路上走進來，站在教堂中央衆人的前面。

第三十八章

禮拜式於是就開始了。

以下是禮拜式中的情形。那教士穿着一件古怪，極不便利的金色古裝服，

正在切小塊麪包，放在碟子裏，然後又放在葡萄酒的杯裏，同時喊了幾個不同的名字和幾句禱告文。那時一個助施聖餐的人先嘴裏念着斯拉夫語禱告文，文句裏很難聽得懂，而且念得又快又含糊，隨後他在衆罪犯裏輪流給他們吃聖餐。那禱告文裏大概是說願意皇上帝和他的家族平安。這套話已經說了好幾遍，在別個禱告文裏也有這套話，衆人那時都跪着。隨後那副牧師念了幾句使徒行傳裏幾節聖經，他聲音非常的尖脆，實在聽不懂他所念的，以後那教士自己清清楚楚念了一段馬可福音裏面說，基督死後復生，飛上天去，坐在他天父右手旁邊，他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從他身上曾趕出七個鬼，馬可十六章九節後又顯現在他十一個門徒面前，他吩咐衆門徒在各地人民宣傳福音，聲明說，不信的要死亡，信的而受洗的要被救，還要逐出魔鬼，用他的手放在人民身上，就醫治了他們，談新奇的話，捉捕毒蛇，若他喝了毒水，也不會死，還是好好活着。

守這禮拜式的意思，就是要假設這小塊麪包被教士切下，放在水裏，再作了一種古怪的手勢，念了幾句禱告文，就可以變成上帝的肉和血了。

那教士所作的手勢就是他先穿着他一件金布寬袍，規規矩矩的站在腳尖上，高舉着兩個手臂，隨後屈膝蹲下，用嘴親那桌子，和桌上所有的東西；不過最要緊的就是他拿着他寬袍的兩個衣角，板板眼眼的搖擺着，輕輕的在銀盆和金杯上面飄揚着。他們因為假設說在這時候那麪包和葡萄酒便會變成肉和血，所以這一段禮式是最莊重嚴肅的。

那教士在教堂一小部分的金色隔房後面喊道：『現在，向那至福至潔至聖的天母。』隨後一陣聖詩歌極嚴肅的唱出來，歌裏說着，應當贊美歸榮於童女瑪利亞，因為她生下基督，並沒有失她的童貞，所以比仙女還真聖，比西啦歌（上等天神）還光榮得多。以後這聖禮就算完成了，那教士拿開那銀盆上的遮布，把中央一塊麪包切成四塊，先放在葡萄酒裏，隨後又倒在他嘴裏。他

就說是已經吃了一塊上帝的肉，和喝了一滴上帝的血。然後那教士拉開帷幕，打開那隔房的中央門，在他手裏拿着那金杯走出門來，問有人情願到前面來的，可以得着那杯裏上帝的肉和血。有幾個小孩子想要前去。

那教士問了那些小孩的名字後，謹慎的拿一塊麵包浸在葡萄酒裏，用匙子從杯裏拿出來放在一個孩子的嘴裏。他又輪流的給別個小孩；那副主教拭了那些孩子的嘴，唱着歡歌說，那些孩子吃了上帝的肉，喝了上帝的血。完後那教士把那杯拿到隔房後面去，他在那兒喝了所有剩下的聖血，吃了所有剩下的聖肉，就慢慢理着他的上脣鬚，拭淨他的嘴和那杯，就在隔房後面極快的走出來，他那雙牛皮鞋的薄鞋底，格格格的響。此後那基督禮拜式的聖禮現在完了，但那教士願安慰那些不幸的罪犯，再做一個普通的禮拜。這禮拜就是：他走到一個鍍金鑿成的偶像，黑臉和黑手，亮着十二支臘燭，代爲他所吃的上帝，他就用奇怪雜亂的聲音詠誦以下一段文：

「至和講的耶穌，歸榮你的使徒，耶穌，爲殉道的所頌揚，無上的聖國；救我，耶穌我的救主呀。至聖美的耶穌，憐恤那向你哭號的人，救主耶穌呀。禱告耶穌的誕生，所有你的使神，所有你的教士被救，享着天上的福祉。耶穌，人類所愛的。」

那時他就止着，將身一縮，伏倒在地上，堂裏所有人——管獄官，衛兵，罪犯們——也照樣蹲着，鐵鏈的叮噠聲不時的發出響聲。他又續着道：「衆神的創造者，無所不能的主，至驚奇的耶穌，使神所驚嚇，至大的耶穌，我們祖先的贖罪者。至和藹的耶穌，主教所頌揚。至榮耀的耶穌，國王的權力。至良善的耶穌，先知的應驗。至奇驚的耶穌，殉道的決心。至謙卑的耶穌，僧道的歡樂。至憐恤的耶穌，教士的甘心。至慈悲的耶穌，全地的齋戒。至佳麗的耶穌，公理的喜悅。至貞潔的耶穌，義夫貞女的貞操。至長壽的耶穌，罪犯的救聲。耶穌，上帝的聖子，憐憫我。」

他每說「耶穌」兩個字，他的聲音越來越發喘。至終他停了，他提起着銀邊的白聖衣袍，一膝跪下，蹲伏在地。那時一陣頌聲出來，「耶穌，上帝的聖子，憐憫我。」那些罪犯蹲伏着，再站起，他們的頭髮都披在前面，現在都搖到後背上去，和他們腳跟上壓鎖着的鐵鏈轆轤作響。

那禮拜做了好久。先是一個頌讚，末句是說「憐憫我。」還有一個，末句是說，「亞列盧亞！」（讚頌上帝，歸榮於上帝之意）衆罪犯用手作十字勢，鞠躬，第一次每一句鞠躬作勢，第二次每兩句鞠躬作勢，第三次每三句鞠躬作勢，那頌讚完後，衆人都很歡喜，那教士合着書釋然一嘆，退進隔房裏。還有最末的禮式。那教士從桌上拿着一個鍍金大十字架，兩頭有瑤瑯質的古紀念牌，走到教堂中央。先是那檢察官前來，親那十字架，次有獄吏，最後是衆罪犯，擠着推着，彼此低聲叱罵。那教士同檢察官談話，推着那十字架，他的手一時摸着衆犯的嘴，一時摸着他們的鼻，衆犯也爭前親那十字架和教士的手。這樣

就做完了基督禮拜式，最後說了幾句那些東跑西撞的兄弟們的安慰造福一套話。

第三十九章

在那禮拜堂裏的人，從管獄官直到瑪司洛娃，沒有一個人理會那教士說了那末些次數而讚美得奇形怪像的這位耶穌，是來禁止他們在那兒所做的惡事；他們不知道，他耶穌不但禁止爲那麵包和葡萄酒作這種無意味的多話和褻慢的咒勢，而且已經清楚在經文上寫着要禁止人類叫別人是他們的主人或在廟宇裏祈禱；他已經告訴說，每一個人應當在荒野靜處禱告；他已經禁止建造廟宇，說他要來打倒那廟宇，又說一個人應當不在廟宇裏而在精神裏和真理裏崇拜；總括說，他不但已經禁止現在他們正實行的審判人監囚人，苛罰人，殘殺人，而且甚至於禁止了各種世上的威勢，他說他已經來給那擄囚得自由。

沒有一個在堂裏的人明白那所舉行的是一種最大的褻瀆，也是對於他門口口聲聲所說基督的侮慢。沒有一個人彷彿看出那教士拿出給大家親摸的鍍金十字架上珠璣質紀念牌即是那縊人架的紀念物，基督以前死在這上的，藉此排斥現在所正實行的苛刑。那些教士假設代用麵包和葡萄酒，說他們吃了喝了基督的肉和血，而他們真正吃了喝了他的肉和他的血，並不是那一塊麵包和一滴酒，因為他們要羅陷那些基督認為弟兄的「小百姓們」，要逐出他們所有的最大福祉，要他們屈伏在最虐的苛刑底下，要把基督傳來的最大快樂藏着，不給人類——這種思想並沒有入了全堂中一個人的腦子裏。

那教士是用良心去實行他的一番責任，因為他從小孩養成，看出這是一個人個真信仰，是古時聖賢人所遵守的，到現在那教堂還遵守着，那國家政府也認真着。他並不信那塊麵包真會變成肉，說了那末些次的話是於心靈上得

益的。他也並不信他真是吞下上帝的一塊肉來。沒有人能信這話；但他信一個人應當信這個的。所能使他專心這信仰，就是因為他行了他的事，他這十八年內得了不少進款，可以撐着他一家，把他兒子送到大學堂去，把他女兒送到衆牧師女兒的學堂去。那副主教也是這樣的信，而那教士還堅實些，因為他已經忘了這信仰的教義，祇知道爲死者，爲大衆，跪敬時候，或不是跪敬時候，總有一定的酬勞價，是真基督徒情願給的，所以他欣然叫出他的「要憐憫，要憐憫，」嘴裏念着說着他所聘定的種種需要，正好比別人要賣出薪柴麵粉或香煙的心急。那些管獄官和衛兵們，雖然他們永不明白，也永不明白那些教義和教堂中禮節的意思，不過相信這是他們必須信的，因爲長官和皇帝自己都這樣信。而且他們雖然糊塗，他們自己不知道爲什麼也覺得這種信仰可以保護他們暴虐的地位。但是有了這個信仰，他們就覺得極難，或者不能像現在他們這樣的安心用全權苛罰人民。那獄長真是柔心

勝的人，若是沒有這個信仰來支撐他，他實在不能像這樣活着。所以他呆站着，動都不動，彎着腰，誠懇懇的，自己畫十字，當天使頌歌唱的時候，他總想把自己動心，當那小孩們施聖餐的時候，他舉着一個小孩，親手抱到教士面前去。

大多數罪犯，信那在鍍金偶像裏，那些禮服裏，聖燭裏，金杯裏，十字架裏，那些連續禱告的『至和藹的耶穌』和『要憐憫』裏，藏着神妙的力量，可以得着此生的舒服幸福。只有幾個人看清楚那班拘泥信仰的詐術，在他們心裏暗笑；但是那大多數人極力想——用種種祈禱，聚衆和聖燭的禮節——去得他們所求的舒服，而若沒有得着他們的祈禱，還是沒有答應，就彼此感信說，他們這次不成功是偶然的，這種有教育人和主教所組織的禮拜式，是極要緊，極必須的，若不是爲這輩子，死後也佔便宜的。

瑪司洛娃也是這樣的信法。她同別人一樣，覺得那信心和迷惑相混着。她

起先在欄杆後人羣裏站着，因此她只可以看見她的伴友；但後來施聖禮的人走前去，她和費道西走在前面去，他們看見那個獄長，他後面有一個少年農夫帶點小鬚和亮頭髮，站在獄官裏面。那人是費道西的丈夫，他呆眼着他的妻子。在跪敬時候，瑪司洛娃自己想追問他，低聲同費道西談話，後來看見大衆都鞠躬起來，她也鞠了一躬，畫一個十字禮。

第四十章

南赫留道甫很早，就從家裏出來。一個鄉下人正在胡同裏走着，嘴裏發出奇怪的聲音，喊道：『牛奶，牛奶，牛奶。』

頭天晚上正下着初次溫暖的春雨。各處沒有石子路的地方都暴長着綠草；園內的樟樹已經發出綠芽，薔薇樹和白楊樹正開展着又長，又香的葉子，家內和店鋪內都在那裏開窗擦玻璃。舊物市場是南赫留道甫必經之路，當時在那市場上已經有許多人圍在並排搭着的帳篷附近，許多衣服破爛的

人在那裏來往走着，腋裏挾着一雙鞋，肩上披着疊平了的袴子和坎肩。酒店那裏已經擁擠着不少鮮服明靴的男子，和頭上戴着絲巾，身上穿上玻璃珠大衣的婦人。那些男女因為今天休息，能夠不到工場裏去，所以個個都臉露喜色。警察佩着裝手鎗的黃帶，站在崗位上面，正留心看着有什麼無秩序的舉動，藉此可以排解他死沉沉的煩悶。並樹道小路上，和綠草場中，迅跑着孩子和狗，在那裏遊戲，幾個高興與喜歡的奶媽聚坐在道傍椅上，互相談話。

街道上左面陰涼地裏還潮溼着，中間却已經乾了，不住的來往着重載大車和輕便的馬車。各處不同的鐘聲傳佈在空氣裏面，一聲聲在那裏叫人去做禮拜，像監獄所做的禮拜一般。可是那些盛裝的男女還是散開着，各自走各自的路。

南赫留道甫的馬車走到監獄的轉灣處即行停止，因為車輛是不許直達監獄門口的。

幾個男女差不多手裏都持着包袱，站在監獄轉灣那裏，離監獄有百步路遠。右面是幾所不高的木房，左面是二層樓的房屋，外面掛着些招牌。監獄的偉大的石頭建築遠遠在前面，不許人走近過去。崗卒持着槍，來往走着，對於那些打算圍近過去的人都厲聲喝止住了。在木房小門的右邊，一個穿着帶藍道制服的管獄官，手裏持着一本記事簿，對着崗卒坐在椅上。凡有人走過來，說出要見誰，便就都記下來了。南赫留道甫也走到他面前，把卡答隣，瑪司，洛娃的名字說出來。那個穿制服的管獄官也就記下來了。

南赫留道甫問道：「爲什麼還不放人進去呢？」

「裏面正在早禱呢。等到早禱一完，就可以放人進去了。」

南赫留道甫便退到等候着的那羣人裏去。那時候有一個人身穿敝衣，頭戴破帽，赤着雙腳，臉上全是紅癩，從人羣中走出來，直向監獄走去。那個負槍的兵士向他喊道：「你往那裏去？」

我的未婚妻。她的父母也勸我們把這些東西施給獄囚。」

南赫留道甫答道：「我自己也是第一次來，所以不大知道，但是我想你可以問一問這個人。」說着，便指着那個拿着簿子，坐在右面，穿着制服的管獄官。

當南赫留道甫正在同那個學生說話的時候，那扇中間裝着小窗的監獄的大鐵門已經開了，從裏面走出一個穿制服的軍官，還有別的管獄官，當時那個手持簿子的管獄官大聲說探獄的人現在可以進去了。崗卒向傍邊一退，許多人都擁擠着急忙走進牢門，惟恐其遲慢。門傍站着一個管獄官，探獄人一個經過他面前，他便一面數着，一面說着：「十六，十七，十八……」屋內又有一個管獄官也在那裏用手搖揮着，一個個數清走進來的人，以便在出門的時候，對一對數目，不要留一個人在獄裏，也不要放掉一個囚人。這個點數的人並不看着走過來的人是誰，竟朝南赫留道甫的背上用手擊了一下，

這一擊很使南赫留道甫覺得恥辱，可是立刻他憶起到這裏來是做什麼的，不由得很慚愧自己能發生這樣不愉快並且恥辱的情感。

門後第一個場所是一間大屋，小窗上圍着鐵柵欄。這間屋子名叫集合室，南赫留道甫看見在那邊神龕裏放着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神像。

南赫留道甫慢慢的走着，讓那些急忙忙的人走在前面，心裏感着許多錯亂的情感，既恐懼監禁在這裏的惡人，又憐憫那些清白無罪的人，如喀瞿莎和昨天那個小孩是，並且還對於那將臨未臨的相見有點膽怯和痛悔的意思。從第一屋內出來時，一個管獄官站在門那裏，正說些什麼話。但是南赫留道甫正在深深的思想，所以並未注意及此，依舊隨着許多人走的地方走去，不料竟走到男囚部去了，並未走進他想去的女囚部。

他走得落在人家後面極遠，到相見室的時候是最末後的一個人。不料一下子就使他驚愕不置，原來他開門走進那間屋子的時候，忽然幾百個人的

聲音合成一片呼喊聲直衝到他的耳鼓上去，使他的耳朵幾乎震聾。他剛走近那些人身傍去，但見他們像蒼蠅躲在糖上一般，靠在鐵網上面，這條鐵網把這間屋子分爲兩塊，他這纔明白所以然的道理。原來這間後牆上有窗的屋子分成兩截，用的不是一個鐵網，却是兩個鐵網，從頂到地都用鐵網擋住。管獄官在兩網中間時常走來走去。在網的那頭是囚犯，在這頭是探獄的人。兩網中間距離有三尺多遠，所以不但傳遞完全不可能，便是彼此的面目望起來亦極模糊，最苦的尤其是近視眼。說話既很難，所以只得盡力喊嚷，使那邊的人聽得見。兩方面的臉都緊靠在網上：妻子呀，丈夫呀，父親呀，母親呀，兒女呀，個個都彼此對看，說所應說的話。但是因爲每一個人都竭力說話，要使那邊的人聽見，而他傍邊的人也用同樣的聲音來互相妨礙，所以不得不個個人叫喊起來。這種巨聲之所由起，而使南赫留道甫一進門來，立即驚愕不置的原因即在乎此，辨清人家的說話，那簡直是不可能的。祇能從臉色

上決定所說的是什麼話，談話人中間有何等的關係。站在南赫留道甫旁邊的是一個戴頭巾的老婦人，但見她正把臉靠在網上，顫動着下顎，向一個臉色死白，頭髮剃去一半的青年人叫喊。在那個老婦人旁邊立着一個穿無袖衣的少年，正在一面搖頭，一面聽着一個同他相像的囚人的話，那個囚人帶着一付憂愁的臉色和灰白的鬚鬚。又遠一點站着那個敝衣人，正搖着手，一頭笑着，一頭嚥着。他的旁邊有一個婦人帶着一個嬰孩，坐在地上，她戴着極好的毛絲巾，一看見那邊那個灰白臉色的人，穿着囚衣，剃着頭髮，上着鎖鍊，不由得坐地痛哭起來。在那個婦人旁邊的就是會同南赫留道甫談過話的看門人，但見他正用全力向那邊一個禿頭亮眼的囚人叫喊。

南赫留道甫站在這間屋內有五分鐘的工夫，感受着一種厭悶，並且承認自己無力的情感，覺得自己將同全世界分裂的一般情形；彷彿船隻動搖一般的道德的情感已經占住他了。

後來他鼓勵着自己，說道：『但是應該做你應來做的事情。這個怎麼辦呢？』他使用眼尋找辦事人，一會兒看見一個低身量的瘦人，帶着鬍鬚，戴着軍官的肩章，在衆人後面走着，便走上去，用異常恭敬的態度問道：『先生，你能對我說，婦人監禁在何處，在那裏允許和他們相見？』

「你莫非要到婦女部去麼？」

南赫留道甫又恭恭敬敬的答道：『是的，我要見一個女囚。』

「那末在集合室裏，你就應該早說。你要見誰？」

「我要見卡答隣，瑪司洛娃。」

「她已經判決了沒有？」

「是，三天以前她已受判決了。」——南赫留道甫說話說得特別的恭敬，惟恐拂逆獄長的意思，不理這件事情。

大概獄長因南赫留道甫的外貌也已決定他是值得注意的，便說道：『既

是探望女犯，就請到那邊去罷。」說着，便對一個多鬚，佩勳章的下級軍官說道：「西道洛夫，把這位先生送到女子部去。」

「噫……」

那時候在柵欄旁邊斗然聽見一種奪人魂魄的嗚咽聲。

所有這些事情都能使南赫留道甫奇怪，最爲奇怪的就是他應該向獄長和管獄長道謝。而他們也認爲對於他有應盡的義務。

管獄官把南赫留道甫引出男囚探望室，走到廊下，直向對面女囚探望室內的門那裏走去。

第四十一章

這間屋子和男探望室一般，用兩個網分成三截，但是比較小得多，裏面探望的人和囚犯都是很少的；不過喧鬧的呼聲還和在男室裏一般。在兩網中間還是走着辦事人。這個辦事人就是女管獄官，他穿着袖上鑲邊的制服。網

傍兩方都靠着那些人也正和男室的情形一樣：一方面是穿着各種衣裳的市民，他方面是穿着白衣的女囚，還有幾個是穿着自己衣服的一片網傍已經站滿了人。有些人躡着腳立着，在別人頭上聽那方面的談話，有些人却坐在地板上講話。

女囚中一個衣服破敝，容貌憔悴的采乾婦人，聲音和態度最顯得可憐，她頭上戴着頭巾，包住一蓬亂頭髮，站在屋的中央，柵欄上柱傍，急匆匆正同一個穿藍服，並且腰帶繫得很低的采乾男子喊嚷。在采乾人傍邊，一個兵丁坐在地上，在那裏同女囚談話；一個年輕的男子，穿着草鞋，長着明亮的鬚鬚，漲紅着臉，靠網站着，眼眶裏很痛苦的包着一泡眼淚。一個容貌美麗，皮膚純白的婦女正同他談話，用一雙鮮明的藍色眼睛看着對談的人。那就是費道西同他丈夫在那裏談話。在他們傍邊正站着一個敝衣人，同一個寬臉的婦人講話；往後又是兩個婦人，一個男子，又是一個婦人，各人對面——有一個女囚

站着。在這些女囚裏並沒有瑪司洛娃。但是在後面還站着一個婦人，南赫留道甫立刻就明白她便是瑪司洛娃，並且立刻覺得他的心跳起來了，他的呼吸停止了。堅決的時間臨近了。他走到網傍，知道真是瑪司洛娃。她正站在那個藍眼睛的費道西後面，含着笑，聽她所說的話。她不像前天一樣，穿着寢衣，却穿着白衣，束着腰帶，所以胸間的衣裳便高聳起來。頭巾底下依舊掩着相糾結的黑髮。

他想到：「立刻就決定了。我怎麼叫她呢？或者她自己能來。」

不料她自己並不過來。她正等着克拉拉，並想不到這個男子是來找她的。那時候在網間走着的女管獄官走到南赫留道甫面前，問道：「你要見誰？」

南赫留道甫喃喃說道：「見瑪德隣，瑪司洛娃。」

女管獄官便喊道：「瑪司洛娃，有人找你哩。」

瑪司洛娃回身一望，便抬着頭，挺着胸脯，露着一種尋常的豫閒的態度，走

到柵欄傍邊，從兩個女囚身傍擠過來，看着南赫留道甫，露出驚奇疑問的神氣，並不認識他是誰。不過從他衣服上看來，知道是個富人，便朝他笑了一下。當時她把那張含着笑容，並且裝着斜眼的臉靠在柵欄上，說道：『你有什麼事？』

南赫留道甫遲疑了一下，輕聲說道：『我願意見你，我願意……』

那時候在他傍邊的敝衣人忽然喊道：『你還沒有對我說呀！你取了，還是沒有取？』

對面有人喊道：『簡直要死，衰弱極了……』

瑪司洛娃並未聽見南赫留道甫的話，但是他說話時候的那種臉色忽然使她提起那為她所不願意記憶的話，於是笑容就從她臉上退去，額際發出衰老的皺紋。

她當時喊道：『我並沒有聽見你說的話！』說着，眉頭和額角上的皺紋越

發多起來了。

「我來是……」

他剛說幾個字，便想道：「我應做當做的事情，我應該懺悔。」他一想到此，眼淚滿含在眼眶裏，喉嚨已經塞住了，用手指拉住柵欄，說話也停頓住了，用力使自已不要哭出聲來。

那時候這邊又有人喊道：「如果你康健着，我也不來了。」

那邊一個女囚喊道：「上帝相信，我並不知道這件事情。」

瑪司洛娃看出他這樣驚擾的態度，不由得使她感動起來：她的眼圈也自紅了，白腫的臉頰上露出紅暈的顏色；但是她那付臉依舊顯着很嚴正的樣子，一雙斜眼依舊很謹慎的向前看望。

她喊道：「面貌很像，却還認不出來。」

他也大聲喊道：「我來這裏，爲着求你饒恕；」他說這句話並沒有一點音

節，正彷彿熟讀的功課一般。

他說過這句話，他不由得慚愧起來，便回面望了一下。可是他立刻就發生了一種思想，彷彿說如果他慚愧，那便是最好的事情，因為他應該忍着這種慚愧，所以他便繼續說下去道：「我的行爲很壞，很惡毒，請你恕我。」

她站在那裏不動，目不轉睛的望着他。

他不能够再說下去，便離開柵欄，竭力止住搖蕩他心胸的悲哀。

那個吩咐引南赫留道甫到女囚探望室去的獄長大概很注意於他，所以自己到這裏來，看見南赫留道甫並不站在柵欄傍邊，便問他爲什麼不同那個應說的婦人談話。南赫留道甫用手巾拭了一下鼻涕，竭力做出平安的態度，回答道：「隔着柵欄簡直不能說話，一點也聽不見。」

獄長凝神想了一下，說道：「既是這樣，暫時可以把她帶到外面來。」說着，他便對女管獄官說道：「瑪麗，卡洛夫娜把瑪司洛娃帶到外邊來。」

第四十一章

等了一會，瑪司洛娃從傍門那裏走出來了。他輕步走到瑪司洛娃面前，站在那裏，用眼睛斜着看她。黑頭髮還和前天一般亂蓬蓬結成一塊，那個不健康，又白又腫的臉十分可愛，並且安閒；一雙黑漆似的秀眼閃閃的放光。

獄長說道：「你們可以在這裏談話；」說着，就走了。

南赫留道甫坐在牆傍椅上。瑪司洛娃對副獄長看了一下，露出疑問的神氣，以後很驚奇的聳了聳肩，跟着南赫留道甫走到椅傍，整理着裙袴，在他身傍坐下。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知道你很難饒恕我，」說時，覺得眼淚滴下，又續說道：「如果已經不能改正過去的事情，那末我將盡我力之所能去做。請你說

……
「瑪司洛娃並不回答他的問話，祇用一雙斜眼似看非看的望着他，問道：「

你怎麼會找到我的？」

南赫留道甫看着她這樣變動的臉色，自語道：「我的上帝幫助我，教給我應該做的事情！」

他說道：「前天法庭審判你的時候，我正當陪審官。你竟不認識我麼？」

她答道：「不，不認識你了。我當時並沒有看望，自然是不認識你的。」

他問道：「聽說你會生一孩？」說着，覺得他的臉紅暈起來。

瑪司洛娃避開他的眼光，很惡毒的說道：「可憐當時就死了。」

「怎麼，爲什麼緣故？」

瑪司洛娃低着眼睛說道：「我自己也病了，幾乎死去。」

「怎麼姑母會把你放走？」

「丫頭懷了姙，誰還肯留呢？一下子發覺出來，便要被逐了。這些事情現在也不必談了，——我一點不記得，早就忘了。所有事情都已終結。」

「不能終結。我不能聽他這樣。我現在打算贖自己的罪。」

她說道：「何必贖罪呢？所有事情都已過去了。」說着，忽然看着他，不自然欺騙並且很可憐的笑了一下，這一笑是南赫留道甫所想像不到的。

瑪司洛娃簡直想不到能見着他，尤其是現在，在這裏，所以他的出現一下子使她異常驚愕，使她憶起她永憶不到的事情。她一下子很模糊憶起那種情感與思想的新奇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那個愛她，並且被她所愛的美好少年爲她開關的；以後她又憶起他不明白的殘忍和各種低卑及痛苦的事情。她想到這裏，不由得難受起來。但是她既沒有力量辨別這件事情，所以她現在也要像原先這樣的作爲起來了：就是驅去這些憶念，竭力用荒蕩生活的濃霧遮蓋着這些憶念。最初她把那個坐在傍邊的人，聯想做她曾經愛過的少年；可是後來她一看這是極痛苦的事情，便停止把他聯想做這種人了。現在這個華服美鬚的先生在她看來，已經不是當年所愛的南赫留道甫，不過

是尋常利用像她這樣婦人的男子中之一人罷了，所以像她這樣的人也應該利用他，以爲自己的利益。於是她靜默着不說話，想法子怎樣去利用他。

後來她說道：「所有事情都已完結了。現在已經被判決受徒刑了。」

她說出這句可怕的字，她的嘴唇不由得抖索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知道，我相信你沒有罪。」

她說道：「自然是沒有罪。難道我是賊或是殺人兇犯麼？我聽說這些事情

全關係於律師。聽說應該遞呈文上去。不過要化許多錢呢。……」

南赫留道甫說道：「這是一定的。我已經請過律師了。」

她說道：「決不要愛惜金錢，應該找一好律師。」

「我必定盡力做去。」

兩人靜默不語了一會。她又這樣微笑了一下。忽然說道：「我想求你……給一點錢與我。不要多……十個盧布……」

南赫留道甫心慌意亂着說道：「是，是，」就掏出皮篋來。

她很快的看着那獄長，但見他正在獄室裏來回走着。當時就說道：「在他面前不要給我，讓他走時再說；不然，就要被他奪去。」

南赫留道甫剛掏出皮篋的時候，獄長恰巧回過身去，可是一會兒又回過臉來向着他們，所以他來不及把十盧布的鈔票給她。他只得且把鈔票握緊在手中。

這是社會使

這婦人的靈魂

死去，但她的本

性却是純潔的。心志搖蕩的時候。

南赫留道甫看着那種當時極美麗，現在十分穢辱的腫臉，還有那雙閃閃放光的斜眼，一會兒看着獄長，一會兒看着南赫留道甫手中所握的紙幣，他一看這種卑賤的情形，不由得想道：「這已經是死了的婦人。」他便又到了昨天晚上對他說話的那個魔鬼，又在南赫留道甫的心靈裏說起話來，要

竭力把他從應該做的問題裏，引到怎樣從惡行裏脫出來，怎樣有利益的問

題上去。

那種聲音說道：「你同這個婦人在一起，是一點也沒有辦法的。祇是給你頸上掛了一塊石頭，使你淹死，還阻止你替別人做有益的事情。不如把所有錢全給了她，同她辭別，以後永不相涉。」

他起初這樣想，可是一會兒他立刻覺得現在將成一種心靈裏極重要的事情，他內部的生活那時候正站在搖蕩的天秤上，不過用一點力量就能傾於一方面或他方面去。所以他正在用這種力量，要呼出那個昨天曾在他心靈裏顯出的上帝，而那個上帝立刻就應呼而至。他於是決定立刻把所有事情給她說出。

他說道：「喀叟莎！我來求你饒恕，你却_不回答我；你究竟饒恕我麼？」她並沒有聽見他的話，祇一會兒看着他的手，一會兒看着那個獄長。當獄長回身的時候，她趕緊拉着南赫留道甫的手，把鈔票取去，揣在腰裏。

她一邊笑着，一邊說道：「你說的話很奇怪；」說話之間，很露出藐視的態度。

南赫留道甫覺得瑪司洛娃對他含着的一種敵意，用現在所處的地位來作保障，妨礙他穿進她的心肺。

但是很奇怪的事情，這個不但使他退却，反倒增加了一種特別的新力量，來使他親近她。他覺得他應該精神上叫醒她，他自己也知道這是極難的事情——但是也就因為事情的困難引起他的興趣。他現在對於她感出一種情感，是他以前對於她，對於別人未曾感出的，在這種情感裏也沒有有一點私意：他為自己絕不對她有什麼希望，却祇希望她不再做她現在這樣的人，希望她醒悟過來，做她以前這樣的人。

他需要她底靈魂，這活起來。

「喀嬰莎，爲什麼你這樣說話？我認識你，記得你，還在潘諾瓦……」
但是她並不降服，也不打算降服。當時皺着眉頭，恨恨的說道：「舊事憶他

做什麼？」

他說道：「我憶念這個，爲着消除，並且贖取自己的罪孽。喀麗莎……」他正打算說要娶她的話，可是和她的眼光一相遇，就看出那眼光裏有一種極可怕，極愚魯的東西，推拒他不能說出這句話來。

那時候探望的人都走出去了。獄長走到南赫留道甫面前，說見面的時間已經終結。瑪河洛娃便立起來，很恭敬的等着把她帶進。

南赫留道甫說道：「再見罷，我還有許多話要同你說，但是現在你看已經不能了；」說着，就伸出手來，說道：「我再來罷。」

「大概全都說完了。……」

她遞出手來，却不去緊握。

南赫留道甫說道：「不，我還要同你相見，預備多說幾句話，那時候我要說應該對你說的極重要的事情。」

她笑着說道：「好，你來罷；」他那種笑容彷彿對喜歡她的男子所作的態度一般。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看你對我比我姊妹還顯得親近。」

她說道：「真奇怪呀；」隨着就搖了搖頭，走到柵欄那裏去了。

第四十三章

南赫留道甫起初以為第一次相見時，喀瞿莎一看見他，知道他服務她的意思和他的懺悔，一定要欣悅感動，又成爲喀瞿莎，但是等到相見後，他看出喀瞿莎已經沒有了，有的祇是一個瑪司洛娃。這個十分使他驚愕不置。

最使他驚愕的就是瑪司洛娃不但不覺得自己所處的地位並非女囚的地位，——這個她倒覺得很可恥，——却是妓女的地位，爲可恥，還彷彿異常滿足，引爲自傲。但是這個是沒有什麼意思的。無論何人，爲活動起見，應該認自己的事業爲好，爲重要。所以無論人的地位是怎樣的，他一定要造成一種

人生的觀念，以使他的事業在他看來覺得好，並且重要。

平常人都以為盜賊，兇犯，妓女承認自己的職業是壞的，所以應該對於他的職業覺得恥辱。其實在事實上完全是相反的。世人因為自己的命運和錯誤使他處在特定的地位中，無論他的地位怎樣不規正，一定要設定一種人生觀，以使他地位在主觀上是好的，是可注意的。所以為維持這種觀念起見，人們天然要保守着這種範圍，在這種範圍裏是承認他們為自己所造成對於生活和適合於生活的地位的見解的。可是當盜賊以敏捷自傲，妓女以淫蕩自傲，殺人兇犯以殘忍自傲的時候，我們便覺得十分奇怪。而這種情形所以使我們驚奇的，祇因為這種人的範圍太受限制，最要的也就因為我們處於這種範圍以外，但是當富人以自己的財產自傲，官吏以自己的勝利自傲的時候，難道所發生的不是同樣的現象麼？我們所以不見這種人對於人生和善惡的見解的卑陋的緣故，也祇因為具着這種見解的人的範圍比

較大些，而我們自己也屬於這種範圍裏面。

瑪司洛娃對於自己的生活和世界上的位置的一種見解也是如此。她是個妓女，被判決受徒刑；雖然如此，她也自己造成一種人生觀，藉之以鼓勵自己，也許要把自己的地位在人面前誇做一下。

這種人生觀之所由成，就在於所有一切男子——無論是老的，少的，中學生，軍官，有智識的人，無智識的人——的重要幸福都在於同淫蕩的婦女交際，而這些男子雖然假裝他們從事於別種事業，其實祇願意做這樣一種事情。至於她呢，——淫蕩的婦人——有能適應這種願望的，有不能適應這種願望的，所以她就成了重要並且必須的人了。所有她以前和現在的生活，即是確定這種觀念的公平。

十年以來，她無論處於什麼境遇，從南赫留道甫和老警察長起，直到監獄管獄官為止，她總見出所有男子都是需要於她的，她沒有看見也沒有理會

出那不需要於她的男子。所以她看來全世界不過是爲肉慾所煽動的人類的集合，這種人類從四面八方看守着她，還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哄騙，強
力購買，狡詐——強力去占有她。

瑪司洛娃的生活觀念是如此的；她既具有着這樣的生活觀念，所以覺得自己是很重要的。人。瑪司洛娃很尊重這種生活的觀念，以爲比世上所有都好，——其實她也不能不加以尊重，因爲一變更這種生活的觀念，她就喪失了這種觀念在人類中所予於他的意義了。所以爲不喪失生活的意義起見，——她天然要保守着那種觀察生活和她一樣的人的範圍。後來她覺得南赫留道甫打算引她到別種世界上去，而她預先看出如果一到了這種被他所引去的世界裏，她就要喪失自己在生活裏有自信力，自尊力的地位，所以她竟極力反對他。爲着這種原因，她把自己幼時和同南赫留道甫相愛的回憶從自己腦筋裏驅去。這種回憶和她現在的人生觀完全不相容，所以應該被

驅在她的記憶以外，或者應該保存在她的記憶裏絲毫也不動，或者加以關鎖，加以油漆，正彷彿蜜蜂黏住蟲巢，免得使他們走近過來，妨害蜜蜂的工作。因此現在的南赫留道甫在她看來已經不是那個她曾用誠潔愛情愛他的人，却不過是可以並且應該爲她所利用的富人，她現在同他的關係也正和同所有別的男子一般。

南赫留道甫同着衆人走出門去，心裏想道：「我今天竟不能把重要的事情說給她聽。我沒有對她說我將娶她。但是終應該這樣說，這樣做去呀。」

管獄官站在門傍，又是用兩手數着，放探獄人出去，不使有餘人走出，也不使有外人留在監獄裏。那個管獄官還是一個個用手拍背，南赫留道甫這一次受着，並不覺得恥辱，——因爲他簡直沒有留心到這件事情。

第四十四章

南赫留道甫打算變更自己外部的生活：租去大屋遣散僕役，自己遷到旅

館內去居住。但是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說冬天以前在生活的建設裏有所變更，是毫無理由的；在夏天誰也不肯租屋，並且器具和什麼也應該找個地方存留。所以南赫留道甫雖然竭力想變更自己外部的生活——他打算實行簡便的學生生活——可是一時未見實行。不過雖然諸事仍照舊軌，可是家裏已經開始劇烈的工作：就是把許多毛皮衣服物件取出來曝曬，家裏人如男女僕役、廚子等都來幫助，連郭爾納自己也參加在裏面。起初把各種制服和誰也用不着的奇怪的皮衣取出來，掛在繩上，以後又拿出地氈和家具來；那些僕役一個個撈起衣袖，露出強健的手臂，用力拍那些東西，拍得很合音節；全屋裏佈滿着石腦油的氣味。南赫留道甫在院子裏走着，在窗裏看着，便很奇怪怎麼這些東西這樣多，怎麼有這許多無用的東西。南赫留道甫想道：「這些東西唯一的使用和用途就是使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說、郭爾納、廚女和大小僕役得着運動身體的機會罷了。」

他又想道：「在瑪司洛娃的案件未曾決定以前，現在可以不必變更生活的形式。並且這是很難的。她或者要被釋放，或者就要流放，而我要跟她一同去，那末這種生活至終是要變更的。」

在法那林律師所訂相見的那天，南赫留道甫屈時就去了。法那林的住宅很大，是自己建築的，宅內花草頗多，窗上掛着奇美的簾子，陳設十分富麗，足以證明這個暴富的人不勞而得銀錢實在是很多。南赫留道甫到時，接待室裏已經有許多人等着，許多人都坐在那裏，以讀畫報爲消遣，正彷彿坐在醫生那裏一般。律師的助手正坐在高大的公事桌傍邊，一看見南赫留道甫，就走到他面前，同他問好，並且說他立刻去通報律師。可是他剛走到書房門那裏，門忽然自己開了，但聽見法那林同一個年紀不小的人洪大活潑的談話聲音，那個人臉色極紅，頭髮繁盛，穿着簇新的衣服。這兩個人臉上的態度正同剛做了有益，却不十分好的事情時所顯的樣子一般。

法那林含笑說道：「先生，那是你自己錯了。」

「很喜歡到天堂上去，但是罪孽不許去呀。」

「唔，唔，我們知道的。」

兩個人不自然的笑了。法那林一看見南赫留道甫，便說道：「侯爵，請進來罷。」一邊向退出去的商人點首爲禮，一邊引南赫留道甫到辦事室去，坐在南赫留道甫對面，忍着剛纔那件事情成功的笑容，說道：「請吸煙。」

「謝謝你，我是爲瑪司洛娃的事情而來的。」

他說道：「是，是，立刻就談。唔，這個狡猾的東西！你看見那個少年人麼？他有千二百萬的財產，却還說着不許呢。如果你抽出二十五盧布的鈔票來，——他一排牙齒都要突出來了。」

南赫留道甫想道：「他說着不許，你却說着二十五盧布的鈔票。」他覺得這種心眼多的人十分討厭，他的聲音裏總願意表示出他同南赫留道甫是

一家人，而同別個過來委託認事的人是很生疎的。

「這個可怕的惡徒，簡直苦我太甚。所有精神都被他奪去了！」律師說着，彷彿證明他所說並不是案件，又說道：「唔，現在可以談你的事情……這件案子我很注意讀了一遍，正如屠格涅甫所說的，「其中的內容我不加贊成。」那個律師真是太不濟事了，已將所有上控的理由白白放去。」

「那末你怎樣決定呢？」

那時候律師的助手，走將進來。律師便對南赫留道甫說道：「立刻就說，」隨着就對助手說道：「請你對他說，我怎麼說，就是怎麼辦：成功——更好，不成功——可以不必。」

「但是他不同意呢。」

律師說道：「唔，那末就不必了；」那時候他的臉已經從快樂，平安的心神變成惡毒，黑暗的態度。

一會兒他臉上重又變成原先的快樂態度說道：「聽人家說律師還可以白白拿人錢呢。我會把一個負債不能清償的債務人從完全不公平的控告裏脫身出來，所以現在許多人都跑到我這裏來求我。但是每種這樣的案件都需要絕大的勞力。因為我們正彷彿某著作家所說的一般，應該把一小塊肉留在墨水壺裏。」(註一)唔，你的事情，或者說是你所留心的事情，辦理真是異常困難，上控的好理由已是沒有，但是我總要盡力辦理這件事情，我現在把研究結果寫了一點下來。」

他說着，便取出一張紙來，讀着，把幾處乏味的照例文章急匆匆含糊過去，重要的地方便特別注着重着朗誦起來。

「呈刑事上控司……爲呈請事……爲毒殺司梅里關夫一案瑪司洛娃被陪審官之決議認爲犯殺人之罪，依據刑律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條被判處

(註一)「內留在墨水壺裏」喻絞腦汁費精力之意。

徒刑苦工。……」

他讀到此處，略停了一下；他雖然對於這種事情已有很大的習慣，可是總很願意聽自己的作品。

他繼續極注意的讀下去道：「此判決得案情違背及錯誤之結果，實應加以撤廢。一，讀司梅里闊夫內部化驗狀時，其始即爲首席推事所停止。……這是第一個原因。」

南赫留道甫奇怪着說道：「這須是檢察官要求讀的。」

「一樣的，律師也有要求讀內部化驗狀的權利。」

「但是這個完全沒有用處。」

「這也是一個理由呀。再往下讀去：二，瑪司洛娃之律師於發言時經首席推事停止，其時該律師適欲敘述瑪司洛娃之人品，並涉及被告墮落之內部原因，但因律師之言論不與事實直接相關，故竟遭阻止；惟大理院曾屢次聲

明，凡審判一刑事案件，當首先調查被告之性質及道德之容貌，以作正當之判決。……這是第二個原因；讀罷，看了南赫留道甫一眼。

南赫留道甫愈加覺得驚奇，當時就說道：『並且他說得也很壞，所以一點也不能夠明白他。』

法那林笑說道：『這個小孩簡直是個傻子，一點也不會說正經話；但是總算是一個理由。唔，再往下讀去罷。三，首席推事於發言終結之際，違背刑事訴訟法第八百零一條第一項原則上之要求，竟未向陪審官解明無罪之見解出於何種法律之要求，亦未曾言雖經承認瑪司洛娃進司梅里關夫以毒藥之事實為確，但因無謀殺之意，故彼等有不將此種行為認為有罪之權，即有罪亦為過失之罪，而非刑事之罪，——而商人之死，在瑪司洛娃為不謹慎之結果，非其所能逆料者。……這是第三個原因。』

『這個我們自己能夠明白，這是我們的錯誤。』

法那林續讀道：「四，法庭關於瑪司洛娃有罪與否之問題，陪審官所設之答案，完全爲顯明之矛盾。瑪司洛娃被控毒害司梅里闊夫，實具有特別貪財之目的，此目的卽爲殺人之唯一動機，但陪審官在答案中否認瑪司洛娃盜財意，則其否認被告殺人之故意，亦頗明顯，徒因首席推事未曾明言，遂致引起誤會，在答案中未曾用相當形式以表之，故陪審官之答案應絕對要求援用刑事訴訟法第八百十六條及第八百零八條，卽規定由首席推事方面向陪審官言明彼等所成之錯誤，應將此答案交回重議，以昭慎重。」

「那末爲什麼首席推事竟不這樣做呢？」

法那林笑着說道：「我也願意知道什麼緣故呀。」

「如此說，大理院當能改正錯誤。」

「這就要看那時候誰在那裏做主席了。唔，以下又寫着說：陪審官如此之宣告決不能予以法庭以定瑪司洛娃刑罰之權，試援用刑事訴訟法第七百七

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是顯然與俄國刑事順序之根本情形相違反。據上述理由，謹依刑事訴訟法第九百零九條，第九百十條，第九百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九百二十八條，請求將此判決撤廢，重交該法庭他科加以審議……唔，這件呈文就是這樣，凡我力所能爲的，我都盡力做去。但是老實說：恐怕這案子很少能够成功。但是這個全關係於大理院司裏的意思。如果在那裏有熟人，不妨運動一下。」

「我還認識幾個人呢。」

「那末應該快一點纔好，否則，他們全要散到各地醫痔疾去了，那時候須要等候三個月纔成……如果那裏不成功，還可以上訴狀給皇帝。那末應該先預備起呈文來。」

「謝謝你——報酬金多少？」

「助手將把贍正訴狀給你，那時候也由他對你說多少酬金。」

「我還要問你一句話：檢察官給我一張獄內通行狀，可以去見那個女囚，但是監獄裏人對我說，在約定的地點和日期以外，探望囚人須經總督允准。有沒有這事？」

「是，我想是這樣。但是現在總督不在那裏，由代理總督理事。這個人很傻，恐怕你同他相處不來。」

「那就是瑪司亮尼闊夫麼？……」

「是的。」

南赫留道甫說道：「那末我認識他呀，」說罷，立起來便想走開。

那時候一個矮醜黃瘦的婦人迅步飛進這間房屋，——那就是律師之妻，對於自己的醜貌一點也不加憂慮。她不但結束得異常華麗，——她身上穿着一些天鵝絨和絲綢的衣服，都是鮮黃濃綠的顏色，——連柔弱的頭髮都梳得捲曲起來，她得意洋洋的飛進會客室裏，身後隨着一個長身材兒，滿面

笑容的男子，那個男子一臉的土氣，穿着燕尾服，戴着白領結。那個就是著作家；南赫留道甫看着臉纔認識他。

她開着門，就說道：『阿拿托爾，律師名快跟着我來。謝蒙，意溫諾維奇答應讀他自己的詩，你也應該讀高爾遜（註二）的文。』

南赫留道甫打算離開這裏，可但律師之妻同她丈夫耳語了一會，立刻就對他說道：『侯爵，我會認識你，所以以爲不必再介紹了，——請你也降臨我們那個文學的晨會。很有趣味。阿拿托爾讀得也極妙。』

阿拿托爾搖着手，說道：『你看，我有多少雜務在身呀，』說着，一面笑着，一面指着他妻子，表示不能反抗這樣傾城美貌的婦人的意思。

南赫留道甫當時拉下一付又愁又嚴的臉來，帶着恭謹的樣子，謝律師夫人一番懇勸邀請的意思，並且說因爲沒有工夫，所以只得辭謝，隨即走出來。

（註二）高爾遜（Горький）俄名著作家，一八五五年生，一八八八年死。

到接待室裏去。

等到他一出去，律師的妻子背後就說他道：『這個傻孩子！』

在接待室律師的助手把一張繕正的呈文交給南赫留道甫，問起報酬金多少，他就說阿拿托爾，謝蒙諾維奇定了一千盧布，並且聲明這種的案件他照例是不收理的，也就是因為他的緣故。

南赫留道甫問道：『怎樣簽名在呈文上，誰應該簽名？』

『被告可以簽名，如果有困難的事情，阿拿托爾，謝蒙諾維奇得着她的委任書，也可以簽名。』

南赫留道甫很喜歡在定期以前又有和喀瞿莎相見的機會，所以說道：『不必，我可以去讓她簽字。』

第四十五章

監獄裏在平常時候管獄官在圍廊下叫哨了一下；獄室的門都開了，許多

囚犯都走將出來，有的赤了腳，有的穿着藤鞋，圍廊裏一下子充滿了令人嫌惡的臭氣；男女囚犯都出來洗臉穿衣服，或者出來點名，點名以後就去取茶水。

飲茶的時候獄室裏正在很熱鬧的談着，說今天有兩個犯人受皮鞭之罰。其中一個犯人是個識字很多的少年，名叫瓦西里甫，是商店的總管，因嫉妬殺死他的情婦。他爲人極其寬宏，性質亦甚高興，對於長官的態度尤其堅硬，所以獄內同夥沒有一個不愛他的。他知道法律，時常要求法律的實行。以此，獄中長官都不大喜歡他。三星期以前，一個囚犯把一碗湯誤潑在管獄官的新制服上面，獄官頓時打了他幾下。瓦西里甫維護着囚犯說沒有笞打囚人的法律。管獄官當時說道：『我特把法律交給你，看！』便把瓦西里甫罵了一頓。瓦西里甫也這樣回答他。管獄官打算打他，瓦西里甫却執住他的手，相持了三分鐘的功夫，變過手來，把他推到門外去了。管獄官把這件事情一五

一十告訴給獄長聽，獄長吩咐把瓦西里甫放到暗獄中去。

暗獄是一排黑暗的雜具室，外面遮着圍牆。在那裏沒有牀鋪桌椅，所以在裏面的人只得在污穢的地板上坐着或躺着，獄內鼠類極多，不住在囚人身傍跑着，並且十分膽大，在黑暗裏竟藏不了麪包。那些老鼠還從囚人的手裏爭食，如果囚人身體不動的時候，他們還要上前來攻擊那些囚人。瓦西里甫說他不到暗獄裏去，因為他並沒有罪。後來用強力來逼他。他便抵抗起來，兩個囚人還幫着他和管獄官爭鬪。所有監獄官都來了，那個以大力著名的彼得洛夫也在其內。當時便把囚犯捉住，推進暗獄裏去了。獄長立刻呈報總管說發生了一件似乎暴動的事情。不幾天公文來了，飭令把兩個重要的罪犯——瓦西里甫和浪人不知姓名者兩人——各打三十皮鞭。

這個刑罰應該在囚婦接待室裏實行。從早晨起這個消息傳遍了監獄全體囚人，各個獄室裏都談論着這件刑罰的事情。

柯拉伯娃，小美人，費道西和瑪司洛娃數人坐在屋角裏面色個個發紅，意態都極活潑；他們已經喝了許多燒酒，都是瑪司洛娃做的東道主人，現在他們在那裏喝茶，講論着這件事情。

柯拉伯娃一邊用堅硬的牙齒嚼碎小糖塊，一邊講起瓦西里甫的事情，說道：『難道那是他暴動麼？他不過爲朋友幫忙罷了。受着鞭撻，實是不應該的。』費道西頭後垂着大辮，盤膝坐在放茶壺的牀板對面，說道：『聽說，他是個好漢呀。』

那時候鐵路守護婦對瑪司洛娃說道：『你一定要對他說呀；』這個「他」字就是暗指着南赫留道甫。

瑪司洛娃答道：『我一定要說。所有事情他都肯替我辦的，』說罷，搖着頭，微笑起來。

費道西道：『他不知道什麼時候來，聽說他們立刻把他放到別處去，這真

是可怕，』說罷，長嘆了一聲。

鐵路守護婦講起一段極長的歷史來，開始說道：『我曾看見在村裏一個鄉人被撻。我公公那時恰巧派我到村長那裏去，我到了那裏，就看見……』

鐵路守護婦的談話被上面圍廊上語聲和步聲所截斷。

婦女們大家都安靜下來，偷偷的聽着。

小美人道：『那些魔鬼把他拉去了。他們現在就要打他。那些獄官個個都把他恨死，因為他不給他們出路。』

一會兒樓上都寂靜了，鐵路守護婦敍完了自己的歷史，說她在那裏怎樣恐懼，看見鄉人在馬廐裏被撻，她的心臟都跳躍起來了。小美人也說起柴格洛夫也會鞭打，可是他連一個聲音都不哼出來。費道西以後收拾好了茶具，柯拉伯娃和鐵路守護婦從事縫紉起來，瑪司洛娃抱着膝坐在牀上，覺得異常無聊。她躺下去，正打算睡覺，女獄官便進來叫她到辦公室去見客。

瑪司洛娃在水銀已經剝去一半的鏡前整理頭巾，那時候有個老婦人孟壽夫走上前來，對她說：「請你一定要說起我們的事情。不是我們放的火，是他自己，那個惡人，工人也看見了；他可以做見證。你對他說，請他問一問米特里。米特里可以把所有事情，如在手掌上似的隨便指給他看；不然，怎麼辦呢，被關在監牢裏，連一點聲息都聽不見，可是那個惡人却作着別人家的妻子，坐在酒店裏作樂。」

柯拉伯娃說道：「這個真是沒有法律。」

瑪司洛娃當時答道：「說，我一定說；」說着，轉了一下眼睛，又說道：「再喝一杯酒壯一壯膽，好不好？」

柯拉伯娃倒了半杯酒給她。她一飲而盡，擦了擦嘴唇，裝着極高興的神氣，重複着那句「爲着壯膽」的話，搖頭笑着，跟着女管獄官出到圍廊下去了。

第四十六章

南赫留道甫早就等在外屋裏了。

他走到監獄那裏，在大門傍邊按了一次鈴，把檢察官的允許狀遞給值班的獄官。

「你要見誰？」

「見女囚瑪司洛娃。」

「現在不能夠；獄長正忙着呢。」

南赫留道甫問道：「獄長在辦公室裏麼？」

「不是，在這裏，在接待室裏；」獄官這樣回答，露出不安的態度。

「難道他現在見客麼？」

他道：「不是，有特別的事情。」

「怎麼能見他呢？」

「請進來等着。他一會兒就來。」

那時候從傍門那裏走進一個武官，戴著光明的肩章，放着一付正經的臉色，臉上的鬍子滿為煙氣所養成。當時他很威嚴的對獄官說道：『爲什麼把他放進這裏？……到辦公室裏去……』

南赫留道甫說道：『人家對我說獄長在這裏呢。』說罷，看出那個軍官臉上露出一種不安的神氣，不由得奇怪起來。

那時候裏面的門開了，開出一個滿臉臭汗，態度惱怒的彼得洛甫來。他對那武官說道：『應該記住呀。』

武官用眼睛指着南赫留道甫，彼得洛甫便不說話了，皺着眉頭，走到後面門那裏去了。

南赫留道甫想道：『誰應該記住爲什麼他們這樣形色蒼皇爲什麼武官對那個人做這種態度？』

武官又對南赫留道甫說道：『不能在這裏等着，請到辦公室去罷。』南赫

留道甫正想走開，獄長已從後門那裏走出來，不安的態度比他的屬下更甚。他不住的嘆氣。一見南赫留道甫，就對獄官說道：「費道托甫，把在第五婦女室裏的瑪司洛娃叫到辦公室來。」他又回頭對南赫留道甫說道：「請罷。」他們兩人順着傾斜的扶梯，走到一間小屋裏去，那間屋子祇開着一扇窗，放着一隻辦事桌和幾把椅子。獄長坐將下來，取了一根粗大的煙捲，對南赫留道甫說道：「真是艱難的責任呀。」

南赫留道甫說道：「你大概很疲乏了。」

「對於所有的職務都疲乏了，——真是困難的責任。打算減輕一點羈絆，可是所得的結果簡直是很壞的；我現在祇想着怎樣脫身的方法；真是萬分艱難的任務呀……」

南赫留道甫不知道獄長所謂困難究竟在什麼地方，可是現在他看出他心裏有一種特別的，引起人憐惜的，憂愁的，無望的心緒。

他說道：『是，我想那是很艱難的呀。但是你做什麼要實行這種責任呢？』
『家產沒有，並且受着家庭的重累。』

「唔，但是你覺得困難……」

「但是我對你說，他們總能得着利益；我時常盡我所能，寬待那些人。別人處在我的地位上，簡直要辦不下去。有二千多個人，這豈是容易管理的！應該知道管理的方法。囚犯也是人，自應加以憐惜。但是太放任了，也是不能的。」
獄長於是講起新近發生一件囚徒相爭鬪的事情，結果打死了一個人。

獄長的談話剛完，瑪司洛娃就被獄官帶將進來。她剛走到門口，還未見着獄長，南赫留道甫就看見她了。她的臉是紅色。她很勇敢的跟獄官走着，不住搖着頭，面含笑容。她一見獄長，帶着忸怩的臉望着他，却立刻就改過態度來，很高興，很勇敢的向南赫留道甫笑着。

她緊握着他的手，含笑說道：「晨安。」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現在來請你簽名在呈文上面。」說着，對於她現在和他相遇時的勇敢的態度未免有點驚奇起來，又續說道：「律師擬好一個呈子，應該簽名在上面，我們就可以送到彼得堡去。」

瑪司洛娃皺了一下眉頭，笑答道：「可以簽字。總是可以的。」

南赫留道甫從口袋裏取出一張折疊的紙來，走到桌子傍邊。

南赫留道甫問獄長道：「能在這裏簽字麼？」

獄長說道：「到這裏來，請坐。這裏有筆。你會寫字麼？」

她說道：「從前是會的。」說着，笑了一下，整理了一下裙子和衣袖，坐在桌傍，用一隻有力的小手執着筆，很不自然的樣子，重又笑了一下。對南赫留道甫望了望。他就上前來指點她應該怎樣寫法，並且寫在何處。

她很謹慎的在筆上蘸了一點墨水，把自己的名字寫在紙上。寫完，她又問道：「別的還有什麼寫的麼？」一邊說着，一邊看着南赫留道

甫和獄長，把那管筆一會兒放在墨壺上，一會兒放在紙上。

南赫留道甫把那管筆從她手裏取去，說道：『我還有幾句話要對你說。』她說道：『那末請說罷。』忽然若有所思，或者打算睡覺似的神氣，變成莊重的態度。

獄長立起來，走出去了，南赫留道甫同她兩人留在屋裏，眼對眼的看着。

第四十七章

帶瑪司洛娃過來的管獄官坐在窗台上面，離那張桌子極遠。南赫留道甫已經到了決定的時機了，他不住的責備自己在第一次相見時未曾把極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起意娶她的事情——告訴給她聽，所以現在決定對她說起這件事情。她坐在桌子一傍，南赫留道甫坐在她的對面。這間屋子裏的光線十分明顯，南赫留道甫第一次在近距離裏看清她的臉部，——眼傍，唇傍的皺紋和眼睛的腫浮。他不由得愈加憐惜她起來。

他把手肘靠在桌上，使那個坐在窗傍，斑白鬚鬚，猶太人模樣的管獄官不聽見他的說話，祇有她一個人聽見。他說道：『如果這個呈文沒有結果，那末就要上訴呈給皇帝。我將盡我所能去做這件事情。』

她插言道：『早一點有好律師都不錯呀……我那個律師簡直是個傻子。他對我說的都是些敷衍話。如果他們知道我同你交情很好，也就不會得這樣的壞結果了。要不然，他們還當我是賊呢！』說着低頭笑了一下。

南赫留道甫心裏想道：『她現在怎麼這樣奇怪呀！』他剛想說出自己的意思，她又說下去道：『我還有一件事情求你。同我住着有一個老婦人，是正經的。這個正經的老婦竟無罪下獄，她的兒子也同時被捕；大家知道他們是沒有罪，可是有人告發他們犯了放火罪，遂被捕下獄。她聽說我同你相熟，瑪司洛娃說到這裏，搖了搖頭，向他看着——所以我請你運動把他兒子釋放出來，他將把所有情形告訴給他們聽。他們名叫孟壽夫。你能辦這

件事情麼？那個老婦人是正經人，你一見即知。請你替他幫一幫忙罷。」說着，又望了他一下，垂頭微笑着。

南赫留道甫很奇怪瑪司洛娃的態度，今天忽然活潑起來。他納着悶說道：「好，我可以辦，讓我調查一下。但是我還有自己的事情要對你談一下子。你記得我前次對你所說的話麼？」

「你說了許多的話。前次你說的什麼話呢？」她說時，不住的微笑，左右轉着她的頭。

他說道：「我曾說，我來求你饒恕我。」

「唔，怎麼了，全能够饒恕，饒恕一點也沒有用處……你不如……」

南赫留道甫續言道：「我打算贖自己的罪。不用言語來贖罪，却用事實來贖罪。我決要娶你。」

她的臉忽然變成恐懼的樣子。一雙斜眼瞪着南赫留道甫，顯出似看未看

的樣子。一會兒，她皺着眉頭說道：「這個還有什麼用處呢？」

「我覺得我在上帝面前應該做這件事情。」

她說道：「在那裏還能找到什麼上帝呢？你說的全不是這樣。上帝怎樣的上帝？你如果在那時候記得了上帝，那纔好了！」說着，張着嘴，靜默了一會。

南赫留道甫現在纔覺得她嘴裏發出來一般強烈的酒氣，便明白她這樣興奮的原因。他當時說道：「你安心着吧。」

「我不必安心。你以為我喝醉了麼？我就是喝醉了酒，也能記得自己所說的話；」說到這裏，她說話的聲音愈加迅速起來，臉兒全都紅了，又續說道：「我是囚犯，你是貴族，侯爵，你也不必受我的污辱。你快給我到侯爵女那裏去罷，至於我的價值——不過是一張紅票。」

南赫留道甫全身抖索着，輕聲說道：「無論你說得多少殘酷，你不能够說出我所覺得事情，你也不能夠設想我覺得自己對於你的罪到如何程度！」

……」
她很惡毒的譏笑着說道：「覺得自己的罪……那時候倒並不覺得，祇把一百盧布塞在人家懷裏。所以——你的價值……」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現在有什麼法子辦呢？現在我決定不離開你。怎樣說，就怎樣做去。」

她說道：「我却說這是決不可能的！」說罷，大聲笑將起來。

他又說道：「喀瞿莎！」說着，上前握他的手。

她臉上全變爲怒容，趕緊抽脫她的手，喊道：「請你離開我。我是囚犯，你却

是侯爵，你不必在這裏擾亂。你想借着我使自己得救。……」說到這裏，她索性把她心靈裏所生的情境全行表示出來，所以又續說道：「你想借着我自樂其生，你想借着我在世界上得救！我實在嫌惡你；你的眼鏡，你的顏面，我都不願意見。你去罷，你去罷！」她一邊喊嚷着，一邊盡力蹣跚起腳來。

那時候管獄官走到他們面前，說道：「你鬧些什麼！難道能夠這樣……」

南赫留道甫說道：「請你任她這樣罷。」

管獄官說道：「你不要自己忘了啊。」

南赫留道甫道：「不，請你再等一會兒。」

管獄官便又走到窗子那裏去了。

瑪司洛娃又坐下去，垂着眼睛，緊握着自己那雙手指互相交叉的小手。

南赫留道甫站在她面前，不知道怎麼辦。一會兒又說道：「你不相信我呀。」

「你想要娶我——那是決不能成的事情。我寧可自己絞死！這就是對你
說的話。」

「但是我終願意爲你服務。」

「唔，這是你自己的事情。不過我並不需要你有所幫助。這是老老實實對
你講的。唉，當時我不就死呢？」說着，痛哭起來。

南赫留道甫也流下眼淚來，竟說不出一句話來。

她抬着眼睛，望着她，彷彿很奇怪的樣子，一面就用手巾擦去流在臉頰上的眼淚。

那時候管獄官又走過來，提醒着說離別的時候到了。瑪司洛娃便立起身來。

南赫留道甫就說道：『你今天精神很受激動。明天我也許還要到這裏來。請你好生想一想罷。』

瑪司洛娃並不回答，也不看他一眼，竟低頭隨着管獄官進去了。

瑪司洛娃回到囚室裏，柯拉伯娃對她說道：『唔，姑娘，你現在可以活了。你一定可以得着他的寵愛；他來的時候，你不要疎忽呀。他可以把你贖出。富人是什麼事情都辦得到的。』

鐵路守護婦發出唱歌似的聲音說道：『這句話真是不錯。窮人娶婦，晚上

都要變短，富人祇要想一想，猜一猜，——心裏想什麼，就辦得到什麼。我鄉下有一個人，他做了……」

那個老婦人問道：「怎麼樣，我的事情提起了沒有？」

但是瑪司洛娃一言也不答，躺在牀上，一雙斜眼望着屋角。直躺到晚上纔止。她心裏正進行着痛苦的工作。南赫留道甫對她所說的話能引她到一種受苦的世界上去，這種世界是她所忌恨並且不了解的，她曾從那裏逃將出來。她現在又憶起既往的事情，但是她對於以前的生活明白記憶，終是所得很苦的。晚上她又買酒，和同伴們共飲。

第四十八章

南赫留道甫從獄內走出來，心裏想道：「唉，她竟墮落到如此地步！」到他纔完全明白自己罪孽的深重。如果他決意消平，贖回自己的壞行為，他永遠不會覺得他所有的罪，也就永遠不會覺得由這種罪所造成的惡。祇

是現在全在自己的恐怖心裏表現出來了。他現在祇看出他同這個婦人的心靈所做的事情，她却見出，並且了解所同她做的事情。以前南赫留道甫以自己的情感爲遊戲，以自身及自己的懺悔爲快樂，現在他簡直恐懼起來了。他現在覺得拋棄她是不能夠的了，並且也設想不到他們兩人的關係到底到何種結局的地步。

南赫留道甫出門時候，有一個人給他一張紙條。出獄後，便看了一遍。紙條上爲鉛筆所書，字跡十分粗大，內容如下：

知道你到監獄裏來看望一個女囚，我很願意同你見一下。你向獄中請求同我相見，必定可以成功。我將對你說出關於你的被保護人和政治犯的重要事情。

維拉，德赫滑上

南赫留道甫心裏正充滿着剛纔和瑪司洛娃相見的印象，一下子竟記憶不起這樣的名字和筆跡，當時心裏不由得想道：「德赫滑！德赫滑是誰？」

會兒想起來，便說道：「啊！就是那一次獵熊時所遇見的教堂執事的女兒。」原來維拉，德赫滑是新城省窮僻鄉村中女教師，南赫留道甫曾同幾個同伴到那邊去獵過熊。這個女教師當時曾向南赫留道甫求助，予以銀錢，以便到城裏去讀書。南赫留道甫給了她錢，也早就把這事忘光了。現在這個女人大概已做了政治犯，被監禁在獄內，在獄內得悉他的行蹤，所以寫信給他，預備有所效勞，以報答他的恩德。那時候心裏他這樣輕快，這樣隨便，現在他的心裏竟這樣難受，這樣複雜了。南赫留道甫很活潑，很快樂的憶起當時和維拉，德赫滑相見的情景。這件事情發生在大齋節（註二）之前，一個離鐵路六十俄里遠的鄉村裏面。他們這一次打獵極獲勝利，殺死了兩隻熊，便大家吃起飯來，正打算離開這裏，忽然他們所住的房屋主人進來說有一個教堂執事的女兒要來見南赫留道甫侯爵。

（註二）大齋節是歐俗節期之名，記念耶穌於荒野間之禁食，在復活節前四十日間。

有人問道：「那女人貌美麼？」

南赫留道甫說道：「唔，得啦！」說着，立起身來，做出那種正經的臉色，很奇怪這個婦人有什麼事情來找他，便走到主人房屋裏去了。

一個戴着毛氈帽，穿着小皮襖的女郎坐在屋內，她的臉龐又瘦又不美，祇有一雙眼睛還生得好看，眉毛也極秀美。

那個老主婦說道：「維拉，葉夫瑞毛夫納，這位就是侯爵。你可以同他談話，我可就要走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有什麼事情爲你效勞。」

那個女郎態度十分窘迫，當時喃喃說道：「我……我……你是富人，你在小事上，在行獵上揮霍許多金錢。我是知道的。我却祇願意做一件事情，做有益於人類的事情。祇可惜我不能夠，因爲我一點也不知道。」

「叫我怎麼做法呢？」

『我是個女教師，却志願求學，可是他們不讓我走。也不是他們不讓我，他們其實可以放我，但是必須經費呀。所以請你借給我，等我畢業以後，再行設法還你。』

她那雙眼睛露出一種慈善正直的態度，她那又堅決，又膽怯的神氣很能叫人感動，使南赫留道甫忽然對於她的苦情表示十分同意。

她又說道：『我以爲，富人獵熊，並且役使農夫，——那都是惡事。爲什麼他們不做善事呢？我祇要八十個盧布。如果你不願給我，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她看見南赫留道甫望着她所生的那種固執的，嚴正的眼光，便以爲這個於自己有利，所以纔很生氣的說出以上一番話來。

『但是我很感謝你，因爲你能給我一個機會……』

當她明白他已經答應給她，頓時臉紅起來，不說一句話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立刻就給你取來。』

他便走到外屋裏去，在那邊遇見一個同伴，正聽着他們的談話。同伴們不免要說些玩笑的話，南赫留道甫不回答他們，從皮包把錢取出，交給她了。

『請你受我這一點錢，也不必謝我。我還應該謝你呢。』

現在南赫留道甫憶起這件事情，心裏異常覺得有趣；後來又憶起一個武官爲這件事情打算替他造成惡劣的玩笑話，兩人幾乎拌起嘴來，虧得有別個友人幫助他，因此他同那個友人的交情愈加親近了。那一次他們打獵，所獲甚多，個個人都露出高興的態度，等到他們晚上回到車站去的時候，他尤其覺得心曠神怡。幾輛雪車慢慢地魚貫而行，在林間狹窄的道上走着，絕無一點聲息可聞，松枝受雪太重，都被壓折。黑暗裏祇可以看見一二人吸煙的火光。驅熊人喘着氣，在前後雪車傍邊跑來跑去，雪沒膝蓋，有時坐在地上，講起麋鹿這時候正在深雪中走着，吃着樹皮，又說現在熊正藏身在巢穴裏面，呼吸着熱氣。

南赫留道甫想起這許多事情，立刻就引起他快樂之感，承認當時他正遇着那種康健，有力，無愁無慮的生活。那時候他的肺正呼吸着凝凍的空氣，雪從樹枝上墮下，撲他滿臉；身體是溫和的，臉色是清爽的，心靈裏沒有掛慮，沒有責備，沒有恐怖，也沒有慾望。那真是好呀！但是現在呢？我的上帝，真受苦，真困難呀……

第四十九章

第二天早晨，南赫留道甫醒來，憶起昨天晚上所有的事情，不由得恐怖起來。

但是無論他怎樣恐怖，他早就決定總要繼續做完那開始做的事情。他帶着自己責任的觀念，從家裏走出來，到瑪司亮尼闊夫那裏去求他允准他到獄裏去見瑪司洛娃和孟壽夫母子。就是瑪司洛娃向他求援的那個老婦人除此以外，他還想請求能和德赫滑相見，她也許對於瑪司洛娃有所

助力。

南赫留道甫在軍營裏已和瑪司亮尼闊夫相識。當時他是營中會計。他爲人極其心善，盡心職務；除去軍營以外，他不知道——也是不願意知道——所謂世界。他現在已經做了行政官員，省城和省公署代替了他的軍營。他娶了一個能幹並且有錢的婦人爲妻；他能夠棄武就文，也是他夫人的力量。

他夫人時常嘲笑他，時常愛撫他，視他如自己的馴獸。南赫留道甫會到他們家裏去過一次，看着他們一對配偶，覺得毫無趣味，所以以後也就不去了。

瑪司亮尼闊夫看見南赫留道甫來了，臉上露出高興的樣子。他的臉依舊是又肥又紅，身軀依舊十分肥大，衣服依舊像在軍營裏服役時一般，穿得很講究。那時候穿得是時式的清潔的軍服，這時候穿得却是時式的文官禮服。南赫留道甫和瑪司亮尼闊夫兩人年紀雖然差得很遠，瑪司亮尼闊夫已經是四十歲模樣，兩人還是稱「你」道「我」，說話時十分親密。

他說道：「今天你能來，真是好極了，我很感謝你。請你到我妻子那裏去。我在會議以前恰巧有十分鐘的閒空工夫。總督正出去旅行。我現在正代替他的職務。」說時，露出一種遮掩不住的快樂。

「我有點事情，所以來見你。」

「什麼事？」他用那彷彿快樂，却極恐懼，極威嚴的聲音這樣問着。

「在監獄裏有一個囚人，我很加關切，——說到「監獄」那個字——瑪司亮尼闊夫的臉色越發變得威嚴了，——我打算同那個囚人相見，不在公共室裏，都在辦公室裏，不但是定期，還是在無論什麼時候。有人對我說這個事情是歸你管的。」

瑪司亮尼闊夫用兩手摸着自己的膝蓋，彷彿願意鎮定自己的尊貴氣，當時就說道：「我很願意為你盡力。這件事情當然是可以辦的，但是你也知道，我不過是一小時內的教主。」

「那末你能够給我一張紙，使我能同她相見麼？」

「那是婦人麼？」

「是的。」

「她因爲什麼入獄？」

「因爲毒殺案。但是她已經受了不公平的判決了。」

「唉，這就是所謂法庭，他什麼事情都不會辦。我知道你的意見與我不合，但是也沒有辦法，各人都有各人的意見。我知道你是個自由黨人，」隨着他就表示自己一年來在各種守舊報紙上所感的意見。

南赫留道甫很奇怪人家總要把他歸入一種黨派，因爲他曾說過「審判一個犯人，應該先聽他的說話，在審判時候所有人一切平等，不應該虐人，打人，尤其不能打在未曾判決以前的人」的話，所以人家都稱他爲自由黨人。當時他聽見瑪司亮尼闊夫這樣說法，便含笑着說道：「不知道我究竟是自

由黨人不是，但是祇知道現在的審判廳無論怎樣壞，總比以前的審判廳好些。」

「但是你請誰當律師呢？」

「我請了法那林。」

瑪司亮尼闊夫皺着眉頭說道：「啊，是法那林呀！」說着，他憶起去歲曾做過證人，在法庭受法那林的質問，至半小時之久，終乃惹出全場人的大笑，所以他一憶起這個人，立刻就說道：「我極不喜歡你用法那林。他是個有缺點的人。」

南赫留道甫並不回答他，却還說道：「我對你還有一種請求。我以前認識一個女教習，——她是個極可哀憐的人，現在也下在獄中，願意同我相見。你能把對於她的許可狀給我麼？」

瑪司亮尼闊夫低頭想了一下，說道：「她是政治犯麼？」

『是，人家對我說是政治犯。』

『照例僅祇親戚纔能同政治犯相見，但是我可以給你一張公共的通行狀。我知道你不會欺詐……她的名字叫甚麼，你的被保護人麼……德赫滑麼？她貌美麼？』

『十分醜陋。』

瑪司亮尼闊夫一面搖着頭，露出不相信的意思，一面走到桌傍，取出印刷好了的紙，在上面很迅速的寫着，內容如下：

『執此券者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南赫留道甫侯爵，余准其與繫獄之町女瑪司洛娃及醫院助手女德赫滑兩人在監獄辦公室中相見。』

他寫完，就在下面簽了一個粗闊的名字，隨着說道：『你在那裏可以見出獄內整齊的秩序。在那裏保守秩序，實是艱難，因為獄中人犯已滿；但是我總很嚴的監察着，很留心這件事情。你將見出——他們在那裏都很好，都很滿

意。對於這些囚徒祇須會待遇就好了。新近又有一件不好事情——囚犯不服從的事情。如果是別人，早就認爲囚徒作亂，要做出許多不幸的事情。可是放在我們手裏却竟平平安安的過去了。對待這些囚犯——一方面應該用親善的手段，他方面應該用堅硬的權力。」

南赫留道甫說道：「唔，這個我不知道。我到過那裏兩次，我心裏很覺得難過。」

瑪司亮尼闊夫談得高興起來，索性繼續講下去道：「你應該同伯爵夫人柏塞克相識纔好。她一生專心致力於這種事業。她行了許多善事。老實說來，我也許是爲着她纔能把監獄加以改良，改變得沒有從前那樣的恐怖，他們關在那裏，也覺得是很好。這個你可以看得出來……至於法那林呢。我自己並不認識他，可是按着我在社會上的地位，我們的道路是不相合的，可是他實在是個壞人，在法庭裏說出那些無道理的話來……」

南赫留道甫取起那張紙來，道了一聲『謝謝，』未曾聽完他的話，立刻就向那老朋友告辭。

『你不到我妻子那裏去麼？』

『不去了，請你恕我，我現在沒有工夫呢。』

瑪司亮尼闊夫說道：『唔，這樣她就不能饒恕我了，』——說着，送他老友到扶梯的第一級上，每逢他送不是第一重要，却是第二重要的人總到此地爲止，南赫留道甫所以也被歸爲第二重要一類的人了。後來他又說道：『不能，你總要去一會兒。』

但是南赫留道甫還是堅執着自己的主張，說現在怎麼也不能夠去，那時候一個僕役取了大衣和手杖授給他，門兒開了，外面站着一個警察。

瑪司亮尼闊夫從扶梯上向他叫喊道：『那末請你星期四來。這是她見容的日子。我要對她說了。』



第五十章

當天南赫留道甫從瑪司亮尼闊夫那裏出來，一直就到監獄裏去，想先到獄長的住宅那裏問一下子。又聽見和從前一般，惡劣的琴聲，奏得非常使勁，非常精密，非常迅速。一個丫頭走出來開門，說主人在家，便引南赫留道甫到一間小屋裏去，裏面放着幾張桌椅，桌上還放着一個燒焦一處的玫瑰色的紙燈罩。一會兒獄長出來了，帶着一付不愉快，憂慮的臉色。

他一邊扣着制服的中紐，一邊說道：『請問，有什麼事情？』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剛纔到副總督那裏去，得了一個許可狀，——說着，把那張紙交給他看，——』我願意見一見瑪司洛娃。』

音樂的聲音吵得一句話也不聽見，獄長問道：『瑪司洛娃麼？』

『瑪司洛娃。』

『唔，是的。唔，是的。』

獄長立起身來，走到音樂聲音所從出的那扇門那裏去，說道：「瑪露絲，稍爲等一等，好不好。一點也聽不見說話。」他說這句話，口氣裏可以見出音樂成了他生命的十字架。

琴聲斗然止住，但聽見一陣不滿意的脚步聲，有個人，在門外探望。

琴聲一止，獄長心裏彷彿覺得輕快異常，就抽起煙來，還請南赫留道甫抽根。南赫留道甫辭謝了。

「我要見瑪司洛娃……」

獄長道：「瑪司洛娃現在不方便見。」

「爲什麼緣故？」

獄長微笑道：「那是你自己的錯誤。侯爵，你不應該直接把錢給她。如果願意，可以給我，由我經手。其實在我那裏，所有錢都是屬於她的。昨天你把錢給她，她竟取來買酒喝，——惡性是總不能除去的，——今天竟喝醉了，——簡

直變成一個酒鬼。」

「難道是這樣麼？」

「是的，應該使用嚴厲的方法——我打算把她搬到別間囚屋裏去。她是靜穆的婦人，可是請你總不要給她錢。這種人……」

南赫留道甫很真切的憶起昨天的事情，他心裏又恐怖起來。靜默了一會，便問道：「但是政治犯德赫滑能夠見麼？」

獄長說道：「那當然是能夠的。……唔，你要什麼？」他回身對一個五六歲的小姑娘這樣說着，當時她正走進屋裏來，奔到父親那裏去，一邊却轉着頭，目不轉睛的向南赫留道甫望着，忽然一足絆在地氈上，幾乎倒地，便趕緊跑到父親身傍去了。獄長看着，不由得含着笑說道：「你看，你幾乎墜地。」

「如果能夠。那末我現在就要去。」

那個小姑娘依舊向南赫留道甫望着。獄長一面抱着她，一面說道：「可以，

可以請罷……」說着，立起身來，很慈愛的把那個女孩放在一旁，便走到外室裏去。

獄長剛穿好女僕授給他的大衣，還未走出門去，精密的琴聲已經又響起來了。

獄長一邊從扶梯走下來，一邊說道：「小女曾進過音樂學校，但是那個學校裏秩序不大好。她有很大的天才，打算在音樂界中露一露名呢。」

獄長同南赫留道甫一塊兒到監獄裏去。獄長到時，小門忽然開了。管獄官對他舉手行禮，目送他走進去。四個剃光頭髮的人槓着水桶，正同他們兩人走過道上相遇，看見獄長，大家都變成倉皇的顏色。有一個人特別鞠下躬去，轉動着一雙黑眼，皺着愁眉，露出不安的神氣。

獄長並不去注意那些囚犯，還繼續着他的談話，說道：「天才應該加以完成，不能把他毀滅；但是在我這樣的小屋裏住着簡着很難受呀！」說着懶洋洋

洋伴着南赫留道甫，到集合室去。

獄長問道：「你願意見誰？」

「見德赫滑。」

「這是在瞭望塔那裏的麼？你還得等一等呢。」

「那末能不能我暫時先去見一見孟壽夫母子，是因放火罪下獄的囚犯。」

「那是第二十一號的囚犯麼？可以把他們引出來。」

「我不能在他的囚室裏見他麼？」

「你在集合室裏見他，總是清靜一點。」

「不，我覺得很有趣味。」

「那末就找那有趣味的的事情做去罷。」

那時候從傍門裏走出一個服裝華美的副官來。

獄長對他說道：「你把侯爵領到囚室去找孟壽夫。二十一號的孟壽夫。以

後就到辦公室裏去。我再把她叫出來。她叫什麼名字？」

南赫留道甫道：「維拉，德赫滑。」

監獄副官皮膚極白，年紀很輕，鬚鬚染得很光，週身都是香。

當時他含笑對南赫留道甫說道：「請罷。你倒很注意我們。」

房屋廳。」

「是的，並且特別注意那完全無罪，却下入獄中的人。」

副官聳了一聳肩，一面很恭敬的讓客人先走進寬闊，污穢的圍廊裏去，一邊安然說道：「是，這倒是常有的事情。有時他們也在那裏說謊話。」

囚室的門正開着，圍廊下站着幾個囚人。那個獄官引着南赫留道甫從一個圍廊那裏，向左引到一個鐵門關着的圍廊裏去，畧與管獄官點首爲禮，又斜望着那些囚犯，但見他們有的靠着牆頭，躲進囚室裏去，有的把手伸到頸際，站在門傍，照着軍中的禮節，目送長官走去。

第二個圍廊比以前那個還窄小黑暗奇臭。圍廊兩面屋內都繫鎖着。門上

有一個小孔，名叫眼兒。園廊下除去一個老獄官帶着一付愁臉在那裏蹣跚走着以外，不見一個人。

副官問那個獄官道：「孟壽夫在那一號裏？」

「左邊第八號。」

南赫留道甫問道：「這些囚房都佔滿着麼？」

「除去一間以外，都已佔滿着了。」

第五十一章

南赫留道甫問道：「能够看一下麼？」

副官含笑說道：「請罷；」說罷，在那裏問管獄官幾句話。南赫留道甫向一個洞裏打望；但見那裏一個高身的少年穿着白衣，長着小黑鬍鬚，在屋內來回踱着步。聽見門外低微的響聲，他望了一下，皺了皺眉頭，依舊走着。

南赫留道甫又向別個小孔張望；他的眼睛正和裏面在那裏張望的一隻

恐懼的大眼相遇；那隻眼睛頓時就退開了，向第三孔裏看望時，他看見在牀上騎着一個背朝裏面的小身材人，頭上蓋着自己的汗衫。第四個囚房裏坐着一個寬臉，却作死白色的人，低着頭，手肘靠在膝上。這個人聽見腳步聲音，抬起頭來，望了一下。在所有臉部上，尤其在大眼上，顯出一種無望並且煩憂的態度。誰向那囚房裏看望，他也不值得去知道。南赫留道甫不由得恐懼起來，他再也不去張望，一直到第二十一號孟壽夫那裏去。管獄官把門門打開，門就開了。一個長頸，有筋力的少年人，帶着一雙善良的圓眼，生着小鬍鬚，站在吊牀傍邊，看着走進來的人，趕緊穿起癡衣來，露着恐懼的臉色。一雙善良的圓眼不住的從南赫留道甫那裏釘到副官，又從副官那裏釘回來，露出疑問和驚慌的神氣，尤其使南赫留道甫深深的感動。

「這位先生打算問你的案件。」
「很感謝。」

南赫留道甫便走到囚室中央，站在污穢鐵柵窗傍邊，說道：「有人對我講起你的案子，所以我願意聽聽你自己所說的話。」

孟壽夫也便走到窗傍，講起話來，起初十分膽怯，屢次望着副官，後來慢慢膽大了。等到副官從房內踱出圍廊，在那裏分咐什麼命令的時候，他簡直更加大膽了。依談吐和容貌看來，這種談話是一個極平常的農家好少年的話。南赫留道甫竟從一個穿着污穢衣服的獄中囚徒口中極奇怪的聽得。南赫留道甫一面聽着，一面望着屋內的陳設，但見一張低矮的吊牀，上面敷着草蓆，窗上都網着粗鐵桿子，牆頭又污穢，又潮濕，又看着不幸的鄉人那付可憐的臉，他心裏越發覺得憂愁起來；他不必去相信這個良善的人所講的話是否都是真實——已經不忍得去想着人無論如何，不能爲着辱他，便把一個人捕住，在這裏生生給他穿上一件囚服。如果再要想那種真實的談話和良善的臉都是騙人和假造，那末未免更加不忍了。他的談話如下。孟壽夫新

婚以後，一個酒商把他的妻子誘去。他向各處尋求法律。但是都是酒商得了勝利。有一次他用強力把妻子奪回，第二天她又跑走了。那時候他便去要索他的妻子。酒商說他妻子不在這裏，可是他進去的時候，已經看見她了，叫他走開。他不肯走。酒商便同着一個僕人把他打得流血出來，不料第二天酒商的舖子竟失火燒掉。他同他母親同被告發，其實他並沒有放火，那時候正在親戚家裏。

「實在你沒有放火麼？」

「老爺，連念頭都未曾打過。也許是那惡人自己放的火。聽說這所房屋他剛保了險。他說我們母子兩人會到那裏去，威嚇他。這是實在的，我因為生氣不過，曾在那次罵過他一頓。但是並沒有放火。當起火的時候，也並沒有在那裏。他却誣告我們母子兩人會到那裏去。其實是他自己放火，爲得着保險金，却誣告我們。」

「難道是這樣麼？」

「是的，我敢在上帝面前說這句話。老爺，你是我的親父母呀！」說着，要跪將下去，可是南赫留道甫竭力止住他，他又續說道：「請你救我這無辜受監禁的人罷。」他的臉色忽然慘變，他哭起來了，不住的用很污穢的衣袖擦那眼睛。

副官進來問道：「完了沒有？」

南赫留道甫道：「是了。你也不必發愁；我將盡力替你辦這件事情；」說着，就出去了。孟壽夫站在門那裏，管獄長關門的時候，用那扇門推了他一下。等到管獄官把門門好，孟壽夫還從小孔裏向外面看望呢。

第五十一章

行到長廊那裏，恰巧是吃飯的時候，囚室的門都已開着，許多囚人穿着鮮黃的衣裳，短闊的袴子，當他走過去的時候，個個都看着他，露出可憐的顏色，

他不由得感出一種奇怪的情感，十分可憐他們，同時又極慚愧，怎麼能很安心的看着這種境界。

一個人拖着鞋在圍廊下跑着，跑到囚室門那裏，一會兒從那裏走出一羣人來，擋住南赫留道甫的道路，向他鞠躬，還說道：「大人，簡直不知道怎麼會把我們老關在這裏，請你憐憫我們一下。」

「我不是長官，我一點也不知道。」

一個很生氣的聲音說道：「對誰說都是一樣的。我們並沒有罪，已經受了兩個月的苦了。」

南赫留道甫道：「怎麼樣？爲什麼緣故？」

「關在獄裏。住了兩個月，自己還不知道爲什麼緣故。」

副官說道：「不錯。這是特別發生的事情。這些人因爲沒有護照，所以關在這裏，應該把他們送到自己的省裏去，可是那邊的監獄已經遭了火，省公署

通知我們，叫我們暫時不要送去。所以我們把別省的人都遣送回去了，還有這些人祇得留在這裏。」

南赫留道甫站在門那裏，問道：「怎麼，祇是爲這個緣故麼？」

一羣有四十多人，大家都穿着囚服，圍繞着南赫留道甫和副官兩人。許多人都爭搶着說話。副官止住他們，說道：「由隨便一個人說話。」

於是從一羣人裏走出一個五十多歲的高身，端貌的農人，講給南赫留道甫聽，說他們所以下獄，祇因爲沒有護照的緣故。其實他們是有護照的，不過過期了一兩禮拜。每年都有過期的護照，也未受什麼責罰，現在却把他們促住，關了兩個多月，同囚犯一般看待。

「我們都是石工，都在一夥裏做工。聽說省城裏監獄燒燬了。但是這個不是我們的過失。請你救一救我罷。」

南赫留道甫聽着，却一點也不明白那個面貌端正的老人所說的是甚麼

話，因為他的注意力正集中在那個老人頰際頭髮上面，但見一隻深灰色，多脚的大虱正在髮際爬將出來。

南赫留道甫對副官說道：「真是這樣麼？祇爲着這件事情麼？」

副官道：「是的，他們應該遣送回原籍去。」

副官剛說完話，羣中又走出一個穿囚服的矮人來，很奇怪的張着大嘴，說他們在這裏無辜受罪的話。他開始說道：「比狗還壞……」

「唔，廢話不必多講，閉着你的嘴，否則……」

矮人很失望的說道：「真叫人摸不清楚。難道我們有罪麼？」

長官喊道：「不要多說話！矮人就不說話了。」

南赫留道甫從囚室裏走出來，自語道：「這是怎麼會事？」那時候有幾百隻眼睛送着他出去。

他們兩人既從圍廊裏出來，南赫留道甫問道：「難道果真可以監禁無罪

的人麼？」

副官說道：「有什麼辦法呢？不過他們也有許多是說謊的。聽他們的話，一個個都是無罪的人了。」

「但是這些人却一點也沒有罪呀。」

「這個固然是不錯。不過那些人也是很壞的。不能不從嚴待遇。有些危險的人物，連手指都放不進他的嘴裏去。所以昨天有兩個人迫着不得不使用刑罰。」

南赫留道甫問道：「怎樣刑罰呢？」

「依照命令，用皮鞭施刑……」

「但是體刑却已經廢除了。」

「對於停止公權的人，免不了要用體刑。」

南赫留道甫憶起他昨天等在外屋裏所見的情形，纔明白刑罰正在他等

候的時候實行；他心裏不由得起了一種好奇、憂愁、疑惑、嫌惡的混雜情感。

他並不聽副官的話，也不向四圍看望，匆匆忙忙走出圍廊，想到辦公室裏去。獄長正在圍廊那邊，爲他事所纏，忘記把德赫滑叫出來。南赫留道甫一進辦公室去，他纔憶起曾答應過人家，一件事情，當時就說道：「我立刻派人把她叫來，請你坐一下子罷。」

第五十三章

辦公室是兩間房屋。在第一室內有一隻破舊的大火爐和兩扇污穢的窗，一個暈囚犯身材的黑尺放在屋角裏，別一屋角裏掛着基督的像。在這間屋裏正站着幾個管獄官。在第二室內有二十多個男女坐在牆邊，三三兩兩的低聲談話。窗傍放着一張書桌。

獄長坐在書桌傍邊，指一隻椅子請南赫留道甫坐下。南赫留道甫既坐，便向在室內的人看望。

最先引起他的注意的是一個穿短衣的少年，放着一付愉快的臉色，站在一個年紀不大輕，眉毛深黑的婦人面前，很高興的同他談話，還做着許多手勢。傍邊坐着一個戴藍眼鏡的老人，交叉着手，正聽着一個穿囚衣的年輕女子對他所說的話，身子坐着一點也不動。一個兒童寫實派露出一種遲疑，恐懼的臉色，目不轉睛的看着老人。離他們很遠，一對互相愛戀的人正坐在屋隅：那個女郎頭髮極短，臉龐肥壯，皮膚白淨，容貌很美，年紀極輕，還穿着時色的衣裳；那個少年臉色極細膩，頭髮捲曲如浪水。他們坐在屋隅，在那裏微語，大概正爲愛情所醉。離桌最近的地方坐着一個白髮婦人，穿着黑衣，大概就是母親。她看着那個癆病模樣少年人，要說些什麼話，可是淚下不能成聲，欲言復止。那個少年人手裏執着一張紙，不知道怎麼辦法，帶着生氣的臉孔，把那張紙折疊了，却又團碎了。他們傍邊坐着一個肥胖，紅色，美貌的女郎，眼睛突出着，穿着灰色的衣裳和圍裙。她同哭泣着的母親並排坐着，撫摩她母

靚的肩膀。這個女郎十分貌美：白淨的大手，捲曲的頭髮，堅硬的鼻唇，在在都足顯出嫵媚的態度；良善的，正直的，綿羊似的栗色眼睛，尤足顯她臉部的嬌美。南赫留道甫進來時，她那美麗的眼睛恰巧脫離母親的臉部，便和他的眼光相遇。可是她立刻又回過身去，和她母親講話。雖一對相愛的男女不遠，坐着一個黑髮，敝衣的人，帶着一付憂愁的臉色，和一個無鬚的探望人很生氣的在那裏說話，那個人彷彿是個閹人。南赫留道甫同獄長坐在一起，很好奇的看着周圍所有的人。那時候一個剃平頭的小孩走到他面前來，輕聲對他問道：「你等誰呀？」

南赫留道甫很奇怪這個問題，後來一看那個小孩，見他那付正經，並且解事的臉和注意，並且活潑的眼，便也正正經經的回答他說正等着相識的婦人。

小孩又問道：「她是你的姊妹麼？」

南赫留道甫不由得異常驚奇，當即答道：「不，不是我的姊妹。但是你在這裏同誰在一塊兒呀？」

小孩說道：「我同着母親呢。她是個政治犯。」

獄長覺得南赫留道甫同小孩的談話有點違法，就說道：「瑪麗，潘甫洛納，把郭略帶去罷。」

瑪麗，潘甫洛納就是那個帶着一雙羊眼的美麗姑娘，爲當時南赫留道甫所最注意的一人，聽見獄長這句話，便立起身來，踏着強硬，闊大，並且像男子似的足步，走到南赫留道甫和小孩面前去。

她問南赫留道甫道：「他問你什麼，問你是誰麼？」說着微笑起來，很信任的看了他一眼，看得十分隨便，彷彿她深信同所有人類都應該有一種平常的，和藹的，友愛的情分似的。她一會兒又笑着說道：「他什麼事情都要知道一下；」南赫留道甫和小孩兩人不由得也都微笑了一下，報答她的微笑。

「是的，他問我來見誰。」

獄長說道：「瑪麗，潘甫洛納，不應該同傍人交談。這是你所知道的。」

她說道：「是，是，是。」——便用那隻白手拉着郭略的小手，回到患癆病的母親那裏去。

南赫留道甫問獄長道：「這個小孩是誰的？」

「一個女政治犯的兒子，在獄中所生。」

「難道真的麼？」

「是，現在要同他母親到西比利亞去了。」

「至於那個女郎呢？」

獄長聳肩說道：「那個我可不能回答你。德赫滑在那裏來了。」

第五十四章

維拉，德赫滑從後門那裏出來，她身段極小，頭髮已雜光，臉色異常黃瘦，眼

睛又大又善良。

他握着南赫留道甫的手，說道：「感謝你能來。你還記得我麼？請坐！」

「我想不到會在這裏尋見你。」

德赫滑說道：「啊，我很好；別的也沒有什麼希望，」說時，用着那很大很圓的眼睛望着南赫留道甫，又轉着黃瘦的頭頸，衣服上的領子已經污損。

南赫留道甫問她怎麼會監禁在這裏。她便高高興興，講起她的案件來。她的談話裏時常雜着關於宣傳，破壞解剖等科學上的外國字，這些字她自己的深信大家都明白，可是南赫留道甫却從來未曾聽見過。

她講給他聽，深信他知道了這些事情，必定覺得很有趣。味。南赫留道甫却望着她那可憐的頭頸，蓬亂的頭頸，不由得奇怪她爲什麼要做出並且講出所有這些事情。他覺得她十分可憐，可是完全不像農人孟壽夫，手和臉彷彿蕃薯根一般的死白，無事監禁在污穢的監獄裏面那種可憐的模樣。她最可

憐的就是她腦筋裏那種錯亂的思想。她認自己爲英雄，在他面前極力描寫自己的生世，這一點他覺得尤其可憐。南赫留道甫看出她臉上這種自己表現的顏色，同時也看出屋內幾個人具着同樣的顏色。他一到那裏就惹起他們的注意，他覺得他們把所要做的行爲做得稍爲兩樣一點，因爲他在這裏的緣故。這種顏色在穿短衣的少年人，在穿囚服的婦人，在一對互相愛戀的男女，都可以見出。沒有這種顏色的祇是害癆病的少年人，羊眼的美人，和敵衣黑髮同着一個瘦而無鬚彷彿閩人的人談話的男子罷了。

維拉，德赫滑要同南赫留道甫談起的事情，就是她有一個女友，名叫蘇斯托娃，並不屬於她的一黨，因爲在她家裏搜出托娃保存的書籍和信札，遂致被捕。她認自己在蘇斯托娃的判決裏有一部分的罪，所以求南赫留道甫盡力營救她。

南赫留道甫說他在這裏不能有所動作，却允許當他到彼得堡的時候，可

以盡力辦一下子。

她說她在產科醫校畢業後，即投入某黨。起初進行得還極順利，後來被官廳捉住一個黨員，搜出文書，纔把所有黨員都捉去了。

末後她說道：「也把我捉住了，現在就要判決徒刑……但是這個是不要緊的。我覺得很快樂，很舒服；」說着，慘然笑了一下。

南赫留道甫問起那個羊眼的姑娘是誰，德赫滑說那是某將軍的女公子。她代他人受罪，所以入獄，現在將受徒刑苦工了。

她贊嘆着說道：「她性質極好，對於世人都施博愛……」

還有一件是瑪司洛娃的事情，德赫滑也要同他商量的。她很熟悉瑪司洛娃的歷史和他們兩人的關係，獄中人也大半都已曉得，所以她勸他運動把瑪司洛娃搬到政治犯房屋裏去，或者到醫院裏去充當看護婦，現在那邊病人極多，並且很缺少女工。南赫留道甫謝了她的勸告，說要極力想法去辦。

第五十五章

獄長立起來，宣告相見的時候已經終結，即刻應該離別，他們的談話因此也就中斷了。南赫留道甫立起來，同維拉、德赫滑告別，就退到門那裏去，站在那邊，觀察屋內所發生的景象。

獄長一會兒立起來，一會兒坐下，說道：「先生，到時候了，到時候了。」

獄長的要求祇引起在屋內的囚犯和探望的人一種特別的活潑，但是誰也想不到離別。有幾個人立起來，站着說話。有幾個人繼續坐下，還在那裏談話，有幾個人一面告別，一面哭泣起來了。尤其令人悲慘的是那個害癆病的兒子同他母親的情景。那個少年人不住的轉着那張紙，他的臉色越發變得惡了，——他竭力忍住，勉為歡笑，不要使母親的情感受着傳染。那個母親聽見說要分離，便伏在他的肩上，擦着鼻涕，痛哭起來。南赫留道甫不由得又轉到那個羊眼的女郎，但見她站在痛哭的母親前面，同她說話，安慰着她。戴藍

眼鏡的老人也站在那裏，執着她女兒的手，她每說一句話，他便點頭一次。一對相愛的青年也立起身來，互相執着手兒，四隻眼對視着，嘿然不語。

一個穿短衣的青年人站在南赫留道甫傍邊，也和他一般，望着那些離別的人們，當時指着那一對相愛的少年，說道：「就是這兩個人是快樂的。」

那兩個男女覺着南赫留道甫和那個少年眼光注意着他們，便釋手回過頭去，笑起來了。

那個少年說道：「今天晚上他們在獄裏結婚，她跟他一塊兒到西伯里亞去。」

「他是誰？」

「他已經判決徒刑，罰作苦工了，」說着，聽見害癆病人母親的哽咽聲，便又說道：「幸虧得他們快樂，不然，聽着真叫人難受呢。」

獄長又催着說道：「先生們請罷，請罷。不要逼我取嚴厲的方法呀。」等了

一會，又微聲說道：「請罷，快請罷。這是什麼意思？已經早到了時候了。萬萬不能夠這樣的。我這是末一次說了；」說着，露出煩燥憂愁的樣子，抽起煙捲來。後來囚人和探望的人就散了；囚人向裏門去，探望的人向外門去。許多男子都走了，瑪麗、潘甫洛納帶着那生在獄中的小孩也走了。

探望的人都走將出來。戴藍眼鏡的老人一步步很艱難的走着，南赫留道甫也跟在他後面走着。

那個愛說話的年輕人同着南赫留道甫一塊兒從扶梯上下來，彷彿繼續着被斷絕的談話，說道：「是，這是很奇怪的秩序。還是那個軍官——他是極好的人，不十分守規矩。可是人家還說苦楚很大呢。」

那個少年自己介紹，名叫梅鄧柴夫，南赫留道甫一面同着他說話，一面走到外室那裏，獄長帶着一種疲乏的神氣，先到他們面前，彷彿願意特別同南赫留道甫顯殷勤似的，說道：「如果你願意見瑪司洛娃，請你明天來罷。」

南赫留道甫說道：「很好，」就急忙着走出去了。

他不由得自問自道：「這是爲什麼呢？」心裏便深深感出一種由精神上移到肉體上的嫌惡情感，這種情感在監獄裏就懷在心裏，他雖然這樣自問自，可是總找不出一個回答來。

第五十六章

第二天南赫留道甫到律師那裏去，告訴他關於孟壽夫的案件，請他擔任辯護。律師聽見了這段事情，說他要調查調查案卷去，如果真像南赫留道甫所說的一般，他能够擔任辯護，還可以不受報酬金。南赫留道甫還講給他說有一百三十人因爲誤會被囚在獄裏，問這件事情歸誰辦理，究竟是誰的錯處？律師不言語了半天，彷彿打算用實在話回答似的。

他很果決的說道：「誰的錯處？沒有人錯。對檢察官講——他說錯在總督，對總督講——他說錯在檢察官，誰也不肯認錯。」

「我立刻到瑪司亮尼闊夫那裏去對他說。」

律師含笑說道：「唔，這是沒有益處的。他同你非親非故。他簡直是個蠢子，同時還是個狡猾東西。」

南赫留道甫憶起瑪司亮尼闊夫評論法那林律師的話，所以也就不回答什麼話，同他告別後就到瑪司亮尼闊夫家裏去了。

南赫留道甫打算請求瑪司亮尼闊夫兩件事情：一件是把瑪司洛娃搬到醫院去的事情，一件是一百三十名不幸的無護照的人的事情，請求他平素不加敬重的人，心裏自然有點難受，可是要幫助那些可憐的人，祇有這個是達到目的的唯一方法，所以也就不得不請求一下。

南赫留道甫走到瑪司亮尼闊夫門前，看見階傍停着車馬極多，便憶起今天恰巧是瑪司亮尼闊夫夫人見客的日子，前天他曾約過他到他家去。南赫留道甫走到門前的時候，一輛馬車停在門傍，一個戴制帽，繫肩章的僕人

正扶着一位貴婦升階，那位貴婦拉着自己的燕尾服，顯出一雙華麗的鞋子。在所停的馬車裏他識出一輛是柯爾察克家的馬車。一個灰髮，紅臉的馬夫很恭敬，很歡迎的除下帽子來，視同極熟的老爺。南赫留道甫還來不及問僕人米海爾，伊溫諾維慈，瑪司亮尼闊夫之名及父名在那裏，他已經自己出現在鋪地氈的石階上面，送着一個極重要的客人，直送到石階底下。那個客人穿着軍服，正用法國話，說要開標賭，以捐助建築在城內的貧民公寓；他又表示意見，說這是婦女們的好事業。「又得快樂又可以集錢！」

他當時又說道：「這真是有趣的事情，上帝賜福於他們……」說到這裏，一看見南赫留道甫，就迎上去說道：「喔，南赫留道甫，你好呀！怎麼許多時候沒有見你？快去爲婦人們服務。柯爾察克家裏人也在這裏。娜丁，蒲哀夫，鄧也來了。差不多都是城內的貴婦人。」說罷，他那制服輝煌的僕人上前把大衣給他披上，他聳了聳肩，就穿好了，便和瑪司亮尼闊夫握着手說道：「朋友們，

再見罷。」

瑪司亮尼闊夫露出興奮的態度，說道：「唔，到樓上去罷，我真快活極了！」說時，拉着南赫留道甫的手，張着手臂，把他引將上去。瑪司亮尼闊夫因爲那個重要的人物竟能垂青於他，所以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他這種快樂正彷彿一隻狗受着主人的撫摩，抱着他，搔他耳朵以後的情景，那時候他搖着尾巴，垂着耳朵，無意識的轉着大圈。這時候瑪司亮尼闊夫也要預備這樣去做。他不理會出南赫留道甫正經的臉色，也不去聽他的話，兀自沒命的把他拉到客廳裏去。南赫留道甫辭不獲已，也只得跟着他走了。

他同着南赫留道甫從大廳那裏走過，一面說道：「有事情以後再說；你有什麼分咐——我都能照辦。」——一面對一個僕人說道：「快去稟報將軍夫人說侯爵南赫留道甫來了；」那個僕人邁着外國的步伐，趕在他們前面走着。瑪司亮尼闊夫又說道：「你有什麼分咐，以後再說。你一定要見一見內

子。那一次我不顧你去，竟受了許多的責備呢。」

僕人剛進去稟報，他們已經進去了；副總督夫人，將軍夫人（她所自稱婀娜，伊格娜奇夫納正坐在椅上，有許多客人圍着她，當時她從人羣裏向南赫留道甫點頭。屋的彼端，桌傍放着茶，坐着許多女太太，男子有穿禮服的，有穿軍裝的，都站在傍邊，男女搶着說話，聲音異常雜亂。

「你這纔來了！你怎麼竟忘了我們？難道我們有什麼羞辱的地方麼？」婀娜，伊格娜奇夫納這樣說着，露出一種特別的親昵態度，又說道：「你認識麼？——認識的。這是白略夫夫人，這是米海，伊溫諾維慈，柴諾夫先生。——請坐，坐近一些。」

「媚仙，請你到我們桌上來。你的茶在這裏呢。……」說着，又對那個同媚仙說話的軍官說道：「你也……請到這裏來。侯爵，不要喝茶麼？」
一個婦女的聲音說道：「無論如何，我不能贊成；她並不愛他呢。」

「那末她愛饊餅麼？」

又有一個婦人戴着高帽，穿着絲繡衣裳，還戴了些鑽戒寶石，笑着說道：「你總是要開玩笑。」

「這個饊餅倒是很好的，質地很輕。還可以取一點來。」

「怎麼，你快要游行去麼？」

「住在這裏，今天已經是最末天了。所以我們要到這裏來。」

「這樣良好的春天，在鄉下的風景正好着呢。」

媚仙戴着帽子，穿着黑紋衣服，伏貼在她那細腰上面，一點也沒有皺紋，正彷彿她是天生成穿這件衣服似的，臉貌越發顯得嬌美了。她一看見南赫留道甫進來，臉就紅了。

她對他說道：「我以爲你要走了。」

南赫留道甫道：「差不多就要走了。却被事務牽着。我到這裏來也是爲着

事情。」

她說道：「請你去看看我母親。她正想見你呢。」說着，覺得自己在那裏說謊，他也明白這個意思，臉不由得越發紅了。

南赫留道甫竭力做出那種不留意媚仙臉紅的樣子，很嚴澀的說道：「恐怕來不及了。」

媚仙生氣起來，皺一皺眉頭，聳了聳肩，轉身向着那個漂亮的軍官，那個軍官連忙從她手裏端去糕餅碟子，佩劍觸了椅子一下，同媚仙兩人到別桌上談話去了。

「你也應該爲貧民公寓捐款。」

「我決不能辭絕，但是在開桌以前我打算保藏着自己的豪爽氣。到那時候我再盡力辦去。」

有人發出一種假笑的聲音說道：「唔，看着你罷。」

見客的日期實在是很熱鬧，婀娜，伊格娜奇夫納心裏十分快樂。

她對南赫留道甫說道：「米卡她那肥胖的丈夫，瑪司亮尼闊夫對我說你近來極留心監獄的事務。我很明白這個事情。他辦事也許有什麼缺點，但是你知道他爲人是極善的。所有這些囚犯都是他的兒女。他對待他們都是很慈悲的。他有一種善德……」

說到這裏，找不出別個話頭來形容她丈夫的「善德」，只得止住，立刻就含着笑，朝着一個剛進來的老婦人迎上去了。

他極力說了幾句不傷禮節的話，就立起身來，走到瑪司亮尼闊夫面前，說道：「你能夠聽我幾句話麼？」

「唔，可以怎麼不能呢？」

「到這裏來罷。」

他們兩人就走進一間日本式的小書房裏去，坐在窗傍。

第五十七章

瑪司亮尼闊夫當時就說道：「唔，我聽你的話。你要吸煙麼？你等一等，我們不要把這個地方弄毀了！」說着，取了一個煙灰罐過來。

「我有兩件事情求你。」

「好，請說罷。」

那時候瑪司亮尼闊夫的臉變成黯淡並且憂愁的神氣。小狗受主人撫摩胸頸時興奮的痕跡已經完全消滅。客室裏還傳進聲音來。一個婦人的聲音說道：「不信，我總不信；」又有一個男子的聲音在那裏談話，屢次重複「男爵夫人倭洛諾夫和維托·阿拉克新」的話頭。還從一方面聽見喧笑聲和言語聲。瑪司亮尼闊夫一面注意着客室內的情形，一面聽着南赫留道甫的談話。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又講着那個婦人的事情。」

「是，那個無罪受判決的婦人。我知道，我知道。」

「我打算請求把她歸到醫院裏去做看護婦。聽說這是可以辦得到的。」
瑪司亮尼闊夫咬着嘴唇，悄悄想了一下，纔說道：「也許能夠。明天我去打聽，再發電告訴你。」

「我聽說醫院裏病人很多，極需要幫忙的人。」

「唔，是啦。我總可以回報你。」

南赫留道甫道：「那就好極了。」

那時候客室裏又傳進一陣公同，並且極自然的笑聲。

瑪司亮尼闊夫笑着說道：「那一定是維托。他真善於諧謔。」

南赫留道甫道：「還有一件事情：現在有一百三十個人下在獄裏，祇因為他們的護照過期的緣故。他們已經被監了一月了。」

他往下又講起拘留他們的原因。

瑪司亮尼闊夫臉上頓時現出一種不安和不滿意的神氣，問道：「你怎麼

會知道這件事情呢？」

「我去見一個被告，那些人在廊下把我圍住，求我……」

「你去見那一個被告？」

「就是那個無罪被控的農夫，我已經替他延請好了律師。但是和這件事情毫無關係。難道這些毫無罪過的人，僅祇因為護照過期的緣故，便拘留在監獄裏，並且……」

瑪司亮尼闖夫趕緊插言下去，說道：「這是檢察官的事情。你說審判廳辦事極其迅速，並且十分公正。副檢察官的責任，應該常到監獄裏去，調查囚犯的拘留合法不合法。他們竟一點也不做這件事情。鎮天的賭博。」

南赫留道甫很憂愁的問道：「你對於這件事情竟毫不盡力麼？」說時，斗然憶起律師說總督一定要推到檢察官身上去的話來。

「不，我不能夠辦。不過我可以調查這件事情。」

那時候客室裏又傳進一個婦人的聲音，說道：『對於她是很壞的。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她說話的那種口氣顯出對於這件事情異常落漠似的。別處又發出男子高興的聲音，說道：『無論如何，我是要取這個的；』可是有一個婦人不肯給他，却發起一陣笑聲來。

婦人的聲音說道：『不，不，無論如何不給。』

瑪司亮尼闊夫說道：『好了，我都竭力辦去；』說着用一隻戴着鑽戒的白手把煙捲壓滅，說道：『現在我們去找那些婦人罷。』

南赫留道甫還未曾走進客室，站在門傍，就說道：『不錯，還有一件事情告訴你。有人對我說昨天監獄裏罰人犯呢。』

瑪司亮尼闊夫臉紅起來，說道：『唉，你這件事情也知道了！不應該放你到獄中去，你簡直什麼事情都要管一管了。我們快去罷，婀娜快叫我們了；』說時，拉着南赫留道甫的手，又表現出一種經重要人物注意後的興奮狀態，不

過現在並不是快樂的興奮，却是驚慌的興奮。

南赫留道甫竟脫手走去，不向人鞠躬，也不說什麼話，露着一種憂愁的面色，從客室和大廳裏走過，穿過跑來跑去的僕役，直走出街上去了。

婀娜問他丈夫道：「他怎麼啦？你得罪了他什麼？」

有人說道：「這是法國派。」

「什麼是法國派，簡直是蠢人。」

「唔，他總是這樣的呀。」

有人立起來了，有人來了，談話依舊照常進行着，不過大家利用着南赫留道甫的行徑，做新鮮談話的方便資料罷了。

南赫留道甫在見瑪司亮尼闊夫後第二天，就接到他一封上面蓋着印花和官印的信，裏面用粗大的手筆寫着，彷彿說關於瑪司洛娃移往醫院一事，他已經致函於醫官，大約此事或可成功。後面簽字用款是「愛你的老友。」

所簽「瑪司亮尼闊夫」一個字筆跡特地寫得粗大些。

南赫留道甫忍不住要罵他一聲「傻子」因為在這個「老友」一句的意思裏他覺得瑪司亮尼闊夫十分看低他，彷彿他雖然認自己是極重要的人，可是以為應該顯出他總不肯以尊大自傲的樣子，所以稱自己為他的「老友。」

第五十八章

一個極平常，極普遍的迷信，說每人有他自己一定的性質，說人有善，有惡，有智，有愚，有強毅，有無情。其實人並不是這樣的。我們可以說這個人善時多，惡時少，聰明時多，愚笨時少，強毅時多，無情時少，或者反過來說；可是如果我們說那個人永遠是善的，或聰明的，這個人永遠是惡的或愚笨的，那就不實在了。但是我們時常這樣分別人類。這是不對的。人類彷彿河川一樣：在各處河裏的水都是一樣的，但是每條河有窄的，有快的，有寬的，有靜默的，有清潔

的，有冷的，有污穢的，有溫暖的。人也是這樣的。每個人有所有人類性質的本原，有時表現一種，有時表現他種。有幾個人這種變更特別的稀少。南赫留道甫是屬於這種人的。這種變更的發生既由於肉體的原因，又由於精神的原因。現在他又發生這種變更了。

南赫留道甫自從到法庭和初次和喀瞿莎相見後，所感的那種快樂和得意的情感，在末次和她相見以後，已經完全消滅，換了恐怖和嫌惡的心和義務的觀念。他決定不離開她；如果她本心願意，也不變更他娶她的決意；但是這個到底使他十分難受，十分痛苦。

見瑪司亮尼闊夫後次日，他又到監獄裏去見她。

獄長這一次允准相見，却不在辦公室裏，也不在律師室裏，而在女囚探望室裏。獄長心雖極慈善，可是對待南赫留道甫，比以前落寞得多；大概是因為他同瑪司亮尼闊夫談話的結果，得了對於這個人取嚴厲手段的命令。

他說道：「相見是可以的，不過關於錢的事情，我請求你……至於講到遷移到醫院裏去一節，總督會來信提及，倒是能夠辦到，醫官也答應了。不過她自己不願意，說她頭腦一時尚不能寧靜……侯爵，這種人實在很難辦呀。」

南赫留道甫一言也不回答，祇請他放進去相見。獄長派了一個管獄官，南赫留道甫便跟着那人走到空虛無人的女囚探望室裏去。

瑪司洛娃已經在那裏，當時就從柵欄那裏輕輕的走將出來，露着膽怯的樣子。她走到南赫留道甫面前，看着他，輕聲說道：「請你饒恕我前天我說了一些不好的話。」

南赫留道甫說道：「不是我饒恕你……」

她說道：「不過總請你離開我罷。」說罷，又用一雙斜眼看了一下，南赫留道甫覺得他眼光裏含着一種惡意。

「爲什麼我要離開你呢？」

「已經是這樣了。」

「爲什麼這樣呢？」

她又用着她那惡意的眼睛看了他一下，又說道：「老實說，無論如何，請你離開我罷。我不能這樣。你簡直離開我罷。我寧可自己吊死，」說着，嘴唇都顫動了。

南赫留道甫覺得在她的辭却裏有對於他的一種嫉恨心生在裏面，決不是什麼好意。他悄悄想了一會，極沉痛的說道：「喀瞿莎，我以前怎麼說，現在還是這樣說。我求你嫁給我。如果你不願，或者當你不願意的時候，我還和以前一般，你到什麼地方，我也到什麼地方去。」

她說道：「這是你的事情，我再也不多說了；」她的脣又顫動起來。他便靜默着，覺得自己沒有力量說話。

後來他又說道：「我現在要到鄉下去，後來就到彼得堡，運動你的，也就是

我們的事情，希望能夠撤廢這種判決。」

她說道：「就是不撤廢——也是一樣的。我固然無罪，在這裏無罪的人還多得很呢。……」他看見她極力忍住眼淚，又說道：「唔，你見過孟壽夫沒有？他們實在是沒有罪麼？」

「是，我也這樣想。」

她說道：「她是一個良善婦人。」

他便講起同孟壽夫相見的事情，後來又問瑪司洛娃需要什麼東西，她回答並不需要什麼。

他們又靜默着不言語了。

她忽然用一隻斜眼，看着他說道：「關於醫院的事情，如果你願意，我也可以去，酒以後也不再喝了。……」

南赫留道甫一言也不發，看着她的眼睛。她那雙眼睛正在含笑呢。

他說道：「這是很好的。」一面在以前的疑惑以後，他又感出一種新的情感，深信愛情終不會失敗，心裏又想到：「是，是，她完全又是一個人了。」

瑪司洛娃在會見以後，回到自己污穢的囚室裏面，脫下囚衣，坐在自己的牀鋪上面，雙手垂在膝蓋上面。在囚室裏祇有癆病婦人，佛拉地米爾卡和她的乳孩，老婦孟壽夫，和鐵路守護婦同兩個小孩。教堂執事的女兒昨天被認爲發精神病，送到醫院裏去了。其餘婦人正在洗衣。老婦人躺在牀上睡覺；孩子們都在廊下，室門正開着。佛拉地米爾卡抱着嬰孩，鐵路守護婦縫着襪子，走到瑪司洛娃面前去，問道：「唔，見了沒有？」

瑪司洛娃坐在牀上，並不回答，搖着達不到地板的雙腿。

鐵路守護婦說道：「神氣怎麼這樣不舒暢？勇氣決不可消磨呀！」瑪司洛娃還不回答。

佛拉地米爾卡說道：「他們都洗衣服去了。聽說今天有許多食物賞賜下來呢。」

鐵路守護婦忽然向門那裏喊道：「菲挪茲卡！你往那裏跑呀！」
她便拔出一根針來，插在絨線球上，走出圍廊去了。

那時候在圍廊裏聽見一陣脚步的聲音，和婦女的說話聲；一會兒那些囚室的居民，赤足穿着草鞋，走將進來，每人手裏拿了一塊麪包，還有拿兩塊的。費道西立刻走到瑪司洛娃面前去，用一雙明藍的眼睛望着瑪司洛娃，問道：「怎麼，有什麼不合意的事情麼？我取來了喝茶的東西了。」說着，把一塊麪包分成兩片。

柯拉伯娃道：「他不想娶你了麼？」

瑪司洛娃答道：「不，並不是不想，却是我不同意。我就對他這樣說了。」

柯拉伯娃大聲道：「你何其傻呢。」

費道西說道：「既然不願意同居，爲什麼要結婚呢？」

鐵路守護婦道：「原來你的丈夫也是要來找你的呀。」

費道西說道：「我同他是法律上的夫妻，既然不願同居，何必接受法律呢？」
「真是傻！爲什麼？他既然娶了她，自然會把她裝成金的。」

瑪司洛娃說道：「他說無論我被遣送到那裏，他都要跟我去。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我不去求他。現在他要到彼得堡去運動我的案件。許多總長都是他的親戚，但是我總不需要於他呀。」

柯拉伯娃忽然贊成起來，說道：「這是自然的事情！」說着，收拾起自己鱈口袋，大概正在想這件事情，又續說道：「怎麼樣，我們喝酒麼？」

瑪司洛娃答道：「我不再喝酒了。請你們自己喝罷。」

10327
12507
1587

